



偵探世界

第一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告 通

敬啓者本雜誌內容豐美全是海內名流所撰偵探武俠冒險各種小說趣味濃郁允稱獨步倘蒙 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敝局當即按期寄奉決不攔誤此佈告願頌

台綏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雜誌批發部謹啓

目 價		寄 費	
零售	每 期	本國	每期一分
半年	十二期	日本	每期三分
全年	廿四期	外國	每期四分
		用中國八分以內之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示優待	
		實售大洋三元二角	
		實售大洋六元	

單 書 定

逕覆者頃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偵探世界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

特預定 期(自第 期起)計書款寄費共大洋 元 角 分悉數

寄奉至祈 察收並給收據以後務請按期照寄遞交 省

收爲荷此請

上海世界書局
雜誌批發部 台照

啓 月 日

社會小說

全集八集 已出版四集 每集七角 實售七折

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繪圖

新歌浦潮

繪圖

上海說夢人著

歌浦潮

本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十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本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十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本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十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本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十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本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十數年前後全宗各界也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爽

第一集 價洋九角
 第二集 價洋九角
 第三集 價洋一元
 第四集 價洋一元
 第五集 價洋一元
 照碼 價七折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發行

偵探世界第一日期目錄

宣言……

十一點鐘……

蘇腦妙品……

瓜園通客……

隔窗人面……

鏢師呂興……

紅指模……

母親之祕密……

偵探雜談……

古塔上……

偵探之狂喜……

沈知方

常覺小蝶天虛我生

蕭翁

求幸福齋主

陸澹齋

王定庵

海上漱石生

徐卓呆

范煙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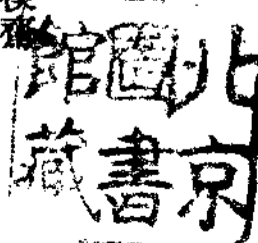
程小青

鄭逸梅

偵探世界第一日期目錄

- 賭窟……………
- 實事偵探錄……………
- 裏中物……………
- 一件頂簡單的偵探案……………
- 偵探小說作法之管見……………
- 獅兒……………
- 指紋略說……………
- 怨海波……………〔兩章〕
- 偵探小說作法之管見……………
- 近代俠義英雄傳……………〔兩回〕
- 輯餘贅墨……………

- ……………何棧齋
- ……………張舍我
- ……………趙若狂
- ……………胡寄塵
- ……………程小青
- ……………顧明道
- ……………曾經滄海室主
- ……………程小青
- ……………程小青
- ……………不肖生
- ……………陸澹齋





繪圖

自

由

花

範

自由花範是……「社會小說之王」

■寫嬌娃之濫發醋勁令人笑煞

■寫凶徒之殺子求榮令人恨煞

「哀豔憂怨窮小說之大觀」

「喜笑怒罵盡文章之能事」

社會之黑幕一齊拆穿·男女之私情和盤托出

我國婚姻專制●不知誤了多少痴男怨女●然其爲人父母者之罪過●
 本書內述一樁新社會上正當自由婚姻之新聞●初未得父母之諒解●
 致液折橫生●演出假冒暗殺種種不可思議之趣劇●情節離奇怪誕●
 文筆曉暢絕倫●寫執袴子之卑鄙醜態●則窮形盡相●寫小兒女之嬌
 態活潑●則維妙維肖●且每回之中●添入名家精繪之美術插圖●更
 覺靈龍點睛●倍見神采●各界人士●每推李涵秋先生作社會小說之
 新輪才手●是書更爲其平生得意之作●價值名貴●可想見矣●

全書四冊……價洋一元五角……實售七折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宣言

沈知方

愚既與編輯諸君子先後創行快活紅雜誌家庭雜誌以問世。賴讀者不棄。勸贊而掖進之。幸底於成。今復有偵探世界之輯。與讀者相見之始。敢一抒其款款之愚焉。夫虞初九百。昔人目爲寓言。其諷世。繼化之意。足以入人者深也。故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辭。漢時設稗官。掌之視之。不可謂略矣。今世歐化東漸。學者且以小說列爲文學之一。與聖賢諸子百氏之說分庭抗禮。不稍軒輊。誠以小說之力爲功。不在儒術下。故能久而彌宏耳。近世言小說。泰西尙矣。百餘年來。作者雲起。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執和氏之璧。鬼斧神工。不可究詰。我國文士踵之而興。亦既斐然有成矣。然尋其塗轍。率以社會言情之作爲多。雖流派各成。機杼不一。而考其偵探之作。僅十之一二而已。此固由於國人心性之和易。不尙機智。故偵探小說之興。味遠不若社會言情之濃郁。需要弗亟。僅備一格而已。然愚謂機械巧詐。雖非君子所許。顧吾人處身人海中。亦不可不知有其事。知之悉。則備之嚴。備之嚴。則奸邪莫由而乘矣。故疾姦不能廢禹鼎。疾怪不能廢濫犀。其理一也。方今舉世尙險猾。姦奪巧取。相循無已。談笑之中。寓刀劍。衽席之下。伏干戈。世道人心。蓋已不可復問矣。此實佛氏之所謂劫運。有若江河之下流。一瀉千里而

弗能禦斷非聖賢勸善之說可以力挽而正之其必使人人於無形中設一堤防以自衛勿令奸邪之侵入隄防者何蓋卽偵探智識是也夫智囊可以括四海偵探智識智之大者也而偵探小說不啻舉智囊以授人人挾智囊而更受蠱未之有也書中所述雖皆取諸理想然理想者成功之母也是刊也期將以理想之醞釀濟之以寓言諷勸之力使人人獲有偵探智識之益而潛弭人心之惡機且以造成中國將來之偵探事業扶持人道於垂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則是刊之力雖微而所以有神於世人者他日或可徵也老子曰聖人不可死大盜不止其意蓋謂天下之大人類之雜非一以聖人之道所得而盡化之善者聞聖人之道而日善惡者不受其教而見善人之日衆益將易於爲惡焉譬之治病不中其要而藥之雖參苓之貴轉足致之於危今日人心之敗壞旣若此對症之藥厥惟以偵探智識破之耳然則此區區之小冊其有繫於人治之汚隆蓋非淺泛矣抑本刊舍偵探小說之外更麗以武俠冒險之作以三者本於一源合之可以相爲發明也惟三者之中取材以偵探之作爲多故定其名曰偵探世界以實屬主夫亦示其所歸而已至其編次選材之何若凡有可以助長讀者之深趣者當與主是刊者蚤夜以圖不敢懈也



十一點鐘

常·天·覺·虛·小·蝶·生
合 譯

這一車箱的空氣似乎被那位牧師滔滔不絕的談鋒都塞滿了。便教那四位座客都起了一種倦容。坐在牧師旁邊的是一個瘦而且老的工人先打了一個呵欠。從袋裏取出一張報紙遮住他青筋纍纍的瘦臉。却顯出兩隻枯蘆般硬手緊捏住報紙。八個指甲上滿積着黃膩。似乎是表示他歷年吸烟的成績。這張報紙呢也和他主人一般不知修飾。又皺又膩。還不知是那一年上出的新聞。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從不曾擡起頭來。一次工人對面坐的是一位商業掮客。却慢慢地把他一本商業雜誌掩了口裏。咕囁着兩眼。却瞧着牧師。覺得無聊之極。又重新把行李打開。將各種貨樣一件一件取將出來。看了又看。摩而又摩。好像這一箱子東西都是他家的無價之寶。別的不打緊。却將旁邊一個小孩子瞧得眼紅了。那孩子一手緊握着一個蘋

菓緊堵住嘴。紅臉紅鼻配着一個紅蘋果分外好看。却只說不出話來。誰知那牧師的談鋒便慢慢地移到這位小朋友身上來了。說道：小朋友你的蘋果好吃麼？你從那裏來呀？到那裏去呀？這孩子一嘴被蘋果堵住。被他一問更說不出話來。只眼睜睜的望着牧師。那牧師却又笑道：朋友，你這蘋果不算得好。要是到了我的園裏，看見了那一球一球的金紅蘋果，包管把你樂得不知什麼似呢。坐在牧師正對面的一個。人性情似較和便些。接口問牧師道：真嗎？那麼你是用什麼肥料培植的，便能使菓子這樣繁盛。牧師見有人同他答話了，頓時便領起了十丈的高興，朗聲說道：足下原來不曾到過敝教

區麼？這就難怪了。我們敝區出產最多的便是蘋果。我這教堂裏後園，却產得更盛。曾有一位旅客走過我們教堂外面，只當我們裏面火起了，走近一看，才知結得滿園蘋果。說到此處，他二人却已換了名片。那人便呼道：呵，原來是白牧師。啊，久仰，久仰。牧師也道：馬克，這名姓耳熟的很。呵，原來是位博士。哎，怎麼連燈都不點一盞，豈不容易失掉東西嗎？荒謬，荒謬。原來這時火車已經進了山洞，只聽得汽笛一聲，車子裏面斗然黑暗，伸手不見五指。大家覺得無趣，也都默然無聲。五分鐘後，車子行出山洞，豁然開朗。牧師也就接續他的話頭，向醫生道：那麼你幾時可以得

空到敝區來玩玩呢。馬克道：我是一個醫士，所以日間很忙，就是今朝十二點鐘，說到這裏，伸手去摸表時，不覺驚詫道：「哎呀，我的表到那裏去了。」這裏光是一條表練懸空的，宕在馬甲上。這表却不見了。那搨客覺得吃了一驚，看報的工人仍舊佯佯看他的舊報。牧師仰起頭來四面看了一週，問道：「馬克，你是何時不見的？」甚麼地方不見的？這種發問像很帶點偵探的口氣。馬克答道：「便是在火車過山洞時，因為在前站，我還對過我的表，是快着兩分鐘。」牧師正色道：「如此說來，那賊是在車箱裏的了。」搨客也接口道：「這是當然的。」小朋友你看見表麼？那孩子的蘋果已不知何時吃了，還在咀嚼，便呼道：「沒

有沒有誰偷你們的表？」牧師忙道：「搨客先生，可不要難爲了這孩子，依我之見，表是車上失的，坐車的只有我們五人，除了失主都有做賊的嫌疑，是賴不去的。」誰不招認，只要一搜，可不是就得了嗎？小朋友，你到底可曾……那孩子又呼道：「誰曉得啊！說着便哭起來了。」搨客把眼瞟着孩子，像有滿腹狐疑的樣子。牧師又道：「馬克醫生，你再記記，果真什麼時候失的？須知失表事小，使我們大家却落在嫌疑地位，這倒窘得很呢。」馬克決然道：「我不記錯，因為過山洞時，我還聽見表聲等到一出山洞，表就跑了。」說時，那工人微微把報一放，將嘴向搨客歪了，一歪搨客大怒道：

你疑我麼。我却覺得你進山洞時曾經立起身來。是做甚麼。工人也怒道。我立起身來。與你何干。難不成是你偷的麼。牧師忙道。休要如此。依我之見。還是搜的好。要搜便從我搜起。因為我和馬克先生是坐得最近。工人又怒道。你要搜我嗎。那便當心你的耳刮。馬克見他衆人鬥起口來。頗爲抱歉。反轉勸他們道。我決不疑心諸位。而且這一只表。值得幾何。丟了便丟了。牧師搖搖頭。向孩子望着道。這樣覺得太仁義了。太仁義了。小朋友把你衣袋翻轉來看。看孩子嘴裏。還是倔强。兩頰却已白如紙色。工人大聲道。諸位留心。着這孩子靠不住呢。擄客也道。不對。不對。把他衣袋翻開來看看。牧師怕那孩子受

驚。却換了一副笑容。說道。諸位休難爲他。安知他不有別的緣故呢。小孩子你老實對我說罷。究竟偷不偷。我們是不難爲你的孩子。哭道。我不說。我說了。你們定要送我到警察區裏去了。你們做牧師的口裏。慈善却是頂不可信。工人和擄客便同聲道。你快說罷。說了我們決不難爲你。那孩子只縮做一團道。我……我……我是衛柏生學校的學徒。擄客聽了。只呼了口氣。覺得那小孩答非所問。醫生却問道。是勞工學校麼。牧師也接着道。那麼你是逃出來的麼。小孩子點點頭。擄客道。你爲甚要逃出來呢。孩子道。爲是偷了東西。啊。牧師道。如何。我原說他的情虛不在此。

啊。馬克也道。這就算了。諸位何必再追究他呢。牧師正色道。不然。既然難爲了這位小友。那我們大家也得同樣搜檢工人。大怒立將起來道。搜我嗎。我告訴你們。我叫來司登。是華克印刷公司的印工。誰不知道我麼。有話便到我公司說去。若要伸隻手到我袋裏時。便休想半段臂膊。膊出去。牧師此時不覺露出一種冷笑之色。輕輕道。朋友。我看與其叫警察的手來搜你。倒不如讓醫生的手伸一伸罷。醫生你快過來。這又何必客氣呢。馬克忽然似想着一件事的揚手道。且住。現在是幾點鐘了。大家不約而同的都取出表來。牧師先道。十點四十五分。搶客和工人都道。十一點。缺二十分。孩子只愕愕望着大

家。不則一聲。牧師却笑道。醫生。你的計策太好了。你想怎麼一下子那賊也將偷的表拿出來。麼。醫生正色道。不是。我却自有道理。到前站是在什麼時候。牧師道。是十一點零五分。因爲我就是到前站下車的。馬克道。好極了。你們只等到一打十一點鐘。那隻表他自己會跑出來了。牧師不禁現出一種慍色道。原來你是尋開心嗎。那就太覺無謂了。馬克微微的笑了。一笑道。事實如此。我也何用謊言。你也何必着急。這時牧師更不答話。口裏咕嚕着自己去理他的皮包。這時火車又猛然叫了一聲。原來已將次到站了。醫生吃了一驚道。怎麼今天的火車到得早了。還不會

敲十一點鐘哩。擗客道：「是的，現在還不過十一點，缺四分呢。」牧師道：「那我却不奉陪了。我是要到站下車的，要搜趁此時就搜失表事。」小難道輕易叫我就背着一個偷表的嫌疑去嗎？說時，車子已到了車站。果然十一點還缺着三分。牧師匆匆便要下車。馬克連忙攔住道：「牧師可否請你略等三分鐘？此事便知分曉，亦足見我方才不是妄言。」牧師略一躊躇道：「我嗎？好就等你兩分鐘也好。三分鐘可太多了。」於是大家從新坐下。滿車寂靜。此時忽聽得有一種極細的鐘聲叮叮鏗鏗敲了一十一下，好像是從那個衣袋中出來的一時八條視線都射到牧師身上。那孩子先噓了口氣。馬克却含着笑立起身來。

道：「原來我的表是快了兩分鐘了。」牧師請你還了我罷。說着便輕輕的從牧師大衣袋裏取出他那只打簧表來，向衆深深鞠過一躬，下車去了。

蘇腦妙品

商翁

美國全國著名的葛蘭生醫士。他曾應某大學的請求，作過幾次醫學上的演講。有一次他講幾句有趣的說話道：「凡煩忙的商人、律師和一般恃腦力生活的人，應當分出每日工作外時間的一部分，讀一篇偵探小說。蘇蘇他們腦經的疲勞。」



瓜園通客

求幸福齋主

京北喜峯口外爲宣化承德境。今名熱河。有大道可通內外蒙。蓋邊陲之地也。每年春夏之交。內地商賈。運貨物入蒙古作貿易。恆經是間。以故保鑣之隊。駕騾之車。絡繹於道。計程以息。業逆旅者。遂按站設店。以寓行路之客商。而旅人亦稱便焉。

此等旅店。雖在塞北荒涼之地。而規模甚大。與內地官道中之荒邨小店。僻陋狹隘者不同。若以比窩盜黑店。則尤不類似。良以投宿者多。富商大賈。而又結大隊。以至每隊人數。每在百人以上。車又倍之。駕車之騾。備乘之馬。亦百數十騎。且道中。啣接并不祇一隊。而南轅北轍。來者往者。又恆遇合於一處。以致一旅店中。每夕所款接之大隊。來往客商。嘗在七八隊以上。總其人。數不下千人。非有廣廈。其曷能容。故經營旅店者。必先製一闊大之屋宇。闢客室。以千百計。雖無危樓七級。如今日海上之大旅館。而庭院重重。各分門戶。佔地實至廣闊。每值日暮。店

主。以。人。分。向。南。北。瞭。望。遙。見。塵。沙。起。處。車。轆。而。馬。蕭。蕭。如。鳥。雲。撲。空。而。來。則。呼。嘯。告。語。知。大。隊。投。宿。者。至。矣。店。夥。數。十。人。逕。前。趨。接。導。諸。客。以。至。乃。先。爲。客。繫。車。馬。於。門。恭。延。客。入。每。三。四。人。共。一。室。妥。爲。分。佈。然。後。進。盥。具。陳。食。事。使。諸。客。安。寢。至。於。門。外。之。車。馬。則。另。有。店。夥。照。料。卸。車。於。院。落。中。以。健。者。守。之。繫。驟。馬。於。廐。牧。之。飼。之。毋。任。飢。渴。卽。此。芻。秣。所。需。高。粱。盈。倉。堆。草。及。屋。一。日。可。以。盡。之。他。若。供。客。之。飲。食。日。宰。猪。羊。百。頭。蒸。饅。首。及。萬。尤。虞。不。給。此。其。營。業。之。盛。甯。不。駭。人。聞。聽。耶。

山左老人范大齊於晚清咸同年間嘗設此種大旅店於平泉縣黃土崗下額其門曰大來店。構造精闕遠在其他旅店之上且處理得法待客以禮爲來往客商所稱頌人多樂就之并尊之曰范翁而不名翁營業旣盛獲利復豐乃孳孳爲善以自娛其天年對於單身旅人來投宿者雖極寒素亦加禮遇食宿之資給否在所弗計其貧苦不能成行者一經問明更可贈以資斧翁嘗曰異人俠客多踽踽獨行出沒靡定人皆失之交臂吾生性好交游思一見異人俠客久矣每疑吾店單身旅客中或有其人故數十年來恆於是中留意惟吾生無大恩怨初意并不在欲獲交一異人俠客使助我作何種報德復仇之勾當祇期一識其人俾得自述其仰慕

之私求其許。我訂交以供將來酒酣耳熱時之談助。并使後人知我曾有此番奇遇。則吾生爲不虛矣。但蓄志既久。閱人復多。周濟孤迥之客。亦日夥。徒博得一行善之名。而異人俠客終不可見。人或曰。是還當求之於大隊旅人中之鏢師。此輩孔武有力。善保其羣。卽足以當此異人俠客之美稱。然吾終嫌其努目作勢。受人豢養。無以異於金錢之奴隸。謂曰。異人俠客實不倫類。抑又何也。

一日之夕。燈初上矣。店中已來大隊之客數批。舉店之人於時方用晚餐。范翁巡行各院落。聊用監察。不覺微步及於店門之外。視來客車馬。是否一一安頓妥適。忽一孤身客。喘息疾至。戴破毡帽。着懸鶉之衣。爲狀至蕭瑟。入門至於賬房。室外忽不支倒地。而呻時。店夥正忙碌無暇注意。此孤客之苦。范翁適見之。以客單裝。徒行病容。慘戚大動。其惻隱之心。然絕不疑其爲平日渴想之異人俠客。蓋翁以爲異人俠客。胥有仙術。當不至有斯疾也。

惟翁好與人方便。久矣。既見此客。而又憐之。斷無揮諸門外。不加容納之理。乃趨前視客。問客來自何所。客病甚不能起。立應答。翁僂僂其身。扶客坐起。又問客何所苦。客氣息僅續。蹙額微語曰。小人困頓風塵。蒙犯霜露。不期而病。病在過勞。而又未嘗得食。願假一席地。使得將息。其

病當自愈。如更得飲啗。則醉飽之後。壯健逾常人矣。惟小人身無長物。長者不難一望而知。膳宿之資。諸待施捨。翁能見憐。而許我乎。翁曰。客毋憂。吾店空屋甚多。足以容客。且晚炊熟矣。恣客食之。不虞短乏。區區一飯一宿之資。不過錢許。銀尤非吾之所必需。使吾作東道主。又何傷乎。倫明日新病未愈。尙難成行者。則多勾留一日。亦吾所願。茲請客但放宽心安居。是間可耳。旋呼伙伴扶客往西廂房去。酒飯衾枕。惟客所欲。妥爲備預。不可少加。非禮客伏地稱謝。感激。肌骨轉無多語。乃隨店夥踉蹌走去。自求其所適。翁久視此等事爲故常。亦毋庸再寄其深思。轉瞬魚更再躍。各沈酣於睡鄉中去矣。

翌日翁早起。旅客亦多行者。西廂房之孤身客亦來辭行。翁審視其人。疎瘦如削。而內藏英氣。乃質之曰。客將何往。客淒然有頃。垂涕陳辭曰。小人迢迢遠行。曼曼修遠。亦不自知其所之。翁意有所不忍。更動問曰。客得毋須道糧路費乎。吾能更有所助。客長揖曰。萍水相逢。托庇一宵。得免露宿。已爲幸多矣。甯敢再勞周濟。翁沈思久之。又曰。吾仍有所問。以客之往來。屑屑東行。西走。果何爲者。想老朽直言爲客計。曷若依人任事。覓一枝棲以圖少息。客微嘆曰。吾出門亦惘惘耳。浪游數年。無恆安處。又何嘗不知倦。惟以天地之大。竟無我一人容身之所。又將奈何。

翁亟曰實告子如願留此間者吾願爲子居停蓋吾店用人多必能有以相處客猶豫久之乃又曰然則翁將何以命我翁曰店中各職務惟子所擇但不知客何能者客搖首曰素性孤僻好忤人又不喜多與人晉接店中來往客商多吾未能伺應之真負翁雅意矣言訖仍作欲行狀翁止之又曰子欲擇何事爲之又何妨不以實告客曰吾願於旅店以外覓一寂靜所在之事任之雖勞苦逾恆亦吾所願翁搔首長思久而忽有所得曰吾終有以處子矣店後吾有瓜園一所兼藝菜蔬居恆以一人守之但此事清苦特甚人皆弗欲舍此塵囂之旅店而就彼冷寂之荒園今子旣自甘淡泊吾卽以此相煩客狂喜曰如此便佳乃伏地而拜更致辭曰浪游之人草行露宿躬履塗泥自分浮生填溝壑耳不期遇長者善爲我地使吾得所再造之恩誠不知所報也翁亟掖客起囑勿撝謙并詢客里居姓氏客曰吾山左海陽人姓劉名子良翁喜曰然則客又與吾爲同鄉人矣觀子百無所有使吾心實不安今當以人導子往瓜園去一切鋪陳吾爲子備之嗣後更月給子以工資二竿俾便添補衣履如尙有他需亦請明告吾務欲子之安也

自是客卽寄居於翁之瓜園中。天候溫暖時爲翁種瓜藝蔬服役至勤。如在嚴冬則闢暖室栽

儲花果之種子。蓋儼然一老圃矣。居園三年。未離跬步。他園丁及店中伙伴有就彼閒談者。彼接人至和易。惟不喜多言語。僅時時點頭微笑而已。有邀彼赴外間散步或游樂者。彼又婉却絕不輕出一肆之人。喜其謙和而又怪其孤僻。莫不目之爲奇異之劉大幸。店人均有職務。不能時至瓜園。浼之客。遂能韜光隱晦。自適其適。以至三年之久。據隣於瓜園之廚室役夫云。客來此三年。從未聞託人以書牘致山左故家。殆似爲無家無故之人。且眉間時露殷憂。更似有重重心事者。某夕爲中秋之夜。同人以酒尼之。飲過多。忽披髮大哭。申申如有所嘗。又持短棍於園中飛舞。似深有武功。非三數人所能敵。隔日有人語以昨宵痛哭舞棍之狀。并詢其所哭何事。彼大驚失色。深悔孟浪。力言醉人無狀。原不必有所爲。但從此滴酒不沾唇矣。得錢從不浪費。悉以易小銀錠藏之。隨身之包袱中。此袱來時。卽有終年繫之腰側。隆隆然不知內何所藏。雖盛暑不解。寒時則以敝裘一襲罩之。此外仍不濫置一物。范翁素重視客。亦嘗召之來店。欲以酒肉餉之。客則一至卽去。堅不肯留。且來時必着帽。緊壓眉際。似畏人見。惟歲時佳節。必不待召而先至。向翁跪拜爲狀。至恭。蓋客之感翁亦迥異於凡。儻敬翁卽所以戴翁之恩也。

一日有江湖賣解者一隊。自關內來。隊中有眩人能爲幻術。有武士能獻雜技。又有好女子能

戲繩其來也。并不投逆旅。惟擇寬曠之地。卸其隨行車輛。出帳棚數事。張之地上。隊人卽寓宿其中。而所謂班主者。乃徧謁當地富戶。自陳來此賣藝之意。求資助焉。范翁聞之。復大喜。以村中樂事少。居恆抑鬱不歡。今得雜技可觀。頗動其欣賞之意。乃慨然語彼班主曰。吾甚喜爾等之至。請留此三日。或五日。盡出絕技演之。其酒飯所需。悉可由吾供張。演時吾更當擲巨資。喝彩。以爲吾村人首倡。必使爾等滿載而去。無虞困乏。班主稱謝去。翁立命店夥以盛饌數席送之。并徧約村人。於來日臨觀。

至期。金鼓動地。百戲畢。具廣場中。不期而至者數百人。摩肩接踵。圍觀擠視。如波濤之相湧。翁則踞高座。顧盼於意。甚得班中人欲博衆歡。乃畢盡所能以進其技。或吐刀。納火。眩人耳目。或手接飛猱。故呈奇險。或以兩女對舞。行於纖繩之上。觀衆莫不贊嘆。而繼以歡呼。於是翁亦狂喜。果出巨金。擲下以酬演者之勞。而衆人和之。爭相投贈。頃刻之間。金錢布地矣。劇終。觀衆散去。思之若尙有餘味。乃交相傳說。以約來朝之復臨。

范翁店中諸店夥。日間無不偷閒往觀。晚來談論。亦仍是此事。忽有廚役一人。向與劉大交好者。語衆人曰。以如此佳技藝。而劉大仍守其瓜園。勿出此其人。亦忒自苦矣。吾明晨當善言勸。

之。務。請。其。破。例。一。往。嗟。夫。劉。大。長。年。履。不。及。鎮。市。而。惟。小。園。瓜。李。是。耽。得。毋。悶。損。耶。又。一。人。曰。吾。儕。勸。劉。大。出。游。者。數。數。矣。終。莫。能。輕。移。其。玉。趾。今。雖。有。佳。技。藝。娛。目。劉。大。不。以。衆。人。之。樂。爲。樂。亦。未。必。出。也。或。又。曰。然。則。如。何。始。能。強。劉。大。離。其。瓜。圃。此。廚。役。自。命。多。智。乃。定。策。曰。吾。儕。明。日。以。多。人。往。初。則。善。言。勸。之。出。如。仍。弗。從。則。吾。儕。強。挽。之。此。曳。其。手。足。而。彼。擁。其。項。背。焉。劉。大。雖。倔。強。亦。終。勿。能。再。事。堅。拒。使。觀。之。而。善。則。漸。漸。嗜。之。久。而。知。外。間。之。樂。劉。大。亦。終。爲。常。人。之。愛。嬉。游。矣。况。劉。大。似。亦。有。武。技。強。其。觀。演。藝。或。尙。可。鼓。其。興。致。衆。聞。言。稱。善。翌。晨。遂。羣。集。於。劉。大。之。室。以。外。間。有。演。藝。之。事。告。挽。劉。大。出。視。劉。大。微。笑。曰。舞。拳。弄。棒。此。江。湖。乞。食。者。之。所。爲。何。足。觀。衆。見。劉。大。不。爲。所。動。乃。遵。夕。來。所。定。計。強。擁。劉。大。以。出。以。劉。大。之。力。本。足。以。拒。衆。人。但。深。自。隱。祕。又。不。欲。過。拂。衆。意。乃。佯。爲。庸。弱。也。者。任。衆。人。之。所。挾。持。殆。又。以。爲。偶。爾。一。出。游。當。不。至。卽。遇。意。外。也。

至。廣。場。此。廚。役。忽。狂。呼。曰。吾。儕。素。不。出。游。之。劉。大。哥。亦。至。矣。其。他。店。友。聞。言。乃。爭。回。其。首。果。劉。大。亦。一。狂。權。視。若。曠。世。之。奇。事。乃。羣。趨。劉。大。前。爭。致。其。寒。暄。之。語。又。讓。出。一。小。道。俾。劉。大。得。近。閱。各。雜。技。於。是。舉。衆。皆。注。視。劉。大。矣。劉。大。甚。不。自。安。惟。對。衆。作。苦。笑。彼。班。主。者。此。時。正。坐。衣。

服箱之側督其羣從獻技忽見衆擁劉大至略一審視急啓箱摸索一物出反覆視之又舉首視劉大不已劉大有所覺勃然變色回身卽行衆以爲此慣習也又力挽之顧此時劉大若有神力竟莫能少扣留之且疾行若飛也班主見劉大行已瞭然知其所以乃對衆狂呼曰請諸君且退吾儕非純爲賣藝而來者今尋得一朝廷重犯矣演技之事今且少休吾儕當先捕捉此賊也呼嘯數聲歌舞立斂觀衆駭汗奔走幾人人自疑爲罪徒忽又聞班主大呼曰諸君勿驚吾只欲捕賊一人而決不多所牽累願諸君告我適才爲衆人呼劉大者果何人乎吾所欲得者卽此人之居處與其身體乃有數膽健之人應聲答曰劉大卽范翁家瓜園守耳此其人乃盜賊耶班主曰吾正欲尋此人乃急至范翁前怒目厲聲曰此劉大者卽朝廷重犯吾奉天子命捕之不圖乃在君家茲請君速以是人交我俾我得復命於京師如縱其逸者則爾舉族赤矣范翁戰慄不知所答忽彼廚役馳至語范翁曰劉大使我來請公赴彼瓜園班主曰甚善翁卽可至瓜園語劉大謂吾儕已覷破彼毋能逃矣不如速出隨吾儕行勿累翁也范翁唯唯稱是扶廚役去班主詔其徒衆示方略以二人立高岡遠處瞭視餘悉從己至范翁店嚴守門戶以防劉大之逸已則登堂坐索期在必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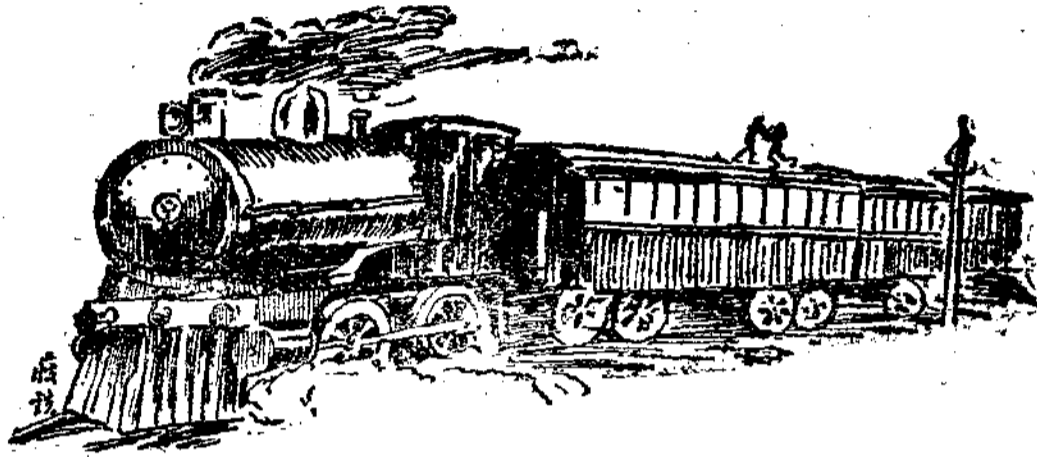
范翁至劉大室。劉大神光煥發，大異常狀。執范翁手，鄭重言曰：翁知我爲何許人乎？實告翁。吾實清廷要犯也。曩者匍匐星奔，亡命至此，承翁厚恩，賜我收容，方以爲逋逃有藪，終老是閒矣。今乃爲人所乘，天也。彼獻藝者走江闔湖外，表若乞食之流，其實乃胡虜之鷹犬，所謂「海捕」者是。適才彼酋見我於箱中，取一物出，與我對照，卽清廷畀彼之圖形，而其形卽我也。今彼必來向翁索我，如我不出面，彼將惟翁是責。翁視我厚，我何忍累翁？終當與彼一見也。但請翁勿爲我憂，此輩鷹犬究無特殊之能，我視之直同小兒，亦終勿能尼吾之行。惟三年相茲，今茲別矣。吾心實不無悵惘，請翁受我一拜，以見大丈夫之來去光明也。言已，卽鞠躬而拜。翁亟答禮曰：古英雄志士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老朽幼讀古史，慕此等事久矣。惜君向未以實告，而我又老眼昏花，莫由知君。以致今日遭此劇變，然破家事小，負友事大。吾終弗肯以君投于豺狼之手，請君以真姓氏語我，吾仍資助君行，有禍吾自當之。客曰：不可。翁一身繫數百店友之生計，曷能以我一人之故，使翁受禍破產，而令諸店友無所依歸？仍請翁導吾見彼酋，揚言曰：此人吾交汝矣。自後卽脫翁干係，吾有微技，必能自脫于難。是豈非兩全之道耶？至于吾之姓氏，留之無益，恕仍不語。翁茲所能告翁者，則吾實非殺人越貨之

流。其。所。以。招。禍。蓋。欲。爲。漢。族。雪。仇。耳。今。事。急。矣。吾。儕。盍。速。行。乃。匆。匆。解。其。腰。鞬。出。長。劍。一。精。鋼。所。鑄。彎。曲。如。圓。以。手。勒。之。嘶。然。有。聲。其。形。直。矣。稍。加。拂。拭。復。彎。作。圓。形。圍。于。腰。畔。又。出。皮。鳥。一。雙。以。足。着。之。結。束。既。竟。仍。戴。其。原。來。之。舊。毡。帽。以。空。鞬。繫。于。左。臂。而。披。長。袍。于。身。翁。凝。視。久。之。忽。曰。君。此。去。更。不。知。投。荒。何。所。囊。中。無。多。資。奈。何。吾。本。欲。多。所。贈。君。又。恐。君。取。携。不。便。茲。尙。有。羌。帖。數。百。紙。在。願。君。持。去。又。金。表。鍊。一。具。爲。吾。多。年。隨。身。之。玩。物。今。亦。以。相。遺。以。作。吾。二。人。訂。交。之。紀。念。客。不。遑。遜。謝。一。一。納。之。囊。中。遂。昂。然。隨。翁。行。

至。旅。店。客。囑。翁。先。入。翁。見。班。主。卽。揚。手。向。後。曰。此。人。吾。交。汝。矣。言。已。卽。退。處。一。隅。客。則。以。兩。手。交。叉。相。抱。視。班。主。而。笑。如。天。神。之。戲。魔。鬼。班。主。乃。大。聲。曰。爾。逃。犯。其。速。就。刑。具。客。忽。狂。笑。曰。天。地。間。豈。有。此。易。事。吾。尙。思。一。試。爾。輩。之。能。力。如。何。也。來。來。請。觀。吾。劍。語。聲。方。止。客。已。縱。步。出。棄。長。袍。地。上。解。腰。間。劍。一。勒。而。直。且。行。且。舞。班。主。及。衆。從。者。亦。急。馳。出。各。持。兵。器。圍。客。而。鬥。鬥。久。之。但。聞。兵。鐵。撞。擊。之。聲。又。若。狂。飈。怒。發。呼。呼。作。奇。吼。衆。皆。垂。首。屏。息。莫。敢。仰。視。忽。空。中。有。聲。曰。吾。去。矣。此。輩。乳。臭。尙。不。足。污。乃。公。刃。也。衆。趨。視。其。究。竟。則。班。主。之。徒。倒。地。死。一。人。其。餘。兵。器。均。斷。折。相。顧。失。色。莫。敢。聲。客。則。更。不。知。其。何。往。矣。

少頃。班主起立。意氣甚頹喪。輿死扶傷以去。臨行。顧范翁曰。公長者。昨曾以酒食餉我。不敢相累。茲事吾自任之。行將歸報朝廷請罪。另以能人來追蹤是賊耳。

翁驚魂甫定。仍苦憶客不已。乃喃喃自語曰。吾今日果見及異人俠客矣。店夥盡惶惑。乃又羣趨翁前。問此究是何事。翁曰。吾在邊地久。夙聞父老云。昔雍正朝。以陰鷲險。很治國。盡網羅天下異人俠客。爲己用。其不應命者。則以刈除之。爲快。顧此種人。避匿惟恐不密。捕之殊非易事。乃訂此「海捕」之制。又名「海批」。以武士中強悍者充之。佯爲江湖賣解者。之流。赴各荒遠處。演藝。其實奉有聖命偵緝朝廷要犯來也。其所欲得而甘心者。并繪有圖形。資辨識。如獲得一二犯。則立撤其賣藝之幟。出小黃龍旗。插車上。以聖命示地方官。卽當善爲供應。助以錢米。并徵取地方夫役車馬代爲護送。稍拂其意。鞭笞立下。雖邑宰不能免其所得罪。犯則每以巨釘釘其手足于車上。以防其逸。然亦有斷手足而去者。如罪犯武技高出「海捕」之上。非海捕所能敵。則倉皇掩去。歸報朝廷。或另以能人來。或邀其師友。俱至罪人。苦其擾。遂出國避之。越外蒙入俄羅斯焉。故口外蒙古大道最爲一般「海捕」所注意。不圖今日此制猶存。竟使老夫見之也。



李飛偵探案

隔窗人面

盧澹

(上)

汪兆雄是李飛的舊同學。他們倆在亞東公學的時候。算得是很知己的朋友。後來大家畢業出來。李飛攷入東方大學。汪兆雄却改就了商業。在大西洋航業公司辦事。彼此不大見面。也就漸漸的覺得疏遠了。

這一天是七月八號。天氣很熱。東方大學已經放暑假。李飛住在家裏。早晨起來。閉着沒事。便靠在書房裏一張籐椅上。拿一本小說消遣。剛看了三五頁。忽然來了兩個客人。一個便是汪兆雄。還有一個却不認識。此人三十開外年紀。衣服很華麗。眉目之間。露着很精明強幹的樣子。像是一個商界中人物。李

飛放下小說書。把兩人讓進書房。汪兆雄便替那人介紹。李飛與他互通了名姓。方纔知道此人名叫許志良。是大西洋航業公司的副買辦。大家坐定之後。寒暄了幾句。汪兆雄就說道。我們今天到此。一則我與你好久不見。特地過來望望你。二則因為許先生有一件事情。要想託你辦理。所以陪着他一同來的。李飛道。許先生有什麼事情。要託我呢。兆雄道。你在亞東公學的時候。是個出名的福爾摩斯偵破了。好幾件離奇的案子。我們同學。那個不佩服你。我與你半年不見。大約你的偵探知識。一定是更高明了。現在許先生有一件很疑難。很可怕的事情。特地前來託你。你總要看我的面子。替他設法。

偵查纔好。許志良也接口道。我時常聽兆雄兄說起。李先生的偵探術。非常高明。這一件事。非得請先生替我偵查不可。李飛搖着頭笑道。這是那裏說起。我也算得是個有偵探知識的人嗎。以前所破的幾件案子。不過一時倖倖。那裏就算得是我的本領。你們要把我當做福爾摩斯看待。那就糟了。兆雄道。你別客氣了。這件事離奇複雜。非你去偵查不可。你既然歡喜研究偵探學。這種事情。倒也是實地研究的好資料。我勸你不必推辭罷。李飛想了一想。道。現在暑假期內。橫豎我闲着沒事。既然你們這樣說。我也不敢推辭。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妨詳細說出來。大家可

以研究研究。志良道：你肯替我們偵查，那就感激極了。說着便把這一樁離奇不測的事情詳細講給李飛聽。李飛却依舊靠在那籐椅上，鎮定了心神聽他敘述。

許志良道：我父親許崇仁是大緯紡織公司的總理。在本埠商界中總算也有些名望。不知李先生可曉得嗎？李飛點頭道：莫非以前做過德和洋行買辦的嗎？志良道：正是我父親。我們原籍是浙江嘉興。現在却住在法租界巨額達路五千四百三十二號。這件事情還發生在兩天之前。那一日是七月六號星期四。我早晨起來剛在房裏洗臉。我父親忽然打發一個小丫頭把我叫下樓去。我踏進我父親的臥房，見他仰

躺在一張竹椅上。面色灰白，蹙緊了眉頭，滿露着一種恐怖憂慮的樣子。他聽見我的腳聲，突然從竹椅上直跳起來。兩目對着我，看着我。我上前叫了他一聲。他如夢初覺，方纔慢慢的坐了下來。我當時站在他對面，見他這樣的神情，覺得十分詫異。他怔了一會，忽然戰戰兢兢的向我說道：現在有人要謀害我的性命。你知道嗎？我聽了他這句話，嚇了一跳。急忙問他道：此話從何而來？他搖着頭道：此話的來源，你不必管他。總而言之，我的仇人到了。他要謀害我的性命。這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嗎？我問他道：此人叫什麼名字？我們既然知道了，趕快去報告捕房，將他捉住。

自然就沒事了。他却連連的搖手道：「斷斷不可。這人要是被捕房捉去，他倒不見得怎樣。我的名譽却從此掃地了。」我問他內中有什麼秘密的關係，他却祇管搖頭一聲，也不響。後來他把家中幾個底下人一個個叫進房去，再三叮囑教他們加意防範。以後倘有生客到來，須要通報。之後方准進門。至於他的臥室裏，無論何人不得擅自入內。他向來每天午後一點鐘，定要到廠中去走一趟。自從那一天起，便成日躲在。家裏，連房門都不敢出一天。到晚總是長吁短歎，失神落魄，好像憂慮和恐怖環繞在他的四週。一般我從前在商團裏邊當過幾年會員，所以家中有一柄舊式的手鎗。我父親忽然向我

要了去。我說：「這種手鎗沒有子彈，可配差不多是廢物了。」他說：「放在身邊壯壯胆氣也是好的。」我父親的脾氣向來很燥急，這幾天因為驚駭過甚，神經受了激刺，脾氣格外暴烈了。誰要是走到他臥室裏去，他總得跳起身來，把手鎗對着進來的人，假裝着要開放的樣子。不知道的人沒有不被他駭跑的。而且他雖是這樣的恐怖，却絕不許別人提起這事。誰要是問了他一聲，他就暴跳如雷，大聲呵斥。所以這件事怎樣發生，他的仇人是誰，我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李飛聽到這裏，岔口道：「他說有人要謀害他，這話靠得住嗎？」也許他神經先有了毛病，所以發此廢語。你們

可。曾。請。醫。生。替。他。驗。過。嗎。志。良。道。醫。生。已。經。診。視。過。了。他。說。神。經。毫。無。毛。病。現。在。因。為。驚。駭。過。甚。受。了。劇。烈。的。激。刺。所。以。有。些。錯。亂。可。見。得。他。與。我。說。的。話。並。不。是。囁。語。了。而。且。這。一。樁。可。怕。的。事。情。我。還。沒。有。講。完。哩。昨。天。晚。上。十。二。點。多。鐘。我。因。為。外。邊。有。幾。處。應。酬。還。沒。有。回。去。家。中。上。下。人。等。大。概。都。已。睡。熟。了。惟。有。我。父。親。一。個。人。因。為。心。緒。不。寧。不。能。安。睡。坐。在。房。裏。看。報。他。偶。然。回。轉。頭。來。看。到。右。首。的。兩。扇。玻。璃。窗。上。忽。然。看。見。窗。外。有。一。個。猙。獰。可。怕。的。人。面。孔。睜。圓。了。兩。只。眼。睛。正。在。向。室。內。張。望。我。父。親。一。見。之。後。嚇。得。魂。不。附。體。從。椅。上。直。跳。起。來。拍。案。頓。足。放。聲。大。喊。嚇。得。家。中。的。人。紛。紛。起。來。大。家。奔。到。

他。房。裏。去。這。時。窗。上。的。人。面。孔。早。已。不。見。了。我。父。親。因。受。了。這。樣。的。驚。嚇。幾。乎。暈。了。過。去。顫。巍。巍。的。指。着。玻。璃。窗。好。容。易。說。出。了。有。人。兩。個。字。當。時。就。有。兩。個。胆。大。的。男。僕。趕。緊。跑。到。窗。外。去。尋。找。但。是。找。了。半。天。連。個。影。子。都。沒。有。看。見。後。來。我。回。到。家。裏。他。們。講。給。我。聽。我。也。覺。得。十。分。詫。異。而。且。我。父。親。暗。地。裏。向。我。說。這。個。隔。窗。的。人。面。的。的。確。確。就。是。他。的。仇。人。你。想。這。不。是。更。可。怕。了。嗎。李。飛。道。這。隔。窗。的。人。面。還。有。別。人。也。看。見。嗎。我。想。起。來。或。者。令。尊。神。經。錯。亂。眼。睛。花。了。所。以。發。見。這。種。幻。象。也。未。可。知。志。良。道。單。是。我。父。親。一。個。人。看。見。我。也。不。敢。相。信。他。了。但。是。這。個。隔。窗。的。

人面孔的確別人也看見的李飛點頭道別人也看見的嗎這個人是誰志良道就是包車夫阿三李飛道包車夫怎樣會看見呢志良道因為這幾天我父親胆小害怕晚上叫阿三陪着他這人面發現的時候阿三正在那裏打盹猛驚得我父親狂喊一聲把他驚醒他坐的地方正對那兩扇玻璃窗所以他抬起頭來看得清清楚楚那窗上果然有一個人面孔頭上戴一頂闊邊的草帽頰下有一二寸長的連鬚鬍鬚面目猙獰很是可怕當時阿三嚇得也喊起來眨眨眼那個面孔就不見了這樣看來我父親所說的確有其事倒並不是幻象了李飛道令尊房中還有別人嗎志良道我母親去世三年

了我父親本來有一個姨娘是堂子裏討回來的不瞞李先生說這位姨娘很不安分今年三月裏忽然席捲所有跟着一個拆白黨跑了。我父親雖然十分氣忿但是因為家醜不可外揚所以並沒有追究自從這位姨娘捲逃之後我父親便一個人住在樓底下向來是並沒有什麼人陪伴他的汪兆雄聽到這裏便看着李飛道這倒也是一個關鍵你要注意的李飛點點頭又問志良道六號早晨令尊叫你到房中去是什麼時候志良道大約九點半鐘李飛道九點半鐘之前令尊可曾出去過嗎志良道沒有出去他向來早晨是出不去的李飛道五號的晚上你與令

尊見面過嗎。志良想了一。想道。那一天晚上。我十二點鐘回來。他還沒有睡。在那裏看報。我到他房裏與他談了幾句。方纔上樓。李飛道。這時候他的神色如何。志良道。與平常一樣。李飛道。六號的早晨。令尊可曾收到什麼信札嗎。志良猛然想起來。道。不差。我聽得當差的許福說。這一天早晨。我父親接到一封信。是從郵政局寄來的。他看信之後。便發生了極大的恐怖。大概這一封信一定是很有關係的了。李飛道。這信你可曾看見嗎。志良道。我沒有看見。要是能見了。這信也許現在已經明白了。李飛點頭道。這一封信的確很有關係。還有一層。令尊發生了恐怖之後。可曾出去過嗎。志良道。他連房門都

不敢出那裏。還敢出去。李飛道。可有什麼人來看過他嗎。志良想了一。想道。六號的下午。我父親曾把廠裏的司事沈少棠叫來談了。一會。李飛道。他們談些什麼。你知道嗎。志良道。當時我不在家中。而且他們談論的時候。沒有人在旁邊。所以不知道。談些什麼。據我想來。大概我父親因為這幾天不敢出門。所以把廠中的事託給沈少棠罷了。李飛道。沈少棠的爲人如何。他常到你們家裏來嗎。志良道。這人跟我父親辦事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我父親很信任他。他在廠中做司事。是我父親一手提拔起來的。論他的人品。倒也不壞。祇是犯了一個好賭的毛病。所以每月的

薪水總不夠用。廠裏是不能透支的。一年三節便總得向我父親借錢。我父親對於廠裏的職員向來是很嚴厲的。惟獨對於沈少棠却十分優容。他有什麼要求我父親從來不曾拒絕過。我平時覺得很詫異。大概這也是各人的緣法罷了。李飛道沈少棠對於令尊的感情如何。志良道我父親這樣待他。那是不用說他是十二分的感激了。李飛想了一會又問道。那發現人面的玻璃窗是靠街的吗。志良道不靠街的。窗外是一條不通的小弄。向來沒有人進出的。李飛道房屋的地位非自己親眼看過不能明白。我所要問的話大概都已問過了。這件事情果然很複雜很離奇。一時還研究不出什麼端。

倪來志良道照你的意思看來。這件事情應當怎樣辦呢。李飛蹙着眉頭道。據我看來。這一個在窗外窺探的人和令尊一定相識的。而且他們倆還有什麼秘密的關係。不能叫人知道。現在最簡便的辦法便是請令尊將其中的秘密完全宣佈。把那個圖謀殺人的。人捉進捕房裏去。這事也就完了。但是這一層辦法令尊是斷然不肯的。第二步的辦法便是將那封秘密的信札想法子尋出來。或者在這信札的中間得到了一點端倪。這事情就好辦得多了。志良道第一層我也說是辦不到的。至於第二層祇要那封信沒有燒掉。總可以尋得出來。李飛道現在你回到家中。

就可以在令尊的房裏尋覓那封書信。但是舉動要秘密千萬不要給令尊知道。倘然這封信能覓得事情就好辦得多了。汪兆雄道：我的意思最好要請你到許宅察看一回。或者能查出一點痕跡也未可知。李飛點頭道：既然要偵查這樁事情就非得親自去察看不可。今天午後我還有一點小事大約四五點鐘准定到許先生的府上來罷。當時三個人約定之後汪兆雄與許志良便向李飛告辭一同去了。

這一天下午五點鐘李飛來到巨籟達路許公館許志良把他迎接進去到了會客室中見汪兆雄也在那裏三個人坐定之後志良向李飛說道：那封秘密的書信我已經查着了。李飛欣

然道：查着了嗎？書信在那裏拿來我看。志良道：這封書信已經被我父親撕得粉碎丟在一個字紙籠裏。剛在我回來之後在字紙籠裏仔細翻閱就檢出了許多大小不等的紙片。留心一看果然是一張撕碎的信箋。但是要把他拼湊起來倒很不容易而且恐怕是不完全的。說着便在袋裏取出一個信封遞給李飛。李飛接過來打開一看裏邊果然是一二十塊大小不等的碎紙片。當時便把紙片完全倒出來攤在桌上。三個人平心靜氣好像搭七巧圖一般把紙片拼湊起來。足足費了一刻多鐘方纔勉強拼好。這紙片果然缺了好幾塊。已經是不完全的了。那紙上

斷斷續續的文字却看得出是封恫嚇的書信
信中說道

……二十年前之……念朋

友之情不惜……運動則吾等……

受縲……若……呼籲乞援汝竟置若不

聞忍哉……馬氏兄……父子均死

論情……乃逍遙海上面團團作富家

……容汝余於前日到滬余之手……

知之余必殺汝為故……復仇為自己洩

忿汝……命難逃余手先此警告汝其慎之

浦……

李飛看完之後對許志良說道令尊恐怖的原
因一定就因為接到了這一封信那是無可疑

義的了。可惜這一封信殘缺不全一時看不
出什麼端倪來。祇曉得那個寫信的姓浦二
十年前與令尊有些深仇宿怨現在要來報
仇。至於姓浦的是個什麼人他們為什麼結
下深仇却依舊摸不着頭腦。不知道十二年
前的事情。志良兄可曉得一點嗎。志良道二
十年前我父親在上海我却還在嘉興原籍
讀書。所以他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李飛點
點頭把碎紙片依舊放在信封裏慢慢的說
道。我看了這一封殘缺不全的信很覺得失
望。這紙片我要帶回去仔細研究。研究或者
能查出一點頭緒也未可知。現在我要到令
尊的房裏去看看可使得嗎。志良躊躇道我

脾氣很暴躁。他要是言語中得罪了你。你不可不。父親見過了。我還同他談了一會呢。志良道。要生氣。李飛道。我們看看就走。就算他得罪我。你們談些什麼。那人道。我因為令尊三天沒。我不去理會他。就是了。當時三個人站起身來。有到廠裏去。所以特地來探望他。他與我談。志良在前引導。穿過客堂。又穿過右邊的一間。了一會。廠裏的事情。志良道。此外他可曾同。起坐室。方是那老人的臥房。三人剛走到起坐。你講什麼嗎。那人搖頭道。沒有談起什麼呀。室的門口。忽然有一個人急匆匆的從裏面走。這裏離廠很遠。我趕緊要回去了。說完便與。出來迎面遇見志良。兩人都站定了。腳。李飛看。志良告別。匆匆忙忙的去了。那人走後。志良。那人的年紀約有三十六七歲。衣服很樸素。面。便對李飛說道。這就是沈少棠。李飛點點頭。貌也很和善。手中拿着一枝紙烟。不住的在那。志良走到房門口。把手指在房門上彈了幾。裏呼吸。志良看着他。詫異道。少棠兄。你幾時來。下。忽聽得裏邊有一個枯澀帶痰的聲音大。的我怎樣沒有看見你。那人道。我來了好一會。聲問道。外邊是那一個。志良應道。是我裏邊。了我來的時候。你正在會客室裏。所以我不來。又道。志良嗎。你進來罷。志良推開了門。挨身。招呼你了。志良道。你見過我父親了嗎。那人道。入內。李飛和汪兆雄跟在後面。李飛踏進房。

問。一。眼。就。看。見。那。老。人。靠。在。一。張。藤。椅。上。年。紀。約。有。六。十。左。右。鬚。髮。半。白。額。上。佈。滿。了。縐。紋。愁。眉。雙。鎖。兩。目。圓。睜。面。色。有。些。慘。白。果。然。充。滿。了。恐。怖。憂。懼。的。樣。子。那。老。人。見。志。良。背。後。跟。着。兩。個。不。相。識。的。人。頓。時。大。駭。大。怒。突。然。在。身。邊。掏。出。一。柄。手。鎗。把。鎗。口。對。着。兩。人。好。像。要。開。放。的。樣。子。志。良。急。忙。上。前。搖。手。指。着。李。飛。和。汪。兆。雄。道。這。兩。位。都。是。我。的。好。朋。友。不。是。什。麼。歹。人。父。親。不。要。弄。差。了。那。老。人。怔。了。一。會。方。纔。把。手。鎗。收。起。來。看。着。志。良。道。此。地。是。我。的。臥。房。不。是。會。客。室。你。怎。樣。把。朋。友。帶。到。這。裏。來。了。志。良。道。我。這。兩。位。朋。友。他。們。定。要。見。見。父。親。所。以。帶。他。們。來。的。老。人。又。大。聲。道。我。這。幾。天。一。概。不。見。客。他。

們。不。知。道。難。道。你。也。不。知。道。嗎。我。最。怕。的。是。招。待。生。客。你。陪。他。們。到。會。客。室。坐。罷。志。良。見。老。人。聲。色。俱。厲。祇。得。引。着。李。飛。等。退。了。出。來。當。志。良。和。他。父。親。談。話。的。時。候。李。飛。已。經。把。臥。室。的。地。位。看。得。清。清。楚。楚。原。來。那。臥。室。是。長。方。形。門。口。朝。南。床。的。位。置。在。西。南。角。靠。西。的。牆。上。前。後。有。兩。個。窗。口。每。一。個。窗。口。有。兩。扇。玻。璃。窗。後。面。的。窗。口。在。床。的。右。面。玻。璃。窗。是。永。遠。關。着。不。大。開。的。前。面。的。窗。口。離。床。七。八。尺。平。時。常。開。在。那。裏。這。就。是。隔。夜。發。現。人。面。的。那。扇。窗。了。李。飛。跟。了。許。志。良。退。出。臥。房。志。良。心。中。很。覺。得。不。安。連。連。向。李。飛。道。歉。李。飛。笑。道。令。尊。心。緒。不。甯。神。經。有。些。錯。亂。所。以。

如此我那裏會怪他呢。現在我們還是到那邊。小術裏去察看。一會再作道理。志良、兆雄都道很好。當時志良便引着他們一同打從後門出去。繞到那一條小術裏。李飛看那發現人面的窗檻。離地約有五尺光景。他走近窗口。要想向屋內窺探。誰知窗口太高。蹣起腳來。還是看不見。李飛四面看了一看。回轉頭來向志良等說道：「你們看這個窗口。可有些奇怪嗎？」兆雄道：「我們看不出什麼奇怪。」李飛道：「你們看這個窗口有五尺多高。假使有人立在窗外。要向屋內窺探。除非他有六尺高的身材。纔能看得見。難道昨晚在窗外窺探的那個人是一個特別長人嗎？」兆雄、志良都點頭道：「說破了。果然有些奇怪。」

想來他用什麼東西填了。腳上去窺探的。李飛道：「我也四面看過此地。空空洞洞。實在沒有填腳的東西。難道這人還帶着填腳的東西來嗎？」李飛一面說話。一面儘管低下頭去。向地上察看。但見那術裏的地面是碎石子砌的。靠牆那邊。雖然有點泥土。但是這幾天。天氣很好。地上很乾燥。看不出什麼痕跡來。後來在窗檻底下。檢着一粒水鑽的套鈕。還有一段半寸長的香烟頭。李飛拿在手中。看了。又看對於這兩件東西。覺得很是注意。看完了。之後。便拿一張白紙包了。擡在袋裏。志良和兆雄在傍都莫明其妙。李飛在這小術的四週。又細細的察看了。一回。實在找不出什

麼形跡來。三個人便一同回到會客室。志良問李飛道：「這件事情李先生可有些把握嗎？」李飛點着頭道：「把握還不敢說，總算略略有一點端倪了。現在我要打聽二十年前令尊在上海的詳細情形，不知可有人能告訴我嗎？」志良躊躇道：「我父親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實在很少，一時到那裏去問呢？」想了一會，忽然跳起來道：「有了，二十年前的事情祇要問沈少棠好了。當時他跟着我父親辦事，大概總應該知道。可惜他已經回廠去了，剛纔我們沒有想到，不然倒就可以問他。」李飛道：「這倒不必着忙，明天午後你把他請到這裏來，我要與他談談，大概我們倆見面之後，這事就有解決的希望了。」志良點頭道：

「明天我特地差一個人去把他請到這裏來便了。」這時候壁上的掛鐘一連打了六下，外面忽然刮起風來，天氣驟變，好像要下雨的樣子。李飛便向志良告辭，志良要留李飛吃晚飯，李飛執意不肯，告辭出來。志良送到門口，李飛道：「今晚倘然有什麼奇怪的情形，發現你可以打個電話給我。我家的電話是中央八千三百四十六號。」志良點頭答應，向李飛再三道謝，李飛拱拱手，跳上黃包車，便回家去了。

李飛回家之後，果然雷電交加，下了一場大雨，約摸一個多鐘頭，方纔停止。吃過晚飯，天氣又忽然好了一輪，明月漸漸的推將出來。

這幾天本來十分炎熱自從下了這場大雨究竟涼快了許多李飛在燈下又把那殘缺不全的信箋以及窗外所檢得的水鑽套鈕香烟頭等物細細的研究了一會心中已經有了幾分成竹便把這幾件東西收拾起來看了一回書方纔安睡睡到四點多鐘忽然聽得樓下會客室裏的電話鈴聲大鳴把他從睡夢中驚醒他知道那許公館裏一定有什麼不測的事情發生了急忙跳下床來奔到樓下拿電話的聽筒一聽果然是許志良打來的他喘吁吁的說道你是李飛兄嗎李飛道是呀你是志良兄嗎志良道正是李飛兄我家中果然出了不測的事情了李飛道什麼事情志良道我父親死了李

飛吃了一驚道死了嗎怎樣死的志良道大概是給人謀死的那個隔窗的人面又發現了實在可怕得很李飛聽志良說到這裏聲音有些發顫顯着很畏懼的樣子接着又說道我已經打發一輛汽車來接你了請你立刻來一趟詳細情形我與你面談罷李飛道汽車一到我立刻就來屍身和房中的物件請你不要移動等我到了再作道理志良道決不移動請你趕快來罷當時鈴聲一響電話就搖斷了李飛把家中傭婦叫起來忽忽洗了個臉果然許公館打發來的那輛汽車已經停在門外李飛出門上車汽車一開四輪轉動飛也似的向巨嶺達路而去(未完)

鏢師呂興

王·定·庵

隔窗人面

呂興。陝西鏢師也。清咸同間。曾叔祖某公。出仕秦中。歿於任所。家人扶柩回籍。適洪楊亂起。道路不靖。乃聘興爲護。間關萬里。賴以平安。過蘇州。官兵以其狀貌魁異。疑爲髮軍間諜。欲執之。家人爲力白得免。抵崑。遂留吾家。爲人絕謙恭。不以武力自豪。居恆亦不事槍棒。但黎明偶一演習而已。時里中有餅師兄弟三人。以技擊雄一方。聞有鏢師至。卽來投謁。三人皆赳赳。携一熟銅棍。重四五十斤。見興不甚爲禮。箕踞而談。語多傲慢。興心惡之。然應對殊撝謙。涉及武術。輒謝言。不知三人乃大笑曰。若此烏足稱鏢師。敢問鏢師所擅何技。興見其擲掄亦怒詰。三人三人卽指熟銅棍言曰。此棍吾儕所常弄。若能之乎。興視棍微笑。取而衡之。噴以鼻曰。何太細也。三人者問能舞弄否。興突持棍之兩端。力折之。棍立成弓形。擲地鏗然。撫掌而起曰。我言太輕柔。固知不足。經乃公手也。三人色沮。拜謝復請。直其棍。興慨然拾起。左手持棍。右手力拽之。棍直如初。觀者粲然。餅師喪氣而去。洪楊旣平。家人厚資以歸。留居三年。未見其更獻一技云。



紅指模

海上漱石生

川中隨處皆山而以峨嵋縣之大峨中峨小峨三山環抱綿亙六十餘里尤爲崎嶇險峻峯迴路轉間屋瓦鱗鱗自成村落居此者多富室以境地幽僻不爲宵小所垂涎也乃有清同光間各村屢出竊案衣飾金錢大者千金小或百數十金事主報官勘驗必於牆陰或壁角間發現一紅色指模似漆非漆指上箕斗約略可辨且以水濯之益見紅潤一若深入磚中者惟模之大小不一緣有拇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之分大抵以竊匪之巨細爲衡拇指最鉅食指次之將指無名指又次之小指模則不數見以細案不多故卽此以推是必胥篋者於犯案後留此以爲標識特不知其何以必欲留此標識耳

卯捕蒯升峨嵋縣土著也身短小而手足敏捷登山如履平地人亦異常機警以是曾屢破諸案平日有幹練名惟自紅指模之竊案發生後竟十不得一破上官嚴加追比蒯升憤謂衆捕

夥。曰。三。峨。僻。處。深。山。居。民。安。於。耕。鑿。烏。有。此。妙。手。空。空。兒。卽。偶。爲。貧。乏。所。困。不。得。已。而。出。此。然。犯。案。斷。不。至。若。是。其。多。則。賊。必。爲。外。來。無。疑。且。犯。案。後。必。留。指。模。爲。證。以。顯。其。能。尤。見。此。賊。不。易。逮。捕。今。晚。汝。等。可。四。出。偵。緝。我。則。思。得。一。揚。湯。使。沸。之。法。當。於。人。定。以。後。擇。村。戶。之。未。經。被。竊。者。用。硃。漆。印。余。之。大。小。指。模。於。牆。明。日。汝。等。揚。言。某。某。各。戶。又。經。被。竊。故。令。入。彼。之。耳。彼。知。有。人。效。其。所。爲。必。滋。疑。訝。假。令。出。而。偵。訪。我。儕。便。可。得。視。其。人。使。之。逮。案。較。愈。於。捕。風。捉。影。莫。得。端。倪。致。日。受。本。官。之。譴。責。也。衆。聞。言。唯。唯。蒯。升。乃。決。意。實。行。其。策。

怪。鷗。啼。屋。窺。犬。吠。籬。村。柝。三。擗。道。上。行。人。已。絕。跡。矣。是。夕。天。殊。陰。晦。一。鉤。殘。月。時。有。時。無。數。點。疏。星。忽。明。忽。滅。蒯。升。短。衣。窄。袖。手。握。一。小。印。盒。中。藏。硃。漆。衣。之。左。右。腰。際。佩。鐵。尺。二。藉。以。防。身。卽。於。此。時。就。道。至。人。烟。稍。密。之。桃。花。坪。是。處。居。戶。三。四。百。家。殷。實。者。半。曾。報。失。竊。者。已。有。數。起。蒯。升。於。月。光。半。吐。時。運。其。至。銳。之。目。力。察。牆。壁。間。未。經。蓋。有。紅。指。模。者。以。拇。指。與。將。指。連。蓋。兩。家。正。當。彳。亍。前。行。再。思。奏。手。之。時。忽。於。屋。隙。之。樹。杪。間。見。一。黑。影。猱。升。而。上。隱。約。可。辨。知。其。必。爲。宵。小。無。疑。急。藏。印。盒。於。衣。袋。間。手。掣。鐵。尺。躡。蹤。往。覓。其。人。則。已。不。知。所。之。惟。樹。巔。猶。作。搖。撼。狀。而。樹。下。爲。高。牆。牆。內。爲。某。富。室。住。屋。度。已。越。牆。而。下。肆。其。惡。技。乃。狂。呼。有。賊。以。驚。之。山。間。發。

語。每。有。回。聲。矧。在。夜。分。尤。爲。清。朗。富。室。聞。呼。驚。起。紛。向。屋。中。搜。捕。杳。無。人。跡。乃。啓。門。蜂。擁。而。出。時。劊。升。猶。狂。呼。未。已。羣。疑。其。卽。爲。竊。賊。故。弄。狡。獪。作。鬼。脫。計。因。爭。前。共。執。之。劊。升。力。辨。爲。邑。中。卯。捕。衆。殊。不。信。搜。其。身。得。小。印。盒。更。疑。卽。竊。賊。後。以。紅。指。模。爲。標。識。之。積。賊。况。驗。其。指。上。紅。色。宛。然。尤。爲。可。信。富。室。主。因。令。鳴。鑼。集。衆。共。議。懲。治。之。法。有。謂。宜。拘。送。有。司。者。有。謂。有。司。不。能。盡。法。懲。儆。反。貽。後。患。不。如。斃。之。以。除。地。方。巨。害。者。人。多。言。雜。富。室。主。無。所。適。從。劊。升。更。百。喙。莫。辨。後。幸。有。人。持。火。把。至。山。民。中。有。得。識。劊。升。者。急。爲。白。之。於。衆。始。獲。釋。手。詰。其。身。佩。印。盒。何。用。且。指。上。何。以。殷。紅。若。是。劊。升。不。得。已。以。實。告。惟。戒。衆。人。幸。勿。漏。洩。翌。日。祇。言。桃。花。坪。某。某。等。家。又。遭。失。竊。以。動。此。惡。賊。之。疑。第。此。時。急。宜。細。檢。室。中。失。去。何。物。諺。言。賊。無。空。過。恐。已。囊。括。而。去。也。富。室。主。人。然。其。言。急。與。家。人。返。戶。村。人。紛。紛。漸。散。劊。升。則。隨。富。室。主。入。室。見。主。婦。方。在。室。中。譁。嚷。謂。已。失。去。衣。櫥。內。所。藏。之。首。飾。匣。中。有。金。珠。飾。物。約。值。千。餘。金。又。現。洋。五。十。二。元。內。二。元。爲。本。洋。劊。升。問。金。飾。上。鐫。何。牌。號。則。云。皆。係。慶。豐。足。赤。且。本。洋。上。有。喜。字。之。硬。印。可。證。劊。升。詢。富。室。主。人。姓。名。并。令。明。天。開。單。報。縣。主。人。答。言。金。姓。別。字。麗。生。此。案。明。天。必。須。投。報。特。不。知。竊。犯。能。否。就。獲。劊。升。歎。歎。曰。是。案。又。必。留。紅。指。模。記。識。之。積。竊。所。爲。不。信。可。於。牆。壁。間。燭。之。殊。恨。今。

夕失之觀。面且莫測其如何遁去也。麗生令家人秉燭至戶外。照視果見牆間有紅印之指模。一螺紋約略可辨。削升默察戶之右隅。有烏柏樹高與簷齊。料賊必由此樹而下。嗣於樹根覓得首飾空匣。蓋慮途中携去不便。而拋棄者拾之以呈麗生。麗生審係原匣。深訝此賊高來高去。其本領實非尋常小竊。比恐失物難珠還合浦焉。

擾攘移時。天光已東方將曙。削升辭事主返途中。悵惘殊甚。遇夥吳勇自西南來。詢以道上有無所見。答稱四鼓時曾瞥見一人獨行踽踽而舉步頗形奮迅。不類善良。因詢以深夜何事山行。彼竟若不聞也者。掉頭不答而逝。余乃飛步急追。不意劈面投來一石。幾中余目。余益信其決非善類。定欲得而甘心。故當時絕不却退。以相距祇有咫尺。急解身上所繫之藍繭綢腰帶。自其頸後套之以爲較用。武爲便。不意帶甫套入頸間。彼袖中藏有利刃。竟被斷爲二截。其人一躍登屋。余則因用力過猛。帶斷後立仆於地。逮至起而仰視。奈已杳如黃鶴。愧余又素未習跳高術。不能升屋。以致卒莫得其究竟。思之殊可憾也。言次並出斷帶示削升。知所遇者必卽此積竊第其人身手敏捷。若是覺同伴中無與之抗。爲之攢眉搖首者。再旋與吳勇各歸暫息。風尖似翦。雨細於絲。陰天睡起之時。每覺不知早暮。削升隔夕未寢。故自晨間入夢。午後方醒。

耳聽風雨瀟瀟。尙思翻身復臥。而署中已有夥役。羸息而至。謂桃花坪金姓家。又報失竊。巨贓本官立命傳汝。劓升始欠伸而起。入衙稟見本官。縷陳顛末。事主亦證明其事。謂竊犯雖未就獲。而劓升尙知。阻勉從公。本官乃限劓升七天。務破諸案。獲竊嚴懲。不則必須血比。劓升唯唯。遵諭而退。出署後。召諸夥至家。問昨夜所印之僞指模二處。一在桃花坪山脚之西。一在山凹之左。曾否察其可與賊人無異。幹夥顏明對曰。指模形式若同。而賊人所印似漆。非漆。雖似深入磚中。然平而不凸。黯而無光。老正（夥稱叩捕頭曰老正）昨用硃漆磚間指紋凸起。抑且色澤晶瑩。以是頗爲不類。賊見之必觸目殊甚。劓升微點其首曰。能令觸目。良佳。汝等可各揚言以誘之。苟見可疑之人。速來告我。衆夥咸奮然曰。諾。於是哄傳境中。紅指模之竊案。共有二人。相戒居民門戶。留心財物。必須慎之又慎。

如是者。越三日。賊犯仍茫無頭緒。而白雲塢山民龍在田家。又出竊案。一起。失贓約五百金。迴波嶼山民沙清如家。亦出竊案。一起。失贓僅金簪一支。不及二十金。而沙姓玉姑獨臥一房。幾爲賊玷。雖驚呼堅拒。並怒披其頰。賊竟悍然不去。後幸合家驚起。圍捕玉姑於賊人。偎倚之時。猛嚙其鼻。賊始負創。拔玉姑頭上所戴金簪。破窗而逃。遺一刺刀於地。刀柄鐫楊柳一枝。清如

携以投縣報緝。惟牆壁間徧察無紅指模。故疑另一劇賊所爲。縣宰命傳劄升至堂。謂前限汝七日務獲賊犯。今雖期猶未屆。而連夕又疊出二案。捕務廢弛。夫復何言。矧迴波嶼沙姓之案。失贓雖微。圖奸罪重。牆壁既無紅指模。發現犯案者。又係何人。今勒令汝三日之內。拘犯到案。如延必不汝宥。言時聲色俱厲。合堂人役罔不毛戴。蓋以地方竊案過多。圖奸更有干風化。前清吏律森嚴。殊與本官考程有礙。故邑宰怒不可遏。有此示威動作也。

劄升聞上官言。凝思有頃。半跪而稟曰。三峨邇來竊案疊見。皆未一破。因犯案者實卽一人之故。昨晚迴波嶼沙姓案。雖無紅指模。可證以下役測之。當仍此人所爲。緣臨遁時鼻已受創。且圍捕者衆。倉卒脫逃。不暇再留標識也。然昨既有此一案。下役以爲偵緝。反易願於三日內拘犯到庭。如延甘受重譴。衆捕夥以劄升不求展限。莫知其用意所在。咸面面相覷。本官則色始稍霽。命以是案之刺刀反覆審視。謂刀柄鑄楊柳何意。劄升曰。是必賊人別有取義。此時尙屬無從臆度。惟觀刀柄光滑黝黑。所染手汗甚多。可決用此刀者爲年已久。人必凶暴異常。今請暫行入庫。俟獲犯後訊其有無血案。以定厥罪。問官頗然其說。乃命將刺刀入庫。并傳諭退庭。劄升于本官退庭後。方欲出署。衆捕夥環而致詞曰。老正。今日堂上何畏。惹迴波嶼一案限期。

若是其迫。竟不求請展緩。豈以本官盛怒。竟爾不敢陳情耶。劄升搖首曰。否否。余在署辦公日。久何至以本官一怒。不敢措一詞。所以允限三天者。以迴波嶼之案。賊人被玉姑嚙鼻。負創而逃。賊既負創。必須覓良藥醫。裹吾儕有機可乘。且傷在面部。尤易識別。不若他案之竊賊而去。輒然遠引。不識其人。以致鴻飛冥冥。弋人不得而慕也。今我儕當速赴醫士及藥肆之門。分頭偵訪。見有鼻端受創而乞藥者。俟其乞藥後。尾隨之。知其窩藏之所在。然後察其動靜。集衆往捕。不可操切從事。以免一人非其所敵。且慮冒昧誤拘。余則自今日始。當喬裝江湖醫士。往來於村落間。密探此賊行藏也。

衆捕夥聞言。咸稱惟命。惟顏明躊躇半晌。謂賊偷受創後。知此間不可久留。遠遁出境。則我儕詎不虛此一舉。劄升曰。汝之所慮。不爲無見。第余則謂賊既受創。必圖報復。日內當無遽遁之理。惟傷在鼻部。白晝必畏見人。恐其匿居不出。斯吾儕無可着手。則末如之何耳。顏明曰。白晝匿居不出。是爲竊賊。故智何况鼻部受傷。故我謂藥肆及醫生之門。大可不必偵訪。惟江湖醫生。彼或受給過門時。招之使入。未始非策之上者。特三峨如是。遼闊一人。何能徧行。諸處不如吾儕分四路。進行傷科。祝由科。男婦大小。方脈各適。其便俾途中不致犯疑。向晚以中峨之山。

神廟爲集議處。互述日間所見。會商辦法。則苟得賊蹤。即可協捕。不愁此賊插翅飛去。否則恐撥草尋蛇。大非易易也。蒯升聆言。擊掌稱善。乃趕製白布醫招。及藥囊各四。略備拔毒丹。退消膏。七厘散。跌打損傷藥。並男婦幼科應用各丸散。雜以各種鮮藥草。由蒯升選夥友三人。一卽顏明。一爲李超。一爲徐勝。與己共得四人。分頭喬裝行事。

蒯升略知傷科門徑。故所飾者爲傷科。以東半山。人烟最多。指定東路。顏明曾讀湯頭歌訣。飾內外科。並傷科。指定南路。李超徐勝識字不多。且俱不諳藥性。祇能各飾外科。亦兼傷科。指定西北二路。醫招任意書名。蒯升曰。蒯有功。顏明曰。顏見知。李超曰。李一帖。徐勝曰。徐愈之。第一日遊行至晚。雖各有求醫乞藥之人。第傷鼻者絕未一見。上燈後。共集山神廟內。相對作不豫色。蒯升并言。曾見桃花坪自己。所蓋之紅指模。俱已剝落。似係被人用利刀削去者。可知賊人恐以僞亂真。故有是舉。然並不出而偵訪。殊覺徒費心機。故今夕尙擬至迴波嶼。一行仍以前法相誘。設明後日又被削去。顯見此賊尙未離山。亦一投石問路之法。我儕可以安心。躡緝衆夥。無不共聽其言。顏明李超更願自遠相隨。徐勝則爲後應以防。或再與賊遇。

山高月小。風急宵深。蒯升等自二鼓後。由山神廟首途。及將至迴波嶼。已更魚三躍矣。正欲取

道入村。瞥觀有紅光起。自山半心知。村中失火。蒯升滿擬立時赴救。忽遠遠有人迎面而至。健步若飛。其時月色西沈。正與來人對照。見其短衣快鞋。而面部裹以絹帕。上露雙睛。下露無鬚短頰。雖不敢決其卽爲劇賊。然狀態實爲相似。不禁驚喜交集。卽出鐵尺以阻其行。詰其深夜狂奔何事。其人遙指火光。答緣村中失慎。故欲下山報警。汝何攔截去路。升聞其語。雖壯直然口操北音。益信其爲外來積竊。意圖借故脫逃。因冷笑。詰之曰。惡賊。汝好大胆。山中犯案。纍纍今夕。豈尙思免脫耶。語次。卽以鐵尺揮之。其人絕不畏懼。且亦無言。置辨探懷。出一刺刀。猛刺蒯升之腹。蒯升卽以鐵尺相格。覺其臂力勝己十倍。決非所敵。幸顏明李超先後踵至。見蒯升與一絹帕蒙鼻之人鬥。其人酷類欲緝之匪。急各出鐵尺短刀相助。

天下凡案犯之拒捕。必出死力。以不如是。恐不能制勝。則必致成擒也。故蒯升等三人與蒙鼻者鬥。蒙鼻者左衝右突。以死相拚。愈鬥愈形猛厲。三人竟難傷其毫末。未片刻。且俱氣喘汗溢。漸致力不能支。李超更刀法錯亂。進退失措。顏明亦已力盡筋疲。萬難抵禦。蒯升深慮二人有失。思姑縱之使去。然後自遠尾追。以探其歸途焉。往且半途。或遇後應之徐勝。可以前後夾攻。乃其人已一刺刀傷及李超之足。李超卽大呼一聲仆地不起。蒯升顏明大駭。適見徐勝飛風。

而來。刺升高呼。助余。徐勝急擊。軟鞭擊之。恰中其人。之腕。刺刀鏗然墮地。其人始大驚而奔。徐勝俯首拾刀。刺升已與顏明如電掣。風馳遙追而去。

徐勝於地上拾刀起。復扶李超。察視傷痕。見腿際流血殷然。幸創口長僅寸許。深約分餘。未及筋骨。乃以日間身畔所備之刀。削藥撕衣襟一角。裹之。扶令下山。刺升與顏明捨命追賊。約五里許。顏明足力不勝。漸致落後。刺升仍緊隨不釋。後至一山套間。賊忽飛身上樹。由樹巔躍登一絕嶺而去。刺升自度輕身術遠。不如彼不敢再追。默察此間爲斷猿嶺。山徑紛歧。嶺上有荒祠一。昔祀土地。嗣以登臨不易。報賽無人。久成枯廟。賊必棲身其間。惟祠屋共有三楹。不知有無餘黨。更不敢冒險從事。躊躇間。顏明已至。因告以賊已登嶺。應否往迹。或俟來日報縣。後派兵搜捕。顏明以旣得賊巢所在。今夜已不虛此一行。此時宜切戒躁進。免蹈不測。况李超受傷。未知生死。當速返山神廟。省視以免。徐勝焦急。刺升亦深以爲然。於是乃共返山神廟。見李超睡于殿左。受傷尙輕。並無大害。心各稍安。徐勝以所拾之刺刀。出視見刀柄亦鑄有楊柳一枝。與迴波嶼賊人所遺之刀。竟爲一對。顯見此案已有頭緒。彼此心殊默喜。決俟天明。後報縣請兵協同往捕。

(未完)



卓·呆· 密 秘 之 親 母

(上)

鷗夢生在十八歲的一年正是偵探熱達到焦點的時候。他在十七歲以前的幾年內自從看得懂了小說起便終日埋頭在偵探小說中。自己家裏原有的那些偵探小說不消說了。不問新新舊舊他早已看完。其餘他幾位朋友家中所有的偵探小說也都被鷗夢生借去看過。此外是實在沒有的了。鷗夢生也利用着他自己偵探的心得去偵探一家家的朋友那裏曉得確是已把所有的偵探小說盡行給他看過。他又再在四處搜覓實在他所沒有見過的偵探小說也差不多是很少的了。因此他也明明知道中國所有的偵探小說大概已完全在我肚中。從此以後也沒有什麼可以再裝進去了。自今日起必須要把肚中的偵探知識拿出來應用。然而他在極無聊的時候還是要尋尋有什麼舊雜誌或是在裏頭得到些殘缺不全的偵探小說也大足以供他研

究啊。有一天他正在家裏尋覓舊書之際。忽然想起那書廚上面的東西來了。書廚之上。壁間掛着一幅他那已經去世的父親照片。照片之下。書廚頂上。露出一只小小官箱。他却從來沒拿下來看過。記得三四年前。有一日問問母親。箱中藏些何物。他母親那時淡淡的答道。這是我在學生時代的幾冊舊書。藏在裏面。外面灰塵也積滿了。你別去弄罷。鷗夢生一聽。當時却沒去拿下來開看。不過此刻在那無處可尋無物可覓十分無聊之際。倒又想起了母親當時的話來。既有舊書在內。那是我求之不得。保不一定有我搜覓不着的東西在內啊。於是一團高興。立在椅上去把那小官箱捧下來。先用掃帚

掃去了外面的灰塵。然後打開箱蓋。箱內確是有十幾冊舊書和幾枝破筆。他看那舊書時。有什麼蒙學課本。女子尺牘等。都是二十年前之物。一回兒他臉上頓時色喜。竟在下面覓得二冊小說雜誌。叫做「新小說」。也是二十年前的出版物罷。他得意洋洋的一看目錄。果然有一篇偵探小說。叫做「離魂病」。他見了怎麼不喜。即忙去尋那一段離魂病時。忽然發見書中夾着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道。

今日下午。我到張園候你。直守到暮色蒼蒼。還不見你來。你怎麼不來呢。難道前夜一句話就得罪了。你麼不見得罷。這不過

是。我。一。句。戲。言。你。既。是。深。知。我。肺。腑。的。人。諒。來。決。不。致。誤。會。罷。若。是。因。着。這。一。些。兒。小。事。你。便。生。氣。那。麼。我。二。人。的。關。係。就。是。這。三。個。月。可。以。結。束。了。又。何。必。希。望。將。來。無。窮。無。盡。的。日。子。呢。男。女。的。結。合。若。不。把。一。個。愛。字。做。了。前。提。……

鷗夢生看到這裏。一想原來是一封情書。這筆跡也看不出是誰。且看看他的最後。到底是什麼人給什麼人的呢。於是他也就不再細看那信中的肉麻話。忙看那末一張時。只見最後一行寫着道。

憶琴愛鑒

S M

他看到這裏。一想奇了。憶琴不是我母親麼。原

來。這。是。我。母。親。處。女。時。代。的。一。封。舊。信。不。知。這。S。M。是。誰。照。這。信。上。看。來。一。定。是。我。母。親。的。情。人。了。我。母。親。的。情。人。是。誰。呢。必。須。要。曉。得。他。纔。是。鷗。夢。生。想。到。這。裏。恰。巧。母。親。趕。來。於。是。他。好。奇。心。大。發。忙。叫。道。母。親。母。親。你。來。看。件。好。東。西。這。是。誰。給。你。的。你。快。些。說。啊。鷗。夢。生。授。與。他。母。親。看。時。母。親。看。了。一。下。急。忙。將。信。箋。用。手。一。團。就。對。自。己。袋。內。亂。塞。紅。着。臉。說。道。這。些。東。西。你。去。翻。出。來。做。什。麼。真。是。胡。鬧。說。罷。就。此。低。着。頭。去。了。鷗。夢。生。這。個。疑。團。仍。舊。沒。有。解。釋。清。楚。那。裏。肯。干。休。你。想。有。偵。探。頭。腦。的。人。事。無。大。小。肯。不。澈。底。了。結。的。麼。一。定。要。尋。根。究。葉。打。碎。烏。盆。問。到。底。的。忙。

追上去叫道：母親究竟這信是誰給你的？不料母親回轉頭來，臉上現出一種十九個畫師都畫不出的表情來，恨恨的道：「小孩子，你曉得什麼？別來胡纏罷！我不知道說罷！」伊回到房中去了。

鷓夢生看着這種情形，好生奇怪。啊！母親爲什麼不肯說出這寫信的人來？那可見一定是伊從前說不出的情人了。情人的別名叫 S. M. 那麼 S. M. 究竟是何等樣人呢？我必定要查一個明白纔是待我利用着我的偵探頭腦。先把我母親的情人是誰？掣來偵探出來罷！我自從六歲喪了父親，母親其時還只有二十八歲。那麼或者是伊孤孀時代的情書也，論不定啊！若是如此，我更應當從速偵探了。我不把母親的

情人偵探出來，我既對不起已故的父親，我又太辜負了我自己。這未來的大偵探家了。我現在且拋棄了一切事情，一心灌注在這一件偵探案上去罷。

(中)

鷓夢生既要從事偵探母親昔日的情人 S. M. 是誰，他想從那裏入手呢？很難很難。家裏的事物我差不多沒有不曉得的了。還可以在什麼地方去探索呢？但這既是母親的祕密，只有從母親的祕密上着想。母親所有的東西內，却有一件東西仍很祕密，從沒放我看過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伊藏在第三只箱子內的一只首飾匣裏頭，除了首飾之外

必定還有其他秘密東西。否則何必對我。只是秘密着呢。伊既秘密着。其中定有秘密待我來偵探。一下罷。有一天他母親從清早起。就到母親家裏去了。要晚上纔回來。鷓夢生便預備從事偵探了。先把房門關着。第一重難關是開那箱上之鎖。又不能叫銅匠進來的。那是王媽。第一個先不答應。啊。幸虧鷓夢生有偵探的天才。便拿一塊破棉花來向鎖門內一層一層的亂塞進去。塞到其時。那鎖簧一軋。緊居然鎖就開。咧。鷓夢生第一步成功了。心中暗暗歡喜。打開箱子。取去幾件衣服。就捧出那首飾。拜匣來。幸虧拜匣沒有鎖着。拜匣之中果然首飾占多數。順便又發見了兩樣秘密。一樣是去年鷓夢生

定親他母親。只肯用一只小的金如意。說還有一只大的。已經在十年前兌去。那知這是推託。那大的還好好的在匣內。再有一個銀行存摺。上半年鷓夢生要購發財公司股票。時母親說銀行中只剩三百元。要留着防防急用了。那知不然。實在存摺上還有七百四十二元八角。咧。現在一齊曉得了。鷓夢生雖沒發見母親的情人。也意外的得到這兩項秘密。怎麼不喜。不過此外。竟找不到什麼關於情人的證據。豈料最後在匣底得到了一件大大的證據。你道是什麼。情人竟發見了。非但見他的東西。他的筆跡。連他的面貌都瞧見了。原來在匣底得到一張照片。是一個

二十歲光景的美少年後面寫着「S.M.於癸巳中秋日攝贈憶琴」十二個字這還不是情人的鐵證麼細看他面貌時却實在不認得不過好像自己的腦海中並非完全與他不曾見過暗想必定在我幼時他到我家裏來過的然而鷗夢生雖是得到了這證據還是不能曉得他是個什麼人單單知道他別號叫S.M.面貌是這麼樣的罷了但是此乃二十年前的舊照現在此人的面貌一定有變動了叫我那裏尋覓得到本人呢

(下)

鷗夢生自從這一次搜查之後即將照片藏在懷中以便隨時偵探在母親面前仍舊裝做無

事好在取去了這照片他母親也一時未必會曉得即使曉得了也未必開得出口因此鷗夢生很放心只是把這照片做了線索把那所見的情書做了參攷天天在那裏操着偵探的心思睜着偵探的眼光要想查一個水落石出他暗想有一日能夠把母親的情人捉到那我立刻有了反對伊的利器可以要求將伊從前自己一個人作主替我訂的楊家那頭親事取消我要與我那心上人朱素娟結婚了到了那時節還怕我母親不答應麼鷗夢生着着注意處處留心打算先從親戚中幾位老前輩處去探探口氣或者他們會有些眉目也說不定然而他連去訪了

三。四。位。老。長。輩。有。意。與。他。們。談。談。他。母。親。年。輕。時。的。事。他。們。雖。有。人。說。你。母。親。在。學。校。中。的。時。節。聲。名。很。大。竟。有。人。稱。伊。是。女。界。之。花。鷗。夢。生。一。想。有。些。意。思。了。那。知。他。們。的。話。就。是。這。一。點。兒。以。後。沒。有。咧。於。是。他。很。悵。悵。一。點。也。得。不。到。什。麼。有。一。天。鷗。夢。生。在。家。裏。悶。坐。忽。然。有。一。位。舊。同。學。張。君。來。訪。他。手。裏。拿。着。一。冊。舊。書。說。道。我。昨。天。覓。得。一。樣。很。有。趣。的。東。西。在。此。你。一。定。喜。歡。的。你。從。前。不。是。常。對。我。說。過。你。令。尊。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家。不。幸。短。命。而。死。所。留。在。世。上。的。著。作。不。多。你。打。算。一。把。他。收。集。了。彙。刊。成。一。種。遺。著。的。麼。鷗。夢。生。道。是。啊。可。惜。我。費。了。幾。年。辛。苦。僅。得。到。六。七。篇。東。西。我。想。決。計。不。止。這。

一。點。罷。張。君。點。頭。道。是。的。是。的。我。今。天。就。來。給。你。一。個。消。息。你。看。這。一。冊。舊。雜。誌。不。知。叫。什。麼。連。封。面。也。失。去。了。我。昨。天。纔。從。舊。書。攤。上。買。得。裏。頭。有。一。篇。令。尊。的。小。傳。載。着。很。詳。細。啊。你。看。你。看。張。君。說。時。就。在。那。一。冊。舊。雜。誌。中。尋。出。一。篇。青。年。天。才。文。學。家。馬。笙。伯。君。小。傳。遞。給。鷗。夢。生。觀。看。鷗。夢。生。便。細。細。看。時。只。見。上。面。載。着。道。

今。日。文。壇。中。最。足。驚。人。之。事。非。青。年。天。才。文。學。家。馬。笙。伯。君。之。突。然。出。現。乎。然。馬。君。作。品。之。入。我。文。壇。實。不。自。今。日。始。諸。君。知。數。年。前。之。文。學。雜。誌。耶。該。雜。誌。中。凡。署。名。S。M。之。文。學。皆。馬。君。弱。冠。時。之。試。作。……

鷓。夢。生。看。到。這。裏。一。時。呆。了。紙。面。上。的。字。糊。塗。起。來。咧。一。回。兒。他。從。身。邊。摸。出。那。張。照。片。來。對。那。書。廚。上。面。父。親。三。十。歲。的。放。大。照。片。比。比。却。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些。相。似。了。最。不。同。的。地。方。自。然。是。父。親。二。十。五。歲。出。天。花。時。得。到。的。一。臉。麻。子。更。足。以。把。十。年。前。後。兩。個。照。片。變。化。得。宛。若。二。人。了。然。而。眼。睛。中。的。神。實。在。是。相。似。的。鷓。夢。生。暗。暗。歡。喜。道。不。料。我。第。一。次。學。做。偵。探。就。探。出。一。件。大。祕。密。來。原。來。我。母。親。的。情。人。就。是。我。的。父。親。哈。哈。我。倒。最。好。希。望。他。是。另。外。一。人。啊。

偵探雜談

煙橋

▲偵探與眼線 或問何以稱偵探曰眼線。余曰眼也者。僅憑觀察。殊少學識。線也者。誘引入彀。時有羅織。與其蒙偵探之假面。無甯稱眼線之名。實相副也。

▲偵探與捕快 有與偵探相類而實非者。為捕快。其格更下。幾如獵犬。故諺云「捕快賊出身」。蓋彼惟矚其故舊之隙。而乘之。同類相殘。與獵犬何以異。然而破巨案。非眼線為之蹤跡。捕快為之拘執。不為功。以語偵探之術。必啞然失笑。



古塔上

(協作探案之一)

小·青·



這是英國彌斯敦的名著內中有三個主角。一個是擊劍師。一個是女偵探。還有一個是爬高人。他們合在一起。經歷了許多離奇冒險的案子。所以叫做協作探案。乃是偵探小說中別開生面的作品。一組共有六篇。以後當按期譯刊。

譯者識

上

中。的一個少年。鬪過一次劍。從我的面前擦身走過。一手
那一次鬪劍。就爲着凱蒂的。挾着一本書。一手牽着一隻
緣故。可是直到現在。已隔了。鉅價的小犬。當伊。接近我的
兩個冬天了。這時我正坐在。身旁。時。伊的美麗的長衣。受
的清晨。曾經和那奧國軍營。李列敦公園的草場上。伊打。着。那初夏時。微風的吹拂。直

飄。在。我的。膝。蓋。上。面。同。時。還。覺。得。一。陣。馥。郁。的。香。氣。直。刺。我的。鼻。觀。我。任。伊。過。去。並。不。和。伊。招。呼。爲。甚。麼。呢。原。來。我的。外。褂。不。但。式。樣。過。時。而。且。也。舊。敝。不。堪。了。我。來。自。己。介。紹。罷。我。名。字。叫。做。聶。格。耳。乃。是。一。個。擊。劍。師。在。這。個。時。候。我的。技。術。正。像。垂。熄。的。餘。燼。早已。不。時。行。那。麼。我。所。以。這。樣的。做。服。狼。狽。也。不。必。我。自。己。解。釋。了。這。時。候。凱。蒂。忽。旋。轉。頭。來。我。們。的。眼。光。就。接。觸。

了。伊。叫。了。一。聲。聶。格。耳。便。走。過。來。和。我。握。手。伊。的。眼。光。中。含。着。懽。樂。的。微。笑。直。足。以。使。我的。精。神。鼓。舞。起。來。伊。就。在。我。坐。的。一。隻。椅。子。上。坐。下。便。作。回。想。狀。說。道。「唉。我。們。分。別。以。來。不。是。兩。三。年。了。麼。我。的。朋。友。你。現。在。幹。甚。麼。事。呀。」我。應。道。「我。麼。還。是。像。從。前。一。般。啊。在。那。倫。敦。附。近。的。僻。鄉。中。收。幾。個。學。生。教。他。們。弄。那。沒。有。趣。味。的。擊。劍。玩。意。兒。咳。不。必。說。起。罷。但。你。呢。可。

是。仍。舊。」我。把。聲。音。放。低。些。又。向。四。周。瞧。瞧。續。道。「你。可。是。仍。舊。做。那。外。國。政。府。的。偵。探。麼。」凱。蒂。嘆。息。道。「不。是。我。早。已。不。幹。了。也。可。說。我。是。被。那。大。戰。淘。汰。的。你。不。要。笑。現。在。我。正。是。狼。窮。呢。」我。道。「那。真。奇。怪。了。我。此。刻。也。一。樣。很。窮。啊。」於。是。我。們。大。家。笑。了。一。陣。凱。蒂。繼。續。道。「我。現。在。是。一。個。失。業。的。人。我。曾。想。過。若。使。把。我的。技。能。供。獻。到。警。察。界。裏。去。也。許。可。以。

當一個女偵探。可是這算不得生利的事。假使我們倆能夠把彼此的技能互相聯合着。那當然可以幹一些事。不知道你可贊成麼？」我答道：「這果然是一個好意見。可是也不容易實行啊！——你手裏的一本甚麼書？」凱蒂道：「這一本書名叫『高峯歷險記』。就是那著作者德利富送給我的。他現在也在李列敦。我本來和他相識的。照目下的情勢說。他和我們正

處着同樣的地位。原來他所有的一種技能。此刻也一樣不能生利了。」我道：「他有甚麼技能？」凱蒂道：「他是一個天生的爬山人。如果你能夠說出甚麼他沒有爬過的高山來。他一定很感激你。但此刻他也交了厄運了。誰再願意出錢教他爬山作引導呢？這一本就是他新近出版的書。內中都記着歷險的事蹟。他是一個大膽的冒險家。從那廠屋的尖頂起。到那

喜瑪拉雅高峯山。他都經歷過。因此這書的內容實在是。很動人的。——唉。他在那裏走過來了。」我和德利富從來沒有見過面。這時凱蒂給我們介紹了一下。便說道：「他是一個擊劍家。我最佩服他的劍術。」德利富作抱怨聲道：「先生的技術果然精。可是也敵不過運神罷。我正和你同情呢。」凱蒂忙用別的話岔開道：「我們正談論你所著的書。我的意思。我們

的技能分着。既然不能夠生利。還不如彼此合攏來協作。也許可以成些事。德利富你可贊成麼？」德利富聳一聳肩道：「協作麼？這不是一個幻想罷。」凱蒂道：「你別這樣說。如果我們得到一條路，就可以着手進行了。」我這時禁不住插嘴道：「你們要着手，我却有一條路。因我近來正經着一件奇怪的事。這事新聞紙上也曾載過。至今還懸疑沒有結果哩。」凱蒂

張大了眼睛，似乎很注意問道：「甚麼事？」我道：「就是那派雷磨坊中的槍殺事。」德利富攬言道：「啊，那派雷磨坊麼？我知道的那裏還有一個高塔呢。」我道：「正是。就是那個磨坊主人，此刻正在處在嫌疑的地位。他在第二次開審的時候，正準備拼命辯白呢。」凱蒂道：「這樣的事，正是我們的好機會。今天晚上，我們一同在餐席上細細的談可好麼？」我聽了，偷

眼瞧瞧德利富，他也正同樣的瞧着我。我們倆彼此都很明白。原來我們的寓所實在不足以請客。凱蒂却很知趣，伊就自己作東，請我們往伊的寓裏去晚餐。

晚飯過後，我就開始陳說我的故事道：「那磨坊主人沃門司，乃是我的朋友。我曾到他家裏去作客。他家的住屋和他的磨坊距離很近。那天我覺得沃門司的心緒非常憂鬱。一則剛逢着他妻子死

期的一週年一則爲着他磨坊中的工人們真和他發生的衝突的事當那怪事發生的晚上我和他兩人在餐室中吃晚飯餐室中的器物都是很古舊的而且地位很寬廣燭盤上雖燃着七枝蠟燭燭光却照不到室的四隅因此憧憧的黑影便充滿着四壁見了教人很心悸這是我到了他家以後的第一次晚餐我坐在餐桌上因着這冷寂可怖的景象精神上覺得很

不安寧還有那傳餐的侍者也顯着冷冰冰的態度見了越覺得寡權沃門司和我談論工人們衝突的事他說他們正準備罷工要挾又說那工人的首領叫做亨利斯他說到這首領的名字時眼睛中射出含怒的光采又握拳擊着桌顯見是十二分銜恨他這樣的談論我當然是不願意多聽的於是他談話的題目改變了說到他已死的妻子上去他本來是很愛伊

的那時追想伊的生平便引起了無限的傷感我聽了這話便表示我懇切的同情安慰他幾句他忽的立起身來開了一口小廚取出一隻銀質的小匣子來匣中都藏着他死妻的飾物這是他特別珍重的他一件一件取給我瞧我見內中有一粒不曾鑲嵌的紅寶石那東西非常美麗我不禁取在手中把玩着沃門司說道「這一粒寶石在那許多飾物裏面可以算

得最貴重些。他的重量竟有十二個克拉。顏色既然動目。又沒有一些斑瑕。我想我再不應該放在這餐室中——那時候忽然有一種奇怪的聲音不由的使我跳起來。那聲音不像笑也不像哭進了。我的耳朵差不多使我毛髮都豎起來。我覺得那聲音好像就在一扇室門外便突的奔過去開了門。門外是一個寬大的客廳。點着一盞油燈。幽暗的燈光照見許多古舊

的陳設和一個黑越越的樓梯的甬道。此外却瞧不見甚麼。我重新回到餐席旁。見沃門司仍舊安坐在那裏。他向我道：「你如果常住在這裏。不時要聽得這聲音呢？」我問道：「沃門司這是甚麼聲音呀？」他答道：「唉。這個問題別說你哩。就是比你更聰明的人都不能夠解釋的。」一回兒我們就彼此歸睡。我很誠懇的向沃門司陳說。教他不要把那珍飾匣子放

在餐室中。他也很贊成。隨手將匣子鎖着。挾在肘腋下。聲音將藏在他的臥室裏。去這一着是很緊要的你須注意。着但是我進了臥室。一時還睡不着。就靜悄悄看了。一個鐘頭。書我見那清冷的月光從窗口中透進來。窗外沒有一些風。只見那繞屋的白楊。森森的立着。此外還瞧見幾所草舍和那磨坊的工場。接連着。至於工場的一旁。就是那座高聳的古塔了。論這屋

子的四周本沒有甚麼好風景。因想到我在這裏來作客。實在是教人掃興的。這時間猛聽一個人的呼叫聲。直把全屋都震動了。接着又聽得那非笑非哭的怪聲。使我第二次顫怖起來。這兩種聲音一過。繼續而發的。還有一個銳利的手鎗聲。我立刻從臥室中奔出。尋得了樓梯。三腳兩步的衝下去。到了客廳裏。面便瞧見一個可怖的景象。沃門司一手裏執一枝點着

的蠟燭。一手裏却是一枝手的鎗。鎗口裏還有餘煙繞着他。的旁邊。却另有一個人直僵僵的躺在漆黑的地板上。原來那人已彈穿了心窩。打死了。在這個時候。有兩個僕人也慌忙趕來。他們和我一樣。瞧見沃門司站在那已死的亨利斯身旁。手中却執着殺人的手鎗。這手鎗後來經人證明的。確是沃門司的東西。情節既然如此。那案子不消說。要歸罪於沃門司了。因爲

他和亨利斯的惡感。大家知道的。並且有人聽得他說過。亨利斯如果煽動工人們和他發生惡感。他一定要用手槍打死他。可是沃門司還竭力否認。他說那天晚上他也因着聽得了聲音。才走到客廳裏去。當他到的時候。瞧見亨利斯正在跌倒。同時那裏還有第二個人。正和亨利斯在一起。那人的體格很短小。彷彿是駝背。還見他臉上有黑鬚。據沃門司的辯證。那

個短小的人立刻丟着手槍。從開着的窗口裏逃出去。倉皇中沃門斯拾起手槍滿擬向那逃走的人發一彈忽而又變了意思竟回身來瞧那被害的人據沃門司自己說那時他的神志已錯亂不能夠自制他的舉動了他雖然這樣說究竟也不容易翻案因為那時也曾設法尋覓那駝背人的蹤跡可是終尋不到因此大家覺得沃門斯的辯證是虛偽的至於亨利斯

半夜裏走進他的屋裏去原也不應當他的目的也許是含着犯罪性質的據情勢上着想大半是偷盜但是無論如何他終被手槍打死了。」我說的故事這時略停一停。凱蒂便取出一匣紙煙來授給我說道：「你可知道你的朋友沃門司的手槍本來藏在那裏的？」我道：「就在客廳中的一隻桌子抽屜裏據他說那個不知誰何的駝背人一定就從那抽屜裏取出

來的。」凱蒂道：「那人取了手槍就在沃門司的屋中打死了他的同伴麼？」我說道：「是啊但是這一着我固然也不能不有些懷疑。」凱蒂道：「還有那隻珍飾匣子呢？」我說道：「仍舊在沃門司的臥房裏好好的鎖着。」凱蒂道：「那末你聽得的兩次怪聲又怎樣解釋呢？」我道：「那可怖的聲音我想就是祕密的根由你如果能把這一個疑團根究明白其餘一

切便都可以解決了。」我們談時德利富已打過一兩次呵欠。這時立起身來走到一隻安樂椅旁。坐下來伸一伸腿。緩緩吸煙。凱蒂問道：「你對於這一件事。可是不注意麼？」德利富作荷荷聲道：「我覺得值不得注意。」凱蒂又問道：「你想亨利斯的死。可就是沃門司開槍打的麼？」我道：「我並不這樣想。」凱蒂道：「那末他所說的另有一個駝背人。你相信麼？」我應道：「不錯。我相信的。」伊道：「你現在還相信這一樁事麼？」我道：「我以為這一樁事現在却越發真確了。」伊道：「聽你的口氣。莫非那駝背的人已經被人尋到了麼？」我道：「正是。他昨天才被人發見的。但已經死了。他死在一個磨坊相近的池沼裏面。」凱蒂道：「他可是就在開槍打人的那夜死在那裏的麼？」我道：「不是。他被人發見的時候。淹在水中。至多不過兩三個鐘頭。」凱蒂道：「照這樣說。當他行兇以後。還曾在甚麼地方藏匿過的？」我道：「大概如此。但自從他的屍身發見以後。沃門司的嫌疑已經輕了些。所以他此刻已經被人保出來了。」凱蒂道：「那個發見的屍首。可有人認識麼？」我道：「沒有。」伊道：「他是被人丟到池沼裏去的麼？」我道：「不是。」伊道：「那末他是自殺麼？」我搖頭道：「也

不見得如此。」凱蒂道：「這就奇了。到底怎樣一回事呀？」我道：「你覺得可奇麼？其實還有更不可解的地方哩。原來那池沼裏水的深淺不滿四尺。若說他是被人謀害而丟下去的身體上，却沒有一些傷害的痕跡。若疑他自殺，那也有一個相反的疑點。因為那池沼的四周都是軟泥。假使有人自願走到池裏去覓死，那泥上當然不能沒有足跡。況且死者足上還穿

着一雙厚底的靴子。論勢那池周的溼泥上面，如果有人走動，無論死者的厚靴，即使婦女們的拖鞋經過，也必要留下跡印。現今已有人仔細驗過，竟絲毫沒有痕跡。更沒有甚麼用武爭鬪的跡象。這就是最奇怪的一點。你想想，怎樣可以解釋呢？此外那死者的右手，中還緊緊握着一根銹廢的短鐵條。也不知他，有甚麼作用。請你們大家想一想罷。」我的說話剛完，忽

見德利富插口說道：「他一定是從高塔上跌下來的。」我笑道：「你猜得果然很有意思。可是還欠近情些。因為那高塔和那池沼距離很遠呢。」德利富問道：「有多少距離？」我道：「我隨便猜猜。至少總有三十尺寬。」德利富不知咕嚕些甚麼，並沒回答。凱蒂接言道：「即使如此，那人又爲甚麼要爬到塔上去呢？因據聶格耳所說的故事，和那古塔又有甚麼關係。」

呢。」這一個問題。到底沒有人回答。大家便靜寂起來。德利富又作怨厭聲道。「我們難道不能尋一個有趣的問題談談麼。」凱蒂忙向我道。「不要聽他。我們對於這一件疑案。一定要根究一個明白。你可能領我往派雷磨坊裏去麼。我很願意往那裏去偵察一下。」我道。「很好。」伊道。「我們甚麼時候去。」我道。

趁八點半的車哩。」凱蒂道。「那真很好。德利富。你可願意和我們一塊兒去麼。」德利富搖頭道。「你們去罷。我喜歡在這裏再勾留一個鐘頭。我想你不會討厭罷。」於是廿分鐘以後。我和凱蒂二人就動身往派雷磨坊裏去。

下

在這慘怖的境地中。以便減輕他的憂傷。但那管家婦和伊的丈夫。仍留在宅中看守。他們都認識我的。所以就招待我們進去。凱蒂走進了餐室。並不覺得注意。隨即到了毗聯的大客廳裏面。伊知道這就是發案的所在。略加察視。可是也不多留。因向我道。「現在請你領我到那駝背人溺死的池沼邊去罷。」我們到了池旁。從微淡的月光中。瞧去。見那灰暗的池面靜

止不動池邊一兩株赤楊也。沈沈垂着一些沒有生氣。我們沿池走了一個圈子池岸上的足影果然印得很深。凱蒂向我道：「聶格耳你且把池沼和古塔中間的距離仔細數一數到底有幾步。」我答應着就從池邊動脚走了二十步到一垛磚牆面前牆的那一邊就是那一個磚砌的古塔。可是牆上有一扇關鎖的鐵門我不能進去。那距離約再有十五步遠。因回

報。凱蒂道：「三十五步。」凱蒂答應了一聲又向左右兩面瞧了一瞧說道：「那水中的屍身在甚麼時候被人發見的。」我道：「破曉以後就發見的。」凱蒂道：「這樣可知那人一定在夜裏跌下去的。但是前天晚上的氣候怎樣。你可還記得麼？」我追想了半分鐘答道：「前天晚上有大風你大概也記得罷。」凱蒂道：「不錯這問題已解決了我們進去罷。」我道：「

請你原諒我的愚蠢你說已經解決的問題究竟是甚麼問題。」凱蒂道：「德利富的見解我起先還以為是一個疑問。此刻却已明明證實了。原來那人果真是從塔頂上跌下來的。」我驚訝道：「當真麼？」凱蒂道：「真的因為我在那德利富所著的一本『高峯歷險記』上讀過一段理論據說凡係高塔和高烟窗經了大風的吹壓也時時搖動的塔與烟窗的高度

越。高。搖。動。也。越。發。厲。害。所。以。凡。有。二。百。呎。高。度。的。高。塔。搖。動。的。距。離。竟。有。二。呎。寬。因。此。當。那。人。爬。上。塔。頂。的。時。候。塔。正。受。風。搖。動。那。人。偶。然。失。足。就。墜。到。池。沼。裏。去。若。照。德。利。富。的。理。解。古。塔。和。池。沼。雖。然。有。這。樣。的。距。離。事。實。上。也。可。以。合。了。」我。道。「這。個。理。解。你。已。經。確。信。了。麼？」凱。蒂。道。「是。呀。其。實。除。此。以。外。你。即。使。費。一。年。的。腦。力。保。你。想。不。出。別。的。理。解。別。的。莫。說。但。瞧。

那。池。岸。的。四。周。沒。有。一。個。足。印。已。可。見。除。了。德。利。富。的。理。想。再。沒。有。別。的。路。了。」我。道。「那。末。那。個。可。憐。的。駝。背。人。在。那。深。夜。大。風。之。中。又。爲。着。甚。麼。要。到。塔。上。去。呢？」這。一。個。問。句。凱。蒂。也。回。答。不。出。伊。只。聳。了。一。聳。肩。就。同。我。回。進。屋。中。我。又。問。道。「還。有。一。層。他。又。爲。甚。麼。要。打。死。亨。利。斯。呢？」凱。蒂。道。「這。一。着。我。還。不。能。確。知。但。就。情。勢。推。度。那。個。溺。死。的。人。似。乎。和。亨。利。斯。

一。同。來。到。這。裏。據。沃。門。司。說。亨。利。斯。的。死。就。是。這。個。溺。死。的。駝。背。打。死。的。這。話。我。也。相。信。後。來。這。個。不。知。誰。何。的。駝。子。重。新。又。到。派。雷。磨。坊。裏。來。那。時。他。竟。悄。悄。的。爬。到。高。塔。上。去。不。料。竟。因。此。遭。着。了。慘。死。這。案。的。情。節。大。概。如。此。但。內。幕。中。的。情。形。此。刻。還。不。能。知。道。哩。」我。們。回。進。了。餐。室。我。正。在。那。裏。擦。火。點。蠟。燭。忽。聽。得。一。陣。似。笑。非。笑。的。慘。叫。又。使。我。心。房。突。突。震。動。起。來。

同時又聽得凱蒂喘息的聲音似乎也非常驚恐我竭力制止我顫動的手指點上了蠟燭舉燭一照忽見牆壁上的一個鏡架上面立着一隻墨黑的怪物原來是一隻龐然的大烏鴉這樣的大物我生平實在沒有見過那時他張着發光的怪目耽耽向我們瞧着同時又發了一聲怪叫真足以使人驚怖我因向凱蒂道「現在我明白了原來當那發案的晚上我聽得

的兩次怪叫就是這個東西在那裏作祟」說時我舉拳向那烏鴉揮着道「你這可殺的怪物」那大鴉也不很客氣張開了利喙似乎要向我們撲來凱蒂忙止住我道「你不要激怒他」說着便向室門退去那時那管家婦也走進餐室中來見狀便呼道「唉約瑟快下來」伊走到鏡子面前那隻大鴉果然張翼撲了一撲就飛到管家婦的臂上停着伊就告訴我們道

「這烏鴉喚做約瑟乃是密斯脫沃門司的愛物他已養這東西多年故而非常馴服但每逢有外客到來這東西就要發怪叫嚇人沃門司非但不以為忤却反而借此取樂因此來客們如果不知道情由的沃門司也始終保守秘密從來不輕意告訴人的」管家婦說完就帶了那可憎的烏鴉出去凱蒂在伊後面跟着只留我一個人餐室裏面我因回想到我前

次的恐怖。只是那烏鴉的緣故。現今想來。小題大做。未免有些慚愧。一回凱蒂已回進來。作驚喜聲道。「我已問過那管家婦。據說這餐室中裝着一個電話呀。你瞧那裏不是一隻電話箱麼。」伊便走到牆角裏。急忙搖動電話的鈴。我很詫異。不知伊爲甚麼這樣。只聽得伊問道。「你那裏可是哈羅旅館麼。我是密斯凱蒂。就住在你家五十八號。客室裏——正是五十八號。」

古塔上

我想我的憩坐室裏有一個男客。留着請你替我去叫他一聲。我等他來談話。」我越發驚訝起來。原來那天晚上我們就在凱蒂的哈羅旅館裏一同進晚餐的。現在伊所說的男客一定就是德利富。伊要和他說甚麼呢。這時凱蒂手中握着聽筒。伊的尖鞋却不住在地上擊着。伊喃喃自語道。「我希望他還沒有回去。假使他已——呀。德利富是你麼。很好。我是凱蒂。我們

現在在派雷磨坊的沃門司住宅裏。我請你卽刻就到這裏來。甚麼你覺得疲倦麼。不要胡說。你還是快些動身罷。如果沒有火車。你可以僱一部馬車來。你到底不願意來麼。那末我老實對你說。我現在請你來。就要你爬到這裏的一個古塔頂上去。你如果不怕冒險。請你不要耽擱罷。德利富你——」凱蒂將聽筒放好。笑着道。「他一聽得教他爬到高頂上去。諒必已急

急動身來了。」我還是懷着疑團。正待究問明白。那管家婦忽送進兩杯熱咖啡來。我只能忍耐着。直到伊走出去後才開口問凱蒂道：「你不是說要教德利富爬到塔頂上去麼。在這樣黑夜之中。他如此。你不是要送他的性命麼。」凱蒂似乎不悅道：「聶格耳。我想你還是少開口的。爲妙。因據我的意見。那不幸的慘劇和沃門司所以處於嫌疑地位。若使根究原因。都

因著你一個人的緣故。你覺得詫異麼。姑且等一等。少停。我解說給你聽罷。」德利富到的時候。已在半夜時分。他的精神很健旺。似乎並不覺得爬塔的可畏。我們三個人尋得了一部梯子。跨過磚牆。直走到古塔旁邊。我在塔下底向上一望。雖然有些月光。却似覺得高巍巍的。非常可怕。一想到爬緣上去。直到高頂上面。便覺得有一股冷氣。直從我的脊梁上下

去。古塔的一面。本有一隻鐵梯。可是非常陳舊。好似已久。不經用了。德利富仰面望了。一望。便把大衣卸下。很自然的問道：「我到了頂上。又怎樣呢。」凱蒂道：「那時。你不論瞧見甚麼。就把他拿下來好了。」德利富點點頭。就攀着梯子上去。我見他的身體輕捷。正和水手們爬桅桿。彷彿他的身體越上越小。我的心跳動也越發加速。他爬到古塔上突出的部分。忽而



停止了。凱蒂喃喃說道：「那裏的鐵梯也彎出外邊來。他要上去不能不借重他的腕力了。」我瞧着非常心悸。要想回頭去不瞧却又不能自制。凱蒂忽呼道：「他下來了。爲甚麼呀？莫非有甚麼變端麼？」我不由的失聲道：「謝天。」不一回德利富果然平安爬到地上。作荷荷聲道：「那裏有一個阻礙。你瞧那梯上向外突出的部分共有六級。向上的第五級已經斷

去。此。刻。已。不。能。上。去。了。」我
一。聽。這。話。瞧。瞧。凱。蒂。知。道。伊。
這。時。也。已。理。會。原。來。那。溺。人。
手。中。的。一。根。銹。鐵。條。一。定。就。
是。那。斷。下。的。梯。級。這。就。可。知。
當。他。吊。在。那。一。級。的。時。候。梯。
級。忽。然。損。斷。他。也。就。跌。下。來。
了。凱。蒂。向。德。利。富。道：「那。麼。
你。這。一。次。可。就。算。失。敗。不。能。
上。去。了。麼？」德。利。富。道：「我。
何。曾。承。認。失。敗。現。在。須。要。一。
條。堅。粗。的。繩。重。新。要。上。去。哩。
」說。着。就。向。四。面。瞧。着。果。然。

在。塔。的。一。面。被。他。尋。得。了。一。
條。繩。他。又。說。道：「我。現。在。上。
去。將。繩。的。一。端。擲。在。最。高。的。
第。六。級。上。隨。即。打。一。個。結。我。
就。可。以。越。過。那。一。個。空。級。吊。
升。上。去。那。最。高。的。一。級。雖。然。
突。出。得。很。遠。但。我。自。信。能。夠。
揉。升。上。去。還。不。至。於。十。分。費。
力。」我。不。禁。駭。怖。道：「但。假。
使。這。一。級。也。像。下。面。的。第。五。
級。那。麼。吊。不。住。而。損。斷。那。又。
怎。樣。呢？」德。利。富。向。我。冷。冷。
的。瞧。了。一。眼。說。道：「先。生。你

怎。麼。說。這。樣。沒。趣。的。話。」我
正。回。頭。向。着。凱。蒂。要。想。教。伊。
阻。止。他。一。霎。眼。德。利。富。却。已。
重。新。上。去。那。時。凱。蒂。的。臉。色。
在。月。光。中。瞧。視。也。很。灰。白。伊。
安。慰。我。道：「聶。格。耳。你。別。害。
怕。他。是。爬。高。的。專。家。這。事。有。
沒。有。危。險。他。自。己。應。當。知。道。
的。」我。更。仰。面。瞧。時。德。利。富。
早。已。爬。到。了。斷。級。的。部。分。那。
時。他。已。離。地。二。百。多。呎。早。已。
超。出。一。切。樹。梢。和。屋。尖。德。利。
富。正。停。在。那。裏。把。他。手。中。的

粗繩用方向上面丟擲丟了。四五次才穿過了上面的第六級。接着他似乎在那裏用力打結一回兒。結已打好。他正準備揉升的當兒。繩的一端忽然從他手中失去。於是那繩虛懸在沈靜的空氣中。靜止不動。他一手攀着鐵梯。一手伸出去撈繩。可是繩和手的距離還遠。到底把握不着。他想了許多方法。終沒有效驗。於是他彷彿發狂似的。竟想脫身跳過去取繩。我見

了這種情狀。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暗想他這一跳。實在是把性命做兒戲。萬一握不着繩墜身下來。不消說要變成齏粉的。因此當他擦着兩隻掌心預備躍跳的時候。我不禁拉着凱蒂的手臂喊道：「走開些。不要站這裏。」凱蒂顛聲道：「聶格耳。你不要這樣。」同時伊也不由的失聲驚呼。我再一仰頭。原來德利富果然不顧性命。已經搶得了那條繩子。正自

蕩蕩漾漾的在那裏揉上去。了。十五分鐘以後。我們三個人已回到了餐室裏面。德利富解開衣鈕。從他的胸襟裏面摸出一件東西來。這東西就是他在古塔頂上取得的。乃是一個很大的鳥巢。巢的構造材料固然是些草繩樹枝等類。並沒有希罕。可是巢中却有幾種奇怪的東西。內中有兩隻銀子的茶匙。一把鍍銀的叉。一條玻璃的小項串。

一塊斷片的洋鐵和一粒不曾鑲嵌的紅寶石那寶石足有十二個克拉的重量並且明淨無瑕實在是非常美麗的凱蒂將寶石取近燭光石色忽變成火紅伊問我道「聶格耳那晚沃門司給你瞧的那一塊寶石可就是這一塊麼」我這時驚異出神期期然答道「是的是的」凱蒂道「那末這案子的祕密已完全明白了你聽我說那天晚上亨里斯和他的不知

姓名的同伴從那大客廳的窗口中偷走進來他們進來的目的大概就想偷竊那隻珍寶匣這匣子就是沃門司在晚餐以後取出來給你瞧的

他曾告訴你說那匣子本來藏在餐室裏面這一著亨里斯一定知道因此他——我攬言道「但那匣子到底不在那裏我不是對你說過沃門司聽了我的提議將匣子拿到臥室中去事後瞧視仍

舊好好的鎖著麼」凱蒂道「不錯但你還說當你把寶石取在手中的時候忽而聞得怪叫的聲音不由的使你驚駭我想那時你聞聲奔到客廳裏去倉皇中寶石就從你的手中落下這事不但沃門司並不知道你自己也沒有覺得後來亨里斯和他的駝背的同黨偷進了大廳等們放出燈光或電筒的時候一定先照見你遺在地上的寶石於是他們中的一人必

就。把。寶。石。拾。起。同。時。他。們。也。許。聽。得。沃。門。司。在。樓。上。走。動。的。聲。音。亨。利。斯。大。概。必。知。道。沃。門。司。的。手。槍。藏。在。客。廳。的。桌。子。抽。屜。裏。那。駝。背。人。就。立。刻。把。手。槍。取。了。出。來。這。時。候。我。記。得。你。對。我。說。過。你。又。聽。得。第。二。次。怪。叫。那。不。消。說。就。是。那。位。約。瑟。先。生。的。作。崇。然。因。此。可。知。這。老。先。生。當。時。也。一。同。在。場。他。瞧。見。了。那。火。光。中。閃。爍。的。寶。石。就。飛。上。去。啄。奪。果。然。被。他。啄。住。但。當。他。重。

古塔上

新。從。窗。口。中。飛。出。去。時。亨。利。斯。的。同。伴。必。因。着。驚。慌。的。緣。故。向。他。發。了。一。槍。不。料。槍。彈。沒。有。打。着。烏。鴉。却。中。了。亨。利。斯。的。心。窩。就。立。刻。倒。地。這。時。沃。門。司。已。趕。下。樓。來。那。駝。背。人。便。丟。了。手。槍。逃。去。到。了。外。面。他。必。定。瞧。見。那。烏。鴉。正。飛。向。塔。頂。上。去。他。料。想。塔。上。總。有。烏。巢。又。見。塔。旁。有。一。隻。鐵。梯。就。蓄。了。爬。到。塔。頂。上。去。覓。石。的。意。念。故。而。過。了。幾。時。他。便。悄。悄。的。乘。夜。上。去。誰。知。竟。

送。了。他。的。性。命。這。種。種。理。解。當。我。打。電。話。招。呼。德。利。富。時。還。不。敢。確。信。只。料。想。古。塔。頂。上。一。定。有。甚。麼。重。價。的。寶。物。一。則。瞧。那。駝。背。人。深。夜。冒。險。上。去。顯。見。有。他。的。目。的。二。則。據。管。家。婦。說。那。位。約。瑟。先。生。築。巢。在。古。塔。頂。上。並。說。他。喜。歡。竊。取。不。論。甚。麼。發。光。的。東。西。這。裏。附。近。的。人。都。知。道。的。這。原。是。烏。類。的。本。性。因。此。我。就。想。到。沃。門。司。的。寶。石。也。許。已。被。烏。先。生。取。去。又。記。得。你。

二二

所說的故事。那晚你取閱寶石的時。候。曾。聞。聲。受。驚。假。使。你。當。時。因。而。將。寶。石。墮。地。後。來。就。被。那。烏。鴉。先。生。啣。去。我。的。理。想。便。完。全。成。立。於。是。我。才。定。意。請。德。利。富。來。上。塔。去。一。試。果。然。不。出。所。料。你。現。在。

想必都明白了。」我這時再須補申一句。沃門司既脫離了嫌疑。又無意中得到了寶石。當然是十二分感激我們的。因此。他不但寄給我們一張一千磅的支票。作為酬勞。並且還說了許多感激的話。

凱蒂那時便含笑向我道。「聶格耳。這。不。是。我。們。協。作。後。第。一。次。勝。利。麼。現。在。你。可。以。振。作。些。了。再。別。想。我。們。的。才。能。都。已。到。了。淘。汰。的。時。代。須。知。你。的。劍。術。將。來。也。一。定。大。有。用。處。我。們。姑。且。等。着。罷。」

偵探之狂喜

鄭逸梅

英國利物浦新出一離奇女盜案。偵探家馥林納司。

費半載苦心。探得端倪。不覺大喜而成狂疾。聞現已

入瘋人院云。



賭

窟

案奇癩羅森亞方東

窟 賭



齊·樸·何·

一天的下午。我閒著沒事。想到康成酒店去喝幾杯。借此解悶。我剛踏進酒店。看見裏面黑壓壓的。差不多要坐滿了。我就揀了個座頭。喚酒保過來吩咐了。不一回。那酒保搬上一壺京莊。兩隻碟子。我慢慢的執着酒壺篩酒。還沒有滿杯。驀地聽得拍的一聲把我嚇了一跳。我的手一動。把酒都潑在桌子上了。我忙放了酒壺擡頭看時。却見鄰桌上有一個人正在看報。因為他不知看到了一段甚麼新聞。有所感觸。便用手狠狠的拍了一下桌子。接連還說道。這種警察。正是飯袋尋常沒事的時候。總是耀武揚威。等到一出了事。便弄得手忙腳亂。起來。唉！公家簡直養了一羣豬仔。我再留心打量那人時。頭上戴了隻半新不舊的絨帽。身上穿一件品藍寧綢棉袍子。最使人注意的是架着一副黑邊大眼鏡。我看他的服裝。就估量他是一位冬烘先生。我正在暗忖。那人已從座上

立起來。手裏拿了報紙。走到我面前。氣憤憤地說道。先生！你想那裏有十二個警察。捉不到一個賊人的道理。並且反被賊人打傷了一半。這種事簡直是暴露我國警界的弱點了。說時把報紙攤在桌上。用手指點了那則新聞給我。看我一眼。瞧見那人的手腕上有一粒很大的黑痣。不由的暗暗好笑。讀者有所不知。我友魯賓。雖然擅長化裝術。可是他手腕上的黑痣。總瞞不過我。當時我却。不露聲色。就順他的語氣。說了幾句。然後問道。我們各自獨酌。很覺悶。損不妨。併桌吧。他欣然答應。忙喚酒保。把鄰桌上的盅筷和酒菜。搬了過來。

我們喝了一回。我再也耐不住了。就低聲問道。魯賓。你的化裝。竟一點兒沒有破綻。就是你的聲音也改變了。真是神妙已極。魯賓也低聲答道。老友。我的名聲。太大。警廳裏偵騎。四出。我雖然化裝。還覺得處處危險。并且。你把我的案子。一件一件都記錄出來了。他們曉得。我和你是要好不過的。所以。很有人蹤跡。你我們須得格外留意。才不致墮他們的彀中。萬一被他們看出破綻來。我固然不幸。就是老友。也要被累呢。我聽了魯賓的一席話。不禁起爲膚慄。再擡頭一看。見對座有一個頗長的人。正向着我。望我。暗想。不要。是偵探罷。正要告訴魯賓。只見他又神色自若的喝酒。一回兒。他擡着京音說道。人家說上海地方。怎樣好頑。但是我到了這裏。

祇三天已經覺得索然無味。什麼遊戲場咧。戲園子咧。總不過老花樣罷了。老友！你以為怎樣呢。說着又滿斟着酒。狂喝起來。我還沒回答。這時忽然有一種譁噪的聲音。起在座間。我疾忙看時。見那個頤長的人。正大聲吆喝着。我又暗吃一驚。

這時那個頤長的人很快的跑出酒店去了。不一回。已拖了個賣花生米的進來。那時各座的人。都已圍了攏來。我和魯賓也走了過去。只見那個頤長的人。指着賣花生生的大聲說道。這是扒手。把我的皮夾偷去了。賣花生的一壁掙脫。一壁嚷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幾時拿你的皮夾。那人仍舊狠命的把他揪住。一壁冷笑道。你莫狡辯。剛才我問你買花生米的時候。摸出皮夾來。給角子你找的。後來我把皮夾隨手放在檯上。一轉眼就不見了。這幾分鐘裏。又沒別人來過。除了你偷去。還有誰。又擡頭對我們道。諸位。我可以證明。我的皮夾裏有二百五十塊錢的鈔票。和四隻八開呢。這時魯賓已排衆而入。對賣花生的喝道。你辯也無益。你既然說沒有偷。不妨讓人家在你的身上檢查一下。我留心看那個賣花生的面上。似乎露出很驚慌的樣子。我就料。到九分。但是魯賓已開始動手。在他的袋裏。花生籃裏。甚至於鞋子裏。袴子裏。也找到了。總沒找到皮夾。魯賓回過頭來。很嚴厲的對那個頤長的人說道。你並沒看得清楚。怎好誣。

良爲盜。現在他身上委實沒有你失掉的東西呢。偷然你不信你自己去檢查罷。那人果然又在他身上很仔細的檢驗了一回。仍舊沒有尋到證據。不禁有些慌張起來。這時衆人也都不服紛紛議論那人的鹵莽賣花生的更加振振有辭的責問他。倒弄得那人羞愧無地。只好對賣花生的深深道歉。這一場滑稽劇才算閉幕。

魯賓拖了我回到座上。又喝了一回。叫酒保過來算帳。我忙說道。今天的東道。應該是我的。魯賓大笑道。你真狡猾。你想今天做小東道。他日吃得多了。却來教我破鈔。我偏不。放你便宜。一壁就搶着算清了賬。我也沒話回答。就一同出了酒店。向東信步走去。魯賓忽從袋裏摸出一支捲烟來。點上了火。一壁吸着。一壁說道。老友！我聽得你是戒吸紙烟會的會員。恕不和你客套了。我笑說道。你別說吧。你捨不得一支捲烟罷了。我何嘗不吸紙烟呢。魯賓只顧狂吸。並不做聲。這時我們已轉入長濱路。地方很覺僻靜。我自語道。今天那個酒店裏的人。無風興浪。這才叫庸人自擾。魯賓突然停了脚步。眼睛一停。問我道。你的意思怎樣。我也站住了。直截答道。那人並沒遺失皮夾。只可憐賣花生的。平白地受了一場奚落。魯賓吐了口烟。笑道。老友！你莫在我的面前弄把戲。我是旁觀的人。所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很詫異的問道。魯賓！你

到底是甚麼意思。我簡直一些兒不明白。魯賓很堅決的說道：那人果然失掉一隻皮夾，並且偷皮夾的不是別人，就是你說着又往前走。

我聽了魯賓的話，很覺氣憤，就要和他決絕。後來轉念一想，他是著名的滑稽家，他說的話有什麼價值？我就跟上去，平心靜氣的問道：魯賓！你莫說笑話了，請你告訴我罷。魯賓擲去殘烟，正色道：誰和你開頑笑？倘然那人沒有失掉皮夾，那末皮夾怎會到你的袋裏去呢？我聽了心裏一動，疾忙伸手到袋裏去一摸，咦！真個我的衣袋裏多了一隻皮夾了，不禁漲紅了臉，囁囁道：這可奇了，到底是甚麼一回事？魯賓！你要再不說明我的肚子可要漲破了。魯賓點上第二支烟，才慢慢的說道：老友！我老實告訴你罷，那人的皮夾果然是被賣花生的偷去的呢。我詫異道：那末他身上怎麼沒有找到？魯賓笑道：那是我的手術了。我瞧他怪可憐的，所以在他身上檢查的時候，暗地把皮夾藏去了。後來我和你搶會賬的時候，又把皮夾塞在你的衣袋裏。老友恕我實在是和你開頑笑咧。

我道：這也不必說，但是這隻皮夾應該歸還原主才是。魯賓很快的說道：不！你還沒曉得那失去皮夾的姓黃是做律師的人家，替他題個綽號，叫做黃蜂兒，他的流毒社會就可想而知。

了。這種造孽錢，不妨拿他。至於那個賣花生的良心原，也不壞。不過被惡社會的環境所迫，所以出這下策，很該助他一臂呢。我道：你在衆人面前掉鎗花，竟沒有一個人看出破綻，我真佩服你。魯賓呼了幾口煙，說道：我在幻術研究社學了三個月，這點子就是成績。現在那隻皮夾，你儘管收了。就算我送給你的好不好？我毅然道：不！我從來沒有受過曖昧的東西。一壁把皮夾遞給魯賓，魯賓又立住了腳，對我瞧了一瞧，笑道：你到底不脫酸秀才本色。一壁就伸手接了。在路燈下，開了皮夾，把鈔票一數，果然是二百五十元。魯賓袋了皮夾，把手錶看了一眼。道：現在剛祇七點鐘，時候還早，我們可到一個地方去消遣一下。不過強家賭窟在馬霍路，我們須得打從原路回去。我還沒有回答，他不由分說，拖了我回身就走。

我一壁走，一壁暗忖：魯賓固然喜歡豪賭，一擲千金，毫沒吝色，所以隨你什麼賭場，總有他的蹤跡。可是我從沒有進過賭場，今天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這時魯賓已換吸第三支捲煙，我不禁問道：你吸煙不到半支，就拋去了，太不經濟罷。魯賓笑道：大凡吸紙煙，到下半支，就有煙火氣了。我吸半支，還很經濟。我有一個朋友，他無論吸什麼牌子的紙煙，點上火，只呼三口，從不吸第四口的。每天非一聽不行。我們談話的時候，已轉到馬霍路了。我忽然遲疑道：且慢賭。

是犯法的事。今兒不要捉起賭來。那就糟了。魯賓道：那強家賭窟場面很闊。進出的人都是富紳大賈。所以警廳裏也奈何他不得。我做事素來穩當。難道肯冒險麼？他說到這裏，用手指着前面一家高大房屋道：那就是了。我們快走罷。停會兒回出來，還要去吃晚飯呢。

我們走到門口，見那個守門的是一個很健碩的男子。望了我們一眼，正要動問。魯賓已從身邊摸出一個三角形的銀質徽章來。原來這個徽章是賭窟裏的記號。沒有這個記號是不能進去的。當時守門的就讓我們進去。經過門房，是一個很大的院落。到了客廳，我留心看時，兩邊廂房裏却並沒燈光。魯賓路徑很熟，他穿過客廳，就蹬蹬的上樓。我跟他到了樓上，不覺怔了一怔。見房間裏靠板壁有一張銅床，熟羅帳子，大紅縐紗被，湖色綉花枕頭，床旁一隻梳妝檯。檯上的擺設也很精緻。梳妝檯的旁邊又有一隻面湯檯。檯上的雪花膏、香水、香皂，凡是女子的化妝品，應有盡有。床的對面却有一口很大的玻璃櫥。我驚問道：你別弄錯，怎麼走到女子的臥室裏來了？魯賓微笑不答，慢慢的走近玻璃櫥，把櫥門拉開來。咦！裏面却空空洞洞，並沒衣服。我就有些疑惑。這時魯賓又把櫥裏左邊的銅紐一捏，只見櫥後的板，着然分開，就現出一間房子來。裏面電燈明亮，人聲也很是嘈雜。我跟魯賓走到裏面，他又把壁上的機關

一按仍舊關上。正如天衣無縫。我暗暗稱奇。再向屋子裏一瞧。見裏面紳士和閨女約摸有幾十人賭的門類。像撲克、雀戰、葉子戲、搖寶。什麼都有。真是熱鬧已極。

魯賓拉了我到搖寶的地方。看了一回。魯賓就摸出那隻皮夾來。拿一疊鈔票放下去。那裏曉得撲了個空。輸掉了。魯賓再把鈔票放下去。又敗了。一連四次。已把二百元輸去。魯賓很覺不快。對我說道：「老友！看來今兒不利。現在只有這五十元了。要孤注一擲呢。說時又下注。等到搖盆一揭。那最後的五十元也送却了。魯賓乾笑道：「俗語說的。悖入悖出。一點兒沒有錯。現在我們沒事了。出去吃晚飯罷。我也沒精打采的。答應着。正在回身的當兒。驀地那扇機關門開了。衝進一個人來。大喊道：「快逃……警察……捉賭……大家這一驚不小。這時衆人中有一個很體面的人。看來是賭場主人了。忙把檯子搬開。揭起地板。就顯出一條梯子來。大家也來不及收拾。檯上的錢鈔就爭先走下梯去。我也惶急萬分。可是人多擁擠。再也搶不到梯子。魯賓是素來鎮靜的。所以立着不動。等了好一回。大家走完。魯賓才拉了我。想走下梯子。不料一陣腳聲。早有兩個警察搶進來。後面跟着一個精神飽滿的警長。喊一聲動手。那兩個警察似狼似虎的。上前把我們拖住。

我。瞧。魯。賓。時。見。他。面。色。慘。沮。雙。眉。緊。蹙。似。乎。猝。遭。意。外。心。有。未。甘。我。暗。忖。魯。賓。目。空。一。世。疊。遭。危。險。從。未。失。敗。今。天。到。賭。窟。裏。來。竟。捉。將。官。裏。去。萬。一。被。警。署。裏。覷。出。破。綻。曉。得。他。是。大。盜。魯。賓。那。才。危。險。咧。這。時。警。長。把。各。隻。檯。上。的。錢。鈔。一。古。腦。兒。搜。去。了。然。後。押。了。我。們。也。從。梯。子。下。去。走。盡。梯。子。我。留。心。一。看。才。曉。得。就。是。那。間。廂。房。這。面。另。有。大。門。出。入。但。是。衆。賭。客。早。已。逃。得。乾。淨。出。了。大。門。見。門。外。早。停。着。一。輛。汽。車。警。察。把。我。們。推。上。車。子。就。風。馳。電。掣。的。向。警。署。駛。去。魯。賓。在。危。險。的。當。兒。常。常。高。聲。唱。歌。借。此。可。以。打。算。脫。逃。的。法。子。現。在。他。在。車。子。裏。又。直。着。喉。嚨。唱。起。不。規。則。的。歌。來。旁。邊。的。警。察。瞧。他。這。樣。安。閒。都。對。着。他。發。怔。我。是。曉。得。他。又。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了。可。是。我。也。暗。暗。祝。頌。他。成。功。讀。者。可。知。我。是。素。來。膽。小。的。從。來。沒。到。過。警。署。裏。去。今。天。早。已。嚇。得。手。足。無。措。所。以。唯。一。的。希。望。就。要。靠。着。這。鼎鼎。大。名。的。東。方。亞。森。羅。蘋。了。這。時。我。從。車。窗。中。望。外。面。時。剛。經。過。淡。水。路。又。轉。過。平。民。路。七。星。橋。陸。家。灣。我。一。壁。留。心。看。所。經。的。路。一。壁。聽。魯。賓。唱。歌。但。是。他。唱。歌。聲。從。高。而。低。從。低。而。微。後。來。竟。沒。有。聲。息。了。我。忙。回。頭。看。時。不。禁。希。望。頓。絕。原。來。魯。賓。不。但。沒。有。想。出。脫。逃。的。法。子。竟。視。若。無。事。呼。呼。的。睡。着。了。再。隔。五。分。鐘。車。子。突。然。停。了。這。時。魯。賓。鼾。聲。正。濃。還。沒。有。醒。車。門。一。開。那。個。警。察。先。把。我。推。下。

車來我擡頭看時見是一所半新不舊的平屋我很覺詫異暗忖難道這是警察分署麼這時門已大開那個警察拖我走入門裏却並沒燈光似乎所經的是一條甬道走過甬道到一間客廳上面有一盞半明不滅的電燈再走進去又是一間屋子警察把門拉開拿我用力一推我不由的直跌進去只聽得砰然一聲門已關了又聽得下鍵的聲音我在暗中摸索摸着一張椅子就倒身坐下暗想今天的事真是有生以來最可紀念的一日先在酒店裏遇着魯賓後來黃律師的皮夾被竊明明是賣花生偷的不料却在我的袋裏經魯賓說破才知道是他的搗鬼魯賓因爲得着意外的錢鈔才到賭窟裏去那裏曉得被警察……我正想到這裏忽然聽得隔壁有開門的聲音從此打斷我的思路

我側耳一聽好像是魯賓的聲音道雷震！你今天辦的事很敏捷不過那個守門的被你打倒他的性命不礙麼又聽得那人答道首領！性命並沒妨礙不過略受微傷罷了這裏是檯面上所搜得的錢鈔一個錢沒有失掉只聽得豁啣一聲似乎都倒在檯上了魯賓道很好這次你確然得着大功當重重的酬勞你那人又問道首領！還有間壁那個蠢漢……魯賓搶着說道止！他是我的好友斷不會壞我們的事你快去喚他們預備一桌很豐美的菜我

還要替老友接風呢。那人答應去了。這時就聽得有鑰匙投入鎖孔裏呀的一聲。門已大開。接連拍的一聲。我的屋子裏電燈亮了。只見魯賓拍手對我笑道。老友受驚了。請恕我這是我弄的把戲呢。時候不早。想已捱餓多時。請到膳室裏去。我有二十年陳的白蘭地。替老友壓驚罷。

實事偵探錄

張舍我

我們讀過福爾摩斯偵探案的。誰也不欽佩他的運思。奇妙觀察。精深。無論什麼疑難案子。一經到他的手裏。沒有不被他的靈心敏腕所解決的。所以凡是知道福爾摩斯的。沒有不崇拜他到極點。就是那法國的總統普恩賚也稱讚福爾摩斯是個非常的奇人。然而這個奇人。還祇是紙上的奇人。柯南道爾理想中的奇人。算不得是真的奇人。至於那幾個能解決下面各件實現案子的人。纔是真的奇人哩。

我們在偵探小說裏。不是常見有極複雜的案件。偵探因得着極小的線索。而破案的嗎。如鄉下路上的一個釘頭哩。皮鞋底下的一點點麩皮哩。某人指甲裏的積垢哩。帶有手套留下的一個手印哩。大衣上拍下來的一堆燭淚哩。吃贖半隻的蘋果哩。半粒鈕扣哩。以及其餘千百種很細微的引線。都可以破奇案。獲正兇。

於實在發現的案子也多有經精明的偵探家如此偵查而揭破的。數年以前法國畢爾甘城的收稅員馬丁被人用鎗彈打穿心窩而死。在傷口裏尋出一點連鎗彈打進去的紙屑。那紙屑上有幾個很難辨別的字。祇有製造玻璃廠家用得着的這一點碎紙。雖被血浸染得成了紫黑色。然而那很伶俐的法國警察用了一番功夫精密的研究。便查出那兇手是某玻璃廠主人的女婿。曾以玻璃供給受害者那一點碎紙屑是一張發票的一角。

巴黎某餐館的花園有一個喝醉了酒的客人和一個騎兵因事爭吵。騎兵拿腰刀將他的頭顱一刀砍破。事後官廳便將那騎兵隊裏所有的腰刀一概收下了。送到偵探檢驗所裏用顯微鏡驗看。但是沒有一把刀上有人血的痕跡。不過一把刀的鋒口上有一點極小的凹口。那凹口裏有一點葉子纖維。粗看竟然看不出來。警廳便將這刀的主人某兵士捕去。訊問到底他供認殺人。不諱。他說他曾將刀鋒在花園的濕草上刷去血跡。復用一塊布拭乾。却萬萬料不到那極小的凹口內留着一點極小的葉片。會證明他這件罪案的。



裏中物

茗·狂·

哈哈。諸位請了。在下名喚胡閒。草字適齋。（這位大偵探倒像是新文化大家胡適之先生的令弟澹齋戲注）講起我的頭銜。倒也煊赫得很。人家總得稱我一聲大偵探。一啊。且慢。諸位都是老看偵探小說的。聽見了。在下的這番話。定要說道。講到大偵探。在外國有福爾摩斯。聶卡脫。在中國有霍桑。李飛。這都是我們知道的。倒沒有聽見過你這個名兒。大概是你在那裏吹牛罷。那我就回答道。不。不。我確是一個大偵

探。講起資格來。雖及不上福爾摩斯。聶卡脫。倒也與霍桑。李飛不相上下。不過少和諸位會面罷了。如今我見他們把自己的案子。一樁樁的登載出來。不免有些眼紅。所以也想像聲一下。所可惜的。我並沒有像包朗韞玉女士這種懂得文字的朋友。只得自己動筆了。不過我要聲明一句。我與他們。却有不同之點。他們所紀的。都是成功的歷史。我所紀的。偏偏都是失敗的事實。何以呢。因為我當偵探。足足有十多年。所擔任的案子。沒有一樁。不遭失敗。從沒有成功過的。所以只得就失敗一方講的了。但是諸位聽了。千萬別笑。其實拆穿西洋鏡講起來。那一個偵探是沒

有失敗過的。那一個偵探又真能次次成功呢。閒言休絮。讓我且把初出茅廬的第一案紀在下面。以後遇有機會再一樁樁的陸續在這偵探世界中發表罷。

我從小就喜歡當偵探。替同伴偵探事情。他們遇着失去了什麼洋囡囡。或是什麼小喇叭。總是走來托我。我也總是盡忠竭智的替他們去探訪。成功失敗。倒不放在心上的。所以我對於偵探學一門。可以說得是生而知之者。後來雖連次的失敗下來。同伴的信用差不多喪失已盡。也沒有人來請教我了。但是我并不爲之灰心。更一心一意的研究起來。等我長大以後。一面在學堂中讀書。研究普通科學。一面就入了

外國一個函授學校的偵探科。專習偵探學術。不上幾年。什麼手印學啊。足印學啊。煙灰學啊。犯罪心理學啊。都很有些門徑。那時我也在高等學堂中畢了業。我想這是我服務社會的時候了。不如就掛塊牌子。做個私家偵探罷。這在中國雖是創見。但也是一個正當的職業。官廳總不能干涉我啊。便去和我父母商量。好在他們二老是無可無不可的。一聽我的說話。倒也十分贊成。這個主張。便成立下來了。於是我在上海極格龍東路。租了一個事務所。堂而皇之。煊而赫之的。把那一塊大偵探胡開的銅牌子。在門前掛了出來。上面還添了一行小字。寫道某國某某大學

校偵探專科博士這雖帶點兒吹的性質。可在目下這種時代中倒也少不來呢。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既然當了大偵探一個人總辦不了啊。於是我又在報上登了一個廣告。招請一位助手和一個司閹。這個廣告一登出去。我的事務所中登時熱鬧起來。一日之間也不知來了多少。人。這個說我於偵探學一門是很有經驗的。有從前鄰居的人家失去了一只雞。是由我替他破案的呢。那個說我當司閹這個職業已好多年了。有我看守了門連一個蒼蠅也混不進來。但是我知道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這一位助手和一個司閹將來都與我有切己的關係。如今考選的時候萬萬含糊不得的。所以任他

們說得天花亂墜。我只索當作耳邊風。後來好容易總算選定了兩個人才了。讓我且替諸位介紹一下罷。這位助手喚做夏協和。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生得一表人才。但是我所以選取他的。却不在此。實因為他是一個跛子。你道跛子有什麼好處啊。原來我所以要用一個助手。本預備將來要尾隨什麼罪人的時候。自己或是分身不來。或是出面不得。就教他去代勞一下的。如今是個跛子。就不致起對方之疑了。而且他雖是個跛子。行走動作都很矯健。與不跛者絲毫無二呢。講到這位司閹。那更妙了。他姓皮。並沒有什麼名兒。因為是寅年生的。乳名就喚做老虎大

家也就喚他皮老虎倒是一個大名件。天聲還兼地啞。我所以要用這麼一個人也正有深意。因為這種當司閹的最是靠不住的人家給他幾個錢。他就要拿我的祕密賣了出去。如今用了他這一層倒可不必慮到了。我布置既定心中得意的了。不得想我如今居然像像樣樣的。成了一個大偵探了。以後遇有機會就可和霍桑李飛抗一下子手啊。所以每天九句鐘一敲就高高興興的到事務所中去。直到下午五六句鐘纔走。但是這樣的過了幾個月。別說一個主顧就連一條狗也沒有走進來過。我倒並不。在意。却把這位助手夏協和先生閒得慌了。起來了。只是舉着他那雙跛足繞室亂走。司閹皮

老虎也有些不耐煩起來。常常對着我啞啞的亂喊。似乎說生涯怎麼如此的清淡啊。我總含笑安慰他們。教他們別着慌。有一天我正在室中枯坐着。皮老虎忽然口中啞啞的喊着奔了進來。一到我的面前就喜孜孜的把一張名片遞了上來。我知道是主顧來了。不覺笑逐顏開的接來一瞧。只見上面寫着陸淡如三個字。（這位先生却並不是我的老弟。閱者不要弄錯了。澹盦戲注）暗想陸淡如不是我三年前的舊友麼。已和我蹤迹久疎了。如今他來作甚啊。一壁也就作個手勢給老虎。教他去請了進來。老虎會意忙退了下去。此時夏協和也知道有主顧到來。跛

着他那雙足忙三足兩步的回到他坐位之前。坐了下來。一刻陸淡如已走了進來。我忙含笑起來。大家歡然的握了握手。又坐了下來。寒暄了一陣。陸淡如便說道。我此來。一則是拜訪故人。二則還有一樁事情。要煩勞你大偵探一下呢。我道。什麼事情。請你講罷。我總可以効勞的。陸淡如道。那我就講了。我住在清涼路清涼別墅。想來你是知道的。我有一個舍妹。名喚秀娟。許字趙督軍的長公子。下星期二。就要在上海結婚了。所以吃喜酒的客人。已來了不少。都住在別墅中。誰知如今忽出了一樁事情了。原來舍妹的一朵珍珠胸花。和一個鑽石項圈。都被人家偷了去了。你想。這都是妝飾必要的東

西。當此喜期已近。怎好失了去。啊。我問道。那是幾時失去的。陸淡如道。是昨晚失去的。舍妹昨晚臨睡的時候。還把來賞玩一下。纔放在梳粧台的抽屜中。還有一個匣子。盛着誰知。今天上午。要把他取出一帶。已連那匣子不翼而飛了。我道。梳粧台的抽屜。想來是上鎖的。你也察勘過。沒有到底。是用什麼器具撬開的。也有什麼手印。留在上面麼。陸淡如嘆道。唉。就壞在這個上頭了。不瞞你說。我今天一得了這個消息。雖祕密着。沒有宣布出來。暗地却請了兩個偵探來。他們查勘了一陣。都說抽屜上的鎖。並沒有弄壞。大概是舍妹匆匆的關了一關。忘記把他鍵上罷。至於

手印也。一點找不出來。你道棘手不棘手呢。我道。室中門窗如何。那總有點線索可尋麼。陸淡如道。這更不要說起了。因為舍妹素來是大意慣的。伊的房門總是虛掩着。並不上門。所以賊人儘可自由出入。還有什麼線索可尋呢。我道。這樣說來。這案子竟是絕望的了。陸淡如道。這倒也不然。因為這兩個偵探已在別墅的四周細細察勘過。並沒有一些痕跡。知道這個賊人並不是從外面進來的。不是屋中的婢僕。就是那班吃喜酒的客人了。不過我已把所有的人一個個細細研究過。除了一個人頗有可疑之外。其餘的人覺得都很可靠。我敢担保他們決不會做這類事情的。所以我們只要注意

六

這個人就是了。我道。那麼他是個什麼人啊。陸淡如道。他喚做金一清。我從前並不認識。他是我一個親戚帶了同來的。我如今想請一個人把他的行動細細注意一下。因此我到你這裏來。想把這樁事煩勞你。因為你的外貌絕不像是個偵探。使他見了不致啓疑呢。你也能允許我麼。你只要也裝是來吃喜酒的就是了。我笑道。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我包可同你効勞。停會我到你別墅中就是了。陸淡如也就歡然辭去。過了一會。我已到了他的別墅中。了。陸淡如假裝出一副久別重逢的神氣。又替我和金一清介紹了我。忙向金一清一瞧。見他年紀有二十七八歲。相

貌倒也生得不俗。不像是個做賊的。不過轉念一想。這倒不能作准的。難道一個人做了賊。就有賊的招牌。掛在外面麼。後來又細瞧他的形狀。舉動。覺得他雖同別人一樣。也在那裏談笑着。但是不知不覺之中。總有一種疑懼的神情。露出來。暗想他是來吃喜酒的。如果沒有什麼虧心的事情。要疑懼什麼。如此看來。他這個人。倒有七八分可疑了。於是我決意和他去親近。想借此套取他的秘密。誰知後來細細一談。他還是我高等學堂中的同學啊。不過相隔了好多班。所以不認識了。因此我們的交誼。竟立刻進了一層。不到幾個鐘頭。竟熟得了不得了。晚飯吃後。我在他室中談着。天他忽四下望了。

一望。低聲對我說道。不瞞你說。我如今做下了一樁尷尬的事情了。你也能瞧在同學的分上。救我一下麼。我暗想。我的猜測果然不錯。竟不煩我用什麼法子。他自己向我吐起供來了。便問道。到底有什麼事情啊。他道。這件事情。恕我不能直說。不過有點不應該。就是了。如今這裏的主人和他的妹妹。都有點疑心。我起來對於我的一舉一動。都很注意。所以要想請你救我一下。我暗想你來吃喜酒。竟把人家的首飾偷了去。真是很不該應的。難怪他們要起疑。我本是他們請我來偵探的。怎能救你啊。一壁也就說道。好的。你要我怎樣救你呢。他臉上微微紅了一紅。說道。

我別無什麼要求。只有一個紙裏請你替我帶了出去。就是了。我聽到這裏。心。上。不。覺。撲。撲。地。跳。了。幾。跳。又。忍。不。住。竟。要。笑。了。出。來。暗。想。天。下。竟。有。如。此。容。易。的。事。賊。人。竟。把。贓。物。送。到。偵。探。手。中。來。了。也。就。答。道。好。好。我。照。辦。就。是。了。紙。裏。呢。他。又。四。下。望。了。一。望。方。從。一。個。手。篋。中。取。了。出。來。很。鄭。重。的。遞。給。我。道。你。好。好。的。替。我。保。管。着。別。失。去。呢。我。接。在。手。中。掂。了。一。掂。覺。得。分。量。很。重。想。道。不。錯。大。概。兩。樣。東。西。都。在。裏。面。了。並。且。還。有。一。個。匣。子。裝。着。呢。此。時。又。聽。他。說。道。請。你。明。天。一。早。就。替。我。帶。了。出。去。我。下。午。向。你。來。拿。就。是。了。你。約。在。什。麼。地。方。啊。我。想。了。一。想。便。道。你。到。極。格。龍。東。路。十。號。來。取。就。是。了。他。點。了。

點頭我也就携了紙裏辭了出來。他又低聲吩咐我道。我還有一件事情。要求你。你千萬別把這紙裏打開呢。我道。我一切遵辦。就是了。我回到自己室中。倒有些躊躇不決。起來。想我還是就去告訴陸淡如。把金一清捉住。呢。還是隱忍一下。讓金一清逃走呢。後來細細一想。金一清和自己。到底是同學。此事如果張揚出來。母校名譽也受影響。不如等金一清。明天到我事務所去的時候。當場指破了他。然後把他教訓一場。罷至於這種首飾。想個法子。還了淡如也就完了。主意打定。納頭便睡。第二天早上。我就挾了這個紙裏。走了出來。人家倒不注意呢。回到事務所中就

把。來。放。在。保。險。箱。中。想。停。會。當。着。一。清。的。面。拆
了。開。來。就。是。了。又。喚。夏。協。和。過。來。吩。咐。了。幾。句。
話。專。待。一。清。一。至。就。可。做。我。這。齣。拿。手。好。戲。了。
誰。知。下。午。三。句。鐘。的。時。候。淡。如。那。裏。忽。然。來。了。
一。個。電。話。說。這。種。東。西。是。一。個。婢。女。偷。的。現。已。
人。賊。並。獲。一。顆。珍。珠。一。粒。鑽。石。也。沒。有。少。呢。我。
聽。了。這。個。電。話。倒。不。覺。呆。了。起。來。起。先。的。一。團。
高。興。也。登。時。融。消。殆。盡。暗。想。這。種。首。飾。既。不。是。
一。清。偷。的。這。紙。裏。中。又。是。些。什。麼。東。西。啊。正。在。
這。個。當。兒。老。虎。又。啞。啞。的。喊。着。走。了。進。來。一。清。
也。就。跟。在。後。面。見。了。面。略。略。說。了。幾。句。話。就。向。
我。索。取。這。個。紙。裏。我。就。開。了。保。險。箱。取。了。給。他。
一。壁。問。道。裏。面。到。底。是。什。麼。東。西。啊。一。清。不。就。

回。答。我。的。話。笑。道。原。來。你。是。一。位。大。偵。探。麼。
這。樣。說。來。你。昨。天。去。到。清。涼。別。墅。乃。是。他。們。
請。你。去。的。了。我。道。不。錯。他。們。那。裏。失。去。了。幾。
件。值。錢。的。首。飾。所。以。……一。清。忙。問。道。失。竊。
麼。首。飾。麼。我。笑。道。你。別。着。急。方。纔。我。得。了。一。
個。電。話。知。道。這。件。案。子。已。經。破。了。是。一。個。婢。
女。偷。的。現。已。人。賊。並。獲。呢。一。清。聽。了。不。覺。怒。
聲。道。如。此。說。來。他。們。的。疑。心。我。並。不。是。疑。心。
別。事。乃。是。疑。我。偷。取。他。們。的。首。飾。了。這。真。豈。
有。此。理。啊。說。着。把。這。個。紙。裏。一。層。層。的。解。了。
開。來。原。來。乃。是。兩。只。很。大。的。乾。片。匣。子。我。問。
道。這。裏。面。是。什。麼。片。子。啊。一。清。道。我。實。對。你。
說。罷。我。是。在。某。報。館。中。當。特。約。訪。員。的。近。來。

因爲陸淡如的妹子秀娟女士要和趙督軍的兒子結婚了。我們報中想把伊的倩影登了出來。但是外面所覓得的又小又模糊不甚適用。所以就。把這件事情委託了我。我因託了一個熟人介紹混了進去。有一天湊巧得很。大家都到外面游玩去了。秀娟女士恰在園中散步。我就把照相機取了出來。把伊的倩影偷偷拍了幾張。但是拍是拍了。秀娟女士似已有些覺得。對於我很注意。因此我不敢自己把乾片拿出外面來。深恐被伊搜了去。全功盡棄呢。如今聽你這麼一說。纔知是我弄錯了。他們並不知道這件事。乃是疑我偷取他們的首飾呢。怪不得我早上散了步。回去見他們。乘我不在室中的

時候。已把我的手篋搜過了。我道。但是如今你還不得安逸。我和淡如是很要好的朋友。難道許你把他妹子的小影偷拍了去麼。一清道。如今乾片在我手中了。你如要阻擋我。有死而已。我忙笑道。你別如此着急。我是和你說得頑的。難道同學的交情不及朋友麼。一清也笑道。這纔是啊。其實把伊的倩影登了出來也於伊無損呢。不過他們可惡極了。竟疑心我是賊。我將來總得報復一下的。

(完)





一件頂簡單的偵探案

胡·寄·塵·

這是一件頂簡單的偵探案。說穿了簡實不值一文錢。不過在沒有說穿的時候。到也像煞有介事。（像煞有介事爲上海土話）諸君請看下文便是了。

且說張敏軒是一個小富翁。不知爲着甚麼事。他却結了一個仇敵。名叫李二。聞說李二現在做强盜去了。

有一天正在黃昏以後。忽然有一人衝進門來。手裏拿了一把小刀和一隻麻布袋子。敏軒一看。不是他人。正是李二。忙叫道：「李二來做甚麼？」

李二惡狠狠的答道：「我來借路費。又指着麻布袋子道：『這裏面是仇人之頭。如今仇已復了。你快借給我三千銀子。我便回家鄉去。永不來了。……你不答應。便將人頭放在你家裏。我也管我去了。……你答應麼？……快……快……快……』」

敏軒一聞袋裏是人頭，早嚇得說不出話來，只是索索的發抖。

李二又道：「快點答應……快快我要走了。」

敏軒勉力答應道：「我實在……說到這裏，又說不下去，偷眼看看那麻布袋裏，果然像一個人頭，而且有血漬出袋外。」

李二又逼着說道：「快……快我要走了。」

敏軒道：「慢且慢，有話好說。」李二……

這時除敏軒一人而外，旁人都嚇得躲起來了。敏軒也想躲，只是躲不掉的苦。

獨有敏軒的夫人，膽大立在一邊，看清楚了，大聲叱道：「李二，你走罷！人頭放在這裏，有我擔當。」李二無言望望敏軒的夫人，敏軒夫人又催他走。李二道：「真個麼？」說着，丟下麻布袋，便走一個血淋淋的人頭，竟丟在敏軒家裏。

這時候敏軒已嚇得魂不附體了。

敏軒夫人拍着敏軒的肩，說道：「敏軒，怕甚麼？袋裏是豬頭，我早已偵探明白了。」敏軒聞言，才放膽問道：「你何以曉得是豬頭？」

他夫人道。倘然是人頭。決沒有這樣重且大。

將麻布袋打開來。一看果然是一個帶血的豬頭。

記者道。這件偵探案便算完了。豈不是很簡單麼。然敏軒夫人在匆促之間。能看得出恐怕著名的偵探。還不及他。

偵探小說作法的管見

小青

我在小說界上廝混。糊糊塗塗。已是十多年了。所做的文字。雖然沒有統計。但單就偵探小說一類計算。約摸已有一百多萬字。這就因為我從小歡喜看偵探小說。記得當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偶然弄到了一本福爾摩斯探案。便一知半解的讀了幾遍。雖然覺得福爾摩斯的可畏。但同時却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竟捨不得把那本書丟掉不看。後來我年齡加增。讀偵探小說的範圍。也因著擴充。到了民國三年。中華書局出一部福爾摩斯探案

全集。因瘦鵑老友的介紹。教我幫同著邊譯。我譯了幾篇。約摸近二十萬字。覺得書中的情節玄妙。不但足以娛樂。還足以潛發人家的理知。於是我對於偵探小說的興味。益發濃厚。文字方面。也就偏重這一途了。現在我把東塗西抹上的經驗和心得。拉雜寫出。作一個引子。以便引起同志們討論商榷的興趣。這原是我一孔管見。倘有謬誤和缺漏的地方。同志們能夠匡正賜教。那才合著研究的本旨。實在是我所十二分盼望的。

偵探小說的結構。大概可分做兩類。就是動的和靜的。這層意思。我在長青中已經說過。現在爲着敘述上不能不有起訖的緣故。祇能再補幾句。動的結構。着重布局。處處須用驚奇的筆。構成詭異可駭的局勢。譬如絕境待救。黑夜圖劫等等。使讀者驚心動魄。而且那局勢還須隨時變換。須得像波浪推逐一般的層層不盡。使讀者的眼光應接不暇。然後步步入勝。自然可以有驚喘駭絕的樂趣了。



道·明·顧·兒·獅



之秋良民含怨土豪稱雄一二血性男子憤而為犯法觸禁之舉雖至流為盜匪而其義烈處有足多者不平之心人皆有之此所以讀水滸傳者無不眉飛色舞快心悅目於魯達武松石秀之所為也且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彼覲然居

兒

殺人越貨盜跖之行君子所不講是以施耐庵作水滸一書論者目為誨盜然而當吏治黑暗賄賂公行

大位賊人。民者寧非盜乎。嗟乎盜亦有道。若吾所聞之獅兒者其盜中之有道者歟。桂省僻處番隅山如劍排水若湯沸其人民强悍之風自昔已然是以洪楊之亂即發源於此民國初年白狼亂於秦豫間人咸知之指為草澤英雄然白狼焚掠淫殺為民大害不過土匪之尤耳安能及桂省獅兒其人者獅兒本郝姓行四羅城人饒有膂力工技擊鎗法精妙發無不中少時為獵戶性豪邁喜雪不平睚眦必報不畏死人咸憚之呼為獅兒郝聞之笑曰名我固當因亦自號焉後當道募兵獅兒謂其同儕曰丈夫負七尺軀宜向戰陣立奇功豈能鬱鬱居田間耶遂投効

一

入軍。然見其長官多闕茸。無能畏盜如虎。深恥之一日。奉檄至省城。途見一婦自縊林中。獅兒急救之。詢其致死之由。婦泣曰。余姓馮。夫婦素居城內。頗有貲產。會有土豪秦某。欲購余田。余夫峻拒之。彼乃銜恨。欲圖傾害。遂私結官吏。假造契據。謂余夫經商失敗。曾向彼借有巨款。今將索還。且誣言有中保作證。吾夫大憤。訟于有司。不得直。繫繫獄中久之。余百計營救。皆歸無效。而吾夫遂瘐死獄中矣。秦某欺余無子女。竟鵠巢鳩占。逐余出屋。余含冤莫訴。不得已而自盡。特恨弱女子不能復讎耳。獅兒聞言。怒曰。不謂省城之中有此黑暗冤獄。秦某何人。強暴若斯。我當爲爾劬之。遂出懷中金與婦曰。汝可匿

居某處。候我覆音。遂自至城內。訪得秦某所居。夜入其宅。刺死之。刳其細軟而逸。明日至某處。出所得盡與婦。趣令速遁。婦叩謝而去。獅兒以身犯血案。不能回營。又以縣令黑暗。餘憤未息。乃曰。大丈夫雖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耳。我爲小兵。徒爲長官作傀儡。功不蒙賞。事不得聞。安有騰達之日哉。不如爲盜。可以快我所爲。且發憤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遂入盜黨。羣盜憚其威武。願尊爲首領。獅兒乃立盜綱十六條。大要爲不刳孤客。不害良民。臨陣須勇。分利須義。等等。且仿軍營制。日常訓練。暗通營防。私購鎗械。假某山爲嘯聚處。如是者。期年。獅兒乃探悉。

縣令私宅所在竟潛入省城行劫殺其家人二十餘人軍警追捕則開鎗抵禦傷斃甚多而獅兒卒能安然脫險率其徒黨遁去此一役也獅兒之名遂震驚於一時

揭竿一呼豪傑影從當是時獅兒羽黨日多餉械日足常四出行劫各處防兵莫敢撻其鋒但所劫者皆不義之家罕有殺害小民者嘗有其部下強姦一少女獅兒聞之立予鎗斃其衆莫不相顧懷然以是遠近小民仍安居如常反爭獻牛酒犒賞其從事而他處盜匪亦不敢犯其境土矣會桂軍某師長之少子爲獅兒所擄勒出三萬金以贖師長大怒遣兵一營往勦獅兒笑曰彼以兵多而欲滅吾耶當整我部伍與之

一決雌雄也遂召集黨徒說以利害衆盜咸願効命獅兒乃分爲三隊以禦之官軍不明地理孤軍深入獅兒以衆包圍之鎗聲大發其自率之中隊掩伏石崖後蹈隙而攻官軍不知盜之多少畏怯而退獅兒挾手鎗當先衝鋒作圍弧形截擊官軍殺斃連長二排長數人營長亦受傷而逸幾致全軍覆沒獅兒盡獲其輜重歸而厚犒其衆且遣人撫卹土人之受損害者立殺師長之少子以首級寄送師長師長聞耗悲恨不已曰不殺獅兒言有何面目握軍符耶欲盡起其兵大舉討伐其參謀蔣氏諫曰獅兒勇敢善戰誠不可小視然究其實不過一盜匪耳若以全師攻之

戰而勝則牛刀割雞人必譏我戰而不勝則威信掃地貽笑天下古人云用箭當用強擒賊先擒王不如別思妙計潛捕獅兒然後遣一偏師搗其巢穴則其黨不戰自散矣師長聽其言問計將奈何蔣曰但須師長予我以全權二三月後當可報命師長大喜許以事成升擢蔣遂用暗探數人四出探訪獅兒之行蹤嗣知獅兒平日常伏居魯家村中以村中居戶多其黨羽也乃預備一切進行其計謀

一日魯家村中遷來一富紳之家賊獲甚多主人王姓年可四旬溫和非常先設宴徧請其鄰及鄉人中之長者略謂吾與某師長有仇幾為所害故今避居於此願諸君相助蓋此主人即

蔣所詭飾者也自此蔣常揚言於人謂余夙仰獅兒大名惜未能一見其面私許為當今英雄雖為之執鞭亦忻慕焉倘渠能殲滅師長者不啻為余復讎余願助家財之半以佐軍餉且亦願入其黨共伸大義其黨以告獅兒獅兒信之即遣人往接洽勸其入黨蔣謂欲親見獅兒一慰其嚮慕之誠獅兒允焉期以某日屆時獅兒僅僅偕部下四人各挾手鎗乘馬至其處蔣設筵款待備極歡洽見獅兒衣陸軍制服軀體昂藏姿態英武凜凜然使人有畏敬之心蔣恭順讚揚曲意趨奉席間屢道向往之意且歷數某師長之短獅兒性直聞言大喜舉觥暢飲不覺醉倒其部下亦

同。時。醉。臥。蓋。蔣。已。預。置。麻。醉。藥。於。酒。中。矣。蔣。見。獅。已。入。柙。遂。命。左。右。縛。之。時。近。村。河。中。已。開。到。兵。船。數。艘。皆。預。約。調。來。者。嚴。整。隊。伍。登。岸。趨。蔣。宅。村。人。出。不。意。驚。惶。莫。名。比。知。其。故。已。莫。能。抵。禦。蔣。乃。以。兵。押。解。獅。兒。護。其。家。人。以。去。獅。兒。醒。時。見。已。就。縛。憤。怒。不。已。仰。天。嘆。曰。吾。不。意。死。於。豎。子。之。手。獅。兒。死。蔣。某。等。敘。功。行。賞。然。鄉。民。多。有。悼。惜。之。者。他。日。其。餘。黨。亦。乘。間。暗。刺。蔣。某。

獅兒

指紋略說

曾經滄海室主

人們中間。無論男女老幼。都有一種各各不同的辨證點。那就是我們手指上的指紋。原來我們的指紋。粗看似乎相同。其實却各各有別。一經專家的察視。甲是甲的指紋。乙是乙的指紋。包管分得清清楚楚。決不會有一些兒錯誤的。

我們若把自己的手指仔細觀察。便可見指的內面有許多凸出的細紋。那紋的趨向和花樣。看來好似千頭萬緒。各不相同。然歸納起來。大概可分做四類。就是（一）弧形的。（二）箕形的。（三）旋渦形的。（四）混合的。據專家的證明。我們的指紋。一經生成。便終身保持他

五

爲獅兒復讎仍相聚一處時
出劫殺但不能如獅兒在時
之遵守盜綱矣

明道曰獅兒一盜耳烏
足道然其俠烈之風足
以媿士大夫苟得其人
而善用之未嘗非干城
之選也且上無道揆斯
下無法守盜匪之所以
日盛寧非在上者之有
以驅使之哉是誠可歎
也

的原狀。不會改變。例如一個初生嬰孩所印留的指印。等到他到了老年時代。再印一個。兩兩相較。仍可以尋出那兩印之間的相同點。

上文已說過。我們的指紋。各有各的特別形狀。乃是彼此不同的。因此在辨別人們的真相上。有很大的功用。這不但人與人之間如此。即使有兩個狀貌相同學生。子外表上也許分不出誰是誰來。但一瞧他們的指紋。就立刻可以辨別清楚了。

自從指紋學發明以來。司法界對於檢查罪犯的方法。得到一個絕大的進步。因爲犯罪的人。因著指紋的證明。無可抵賴。不能不甘心服罪。而同時又免除了許多無辜人的冤枉。所以指紋學在於檢查術上。實佔著很重要的位置。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怨海波

程小青著

第一章 一個女子

我並不是自己誇口。我的感覺的能率也算不得低弱了。但瞧那天破曉時分。霍桑只輕輕的說了一聲「一個女子」我便突的從睡夢中驚醒起來。那時我向窗上望了一望。曉光已白在這晚秋的當兒。這樣的光色約摸已近六點。我暗想在夏天的這時。霍桑早應當起床往外面去吸清鮮空氣了。現今是秋天。我們略遲起一些。他此刻既然還好端端的躺在床上。怎麼說甚麼女子不女子。莫非他正在做甚好夢。夢境中遇見了……「一個女子。一個年輕的女子。可憐伊一夜沒有睡哩。伊一定爲著甚麼兇案來的。」這聯串的聲音。繼續著從霍桑的床上出來。不但打斷了我的思潮。並且使我喫了一驚。私忖霍桑此刻醒著麼。還是夢。譫。若說醒著他明明睡在床上。怎麼有這不倫不類的。

說話正懷疑間，忽又聽得霍桑叫我道：「包朗快醒醒罷，有兇案來了，別做夢哩。」我一聽，一骨碌從床上坐起，回答道：「我早已醒了，你纔做夢呢。」霍桑這時也已急急下床，向房門外指一指道：「你等著罷，我是不是做夢，蘇媽上樓來報告了。」不一回，果然室門上有彈指的聲響，接著那老媽子開口道：「先生們醒了麼？下面有一位女客，據說有急事要求見先生們，正等候著呢。」霍桑應了一聲：「我們就下來了。」便聽得蘇媽緩緩的回下樓去。我這時纔明白霍桑剛纔的說話並非夢話，原是他早已聽得下面的聲音，故而就知道有甚麼女子和兇案。這樣看來，他的感覺能力究竟還比我高出一籌呢。我因說道：「唉，你大概早已醒了，聽得了那來客和蘇媽談話的聲音，便知道伊是一個女子，一夜沒睡，此刻特地來報告兇案，你纔有方纔的斷語，可不是麼？」霍桑一面穿衣，一面搖頭答道：「不是，不是，那女客說話的聲音，我一句沒有聽得，我的斷語只是根據著兩種聲音而發的。」我詫異道：「甚麼兩種聲音？」霍桑道：「一種是咯咯的木跟鞋聲，一種是蘇媽的答語聲，因我明明聽得蘇媽答道：『在的，可是他們還沒有起來哩。』這就是我斷語的根據了。」我默想他因著皮鞋的聲音，說來客是一個女子，並且高跟皮鞋都是一般時流的女子穿的，因此推想那女子的年紀還輕。

似乎還說得過去。但是他還說那女子一夜沒有睡。又知道伊來報告的不是盜案。不是失蹤案。却是兇案。這又憑着甚麼根據呢。我正待問他。霍桑忽說道：「你別多費心思了。我的斷語。是否正確。還得到樓下去證明了纔知。你快些穿衣。不要發甚麼無謂的問難了。」我被他一說。只得暫時懷疑。不便再問。於是盡五分鐘的工夫。衣服已穿着舒齊。蘇媽又送洗臉水上來。梳洗既畢。我們就忽忽下樓。走到會客室裏。果然見一個女子。年紀還不到三十。身上還穿一件淡灰色的綢夾襖。下面時式鑽邊的黑裙。足上穿一雙灰色絲襪和紫色紋皮的高跟皮鞋。裝束非常入時。可是一瞧伊的容貌。不由的不令人吃驚。伊的臉形。本是瓜子式的。這時下頰非常瘦削。越顯得兩顴的高聳。一雙眼睛。也深深的陷進眶去。淡黑的眸子。不但沒有一些兒媚態。却滿露著憂戚而恐怖的光彩。霍桑向伊鞠了一個躬。便開口道：「夫人見恕。勞你久待了。」那女子盈盈的立起身來。向我們答了一個禮。說道：「我應當請先生們原諒。我昨夜一夜沒有睡。又滿懷着恐怖。所以一等到東方發白。便慌忙趕出來。請求二位。却忘了時間。還早打破了二位的清夢。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霍桑答道：「不必客氣。我們本來起來了。夫人請坐罷。我想你此刻到來。一定有甚麼非常的禍患。現在請不要慌。慢慢的說給我們聽好了。」

「那女客的呼吸很急。忽失聲道：『先生正是啊。我的丈夫被人謀死了。』我一聽這句不由的把目光瞧著霍桑。臉上霍桑也回了一眼彷彿說道：『我所料的伊一夜沒有睡。和伊所報告的是一件兇案。此刻果然證明了。』他這暗示我一望便已領會。可是他到底具甚麼神通。纔能有先見之明。我再也不想不出來。這時霍桑問女子道：『那麼夫人把尊夫被害的情形說一個明白。我們也許有可以盡力之處。』女子道：『若說明白的情形。我也沒有知道。原來昨天我因著……昨天我回母家去的。到了晚上十二點鐘。相近看門的金壽忽然到我母家來報信說我的丈夫昏倒了。那時我已安睡。一聽得這個消息。不得不從床上起來。跟著金壽一同回到了夫家。走近一瞧。纔知我的丈夫張有剛已經氣絕。我本不知道他怎樣死的。但一瞧書室中器具凌亂的形狀。似乎他和甚麼人打過架。顯見是被人家謀死的。可是那兇手是誰。我們却完全不知道。那時我和我的婆婆和小姑等都是女流。一個打雜的阿榮既已回家。中只剩看門的金壽是一個男子。因此黑夜之中發生了這樣一件可怖的兇案。個個驚嚇得甚麼似的那裏還敢有甚麼舉動。所以直等到天色發白。我纔敢出來求助。』霍桑道：『夫人的夫家住在哪裏。』女子道：『在開北虬江路十九號。我的母家却在靶子路敏德里。』霍桑

道：「這既然是一件命案，照例發案的地點，既在關北，應當先往關北的警局裏去報。怎麼直接來見我呢？」女子道：「先生的話不錯，我出來的時候，金壽已經往警察局裏去報告。我所到這裏來請求二位，原是我個人的意思。」我不禁插口道：「那麼，夫人的意思，不是以爲這一件案子有些離奇，恐怕警局裏的偵探們擔當不住，所以纔來請我們幫助麼？」伊答道：「這原是一層理由，但還有一層，就爲我保護着自身起見。」霍桑很注意的問道：「這話有甚麼意思？你不是怕甚麼人麼？」那女子這時又現出恐怖的狀態，說道：「先生，我怕人家嫌疑我。」霍桑道：「唉，甚麼人嫌疑你？並且爲着甚麼緣故？夫人纔怕人嫌疑？夫人可能夠說明白麼？」伊沉吟了一下，就顛聲說道：「我所怕的就是我的婆婆。伊在昨晚發案以後，已經說了一大堆話，說甚麼我們夫婦間平素的不睦，就釀成這樣的禍事，並且昨天傍晚我回了母家，一到晚上，伊的兒子便忽遭慘死，這都是貽人口實的先生們，試想伊的意思，好似要把伊兒子的死歸罪於我們倆的不睦，並且牽涉我。昨天回母家的事，我那能擔當得起呢？我久聞得二位的盛名，不但是精警過人，能夠給人家解疑決難，而且常替一般被難的人出力辯護，真可以稱得公道的主持者，所以我……」說到這裏，霍桑忙止住伊道：「啊，啊，但我還要請

問一句你婆婆說你們夫婦倆不睦。這話可實在麼？」女子道：「這句話原不能不算實在。我和有剛的感情固然不好，因此勃谿的事也時常有的。」霍桑道：「爲甚麼緣故纔這樣呢？」女子道：「我們倆的婚姻原是我死父作主的。我父親叫做顏玉峯先生，可聽得過麼？」我不等霍桑作答，便點頭應道：「可是就在前清時代，做過山東巡撫的顏玉峯麼？」女子答道：「那正是先父。他老人家非常守舊，婚姻的事絕對不應許我們自己作主，所以配成了這對怨偶。原來我的丈夫張有剛，平素本來是喜歡冶游的。結婚以後，仍舊不改他尋花問柳的故態。有時我規勸他幾句，不但不聽，還要白眼相加。這個樣子，你想我們還能夠和睦麼？」霍桑道：「但昨天夫人回家爲着甚麼事？」張顏氏道：「也因爲經了一場口角，我纔負氣回去的。」霍桑道：「又爲甚麼口角呢？」張顏氏期期然道：「我因他時常不歸，我也就往母家去小住。他却說我不該如此，並且言語中帶著污辱的說話，我忍耐不過，就和他爭吵起來。」霍桑聽了，低着頭好似尋思，少頃立起來說道：「現在請夫人先回，我們倆隨後就到。」那張顏氏默然不答，似乎心中有甚麼怕懼，不敢一個人回去。霍桑便說道：「夫人請放心回去，我們一到查驗之後，便有分曉，決沒人敢任意難爲你的。」張顏氏纔點頭起立道：「那麼請先生們就

來罷。」霍桑應了，便送伊出去。一回回進來，先道：「包朗這一件事，我料決不是尋常的。你的日記中大概又可以多記一件奇案了。」我答道：「果真麼？」說了這句，我便想到方纔的疑問。因乘間問道：「霍桑，你方纔所預料的伊一夜沒睡，和伊所報告的是一件兇案，果然已經證實了。但你究竟憑著甚麼根據，我還沒有明白哩。」霍桑微笑道：「這是很明顯的。我已說過這一層根據，就在蘇媽所說的那一句『在的』，可是他們還沒起來哩。」的答話，你試從這一句答話上猜想。那顏氏的問句，諒來一定是「霍先生和包先生可在家裏麼？」那一句話這樣的問句，若在日間本來是很平常的，但在這破曉的時分，不問我們起來不起來，只問我們在家不在家，可見伊腦中實在沒有一個「睡」字。因伊自己一夜沒有睡，好像在日間一樣慌忙中，便照著伊自己的意思，發出那突兀的問句。我因而就推想到伊一夜沒有睡了。我點點頭，暗想這層理由，果真不錯，足見得霍桑的腦力能夠推想入微。因又道：「那麼你又怎麼知道伊來懇求的是一件兇案呢？」霍桑道：「那就根據第一層來的，更容易明白了。但想伊是一個女子，一夜沒睡，此刻又親自到我們這裏來，顯見是一件利害關切的重案子，盜竊或失蹤，果然也算得重要。但到底不及命案的厲害。這是一層理由，還有一層盜案或失蹤

案發覺的時間大概總在人家早晨起身以後。這一案在昨晚發生。却到這時纔來找尋。我們
要必以黑夜之中女子爲恐怖心所勝。不敢出來。所以直到天亮了纔來報案。這又分明是一
件足以使人發生恐怖的殺人案子。若使盜竊或別的案子。或果真在半夜發覺。那就情形不
同。也許要連夜告發。不會等到天明了。」我聽了。不覺暗暗嘆服。霍桑接著道：「我已教蘇媽
從速預備早餐。你也快些舒齊。以便一同往張家去檢驗。你須知這一件案子。既然重要。我們
就應當捷足先登。或者可以得到些線索。決不可耽誤的。」我答應了一句。便重新上樓去收
拾。霍桑也跟著上樓。把應用的一切東西。收集在一隻小皮包裹。一回忽聽得下面蘇媽叫道：
「早餐預備好了。請先生們下來罷。」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怨海波

程小青著

第二章 案狀

張家的住宅在虬江路的中段。乃是一座面南的西式房子。門前一帶短牆夾着兩扇鐵條的門。進門靠右的一邊。就是一座小小的門房。左右有兩條弧形的小徑。交抱成一個環形。通到正屋。徑的側旁。都鋪著草地。並且種幾株雜樹。中央却是一個花園。我們走進門時。有一個人從門房裏出來招呼。霍桑向他瞧了一眼。便突然開口問道：「你不是叫金壽麼？」那人是一個長身的大漢。面色蒼黑。濃眉大眼。顯得是一個壯健有力的人。他見霍桑一問不禁呆了一呆。接着答道：「正是。先生們可就是……」霍桑不待他說完。便點點頭道：「我們就是你家主母請來的。現在你主母在那裏？」金壽陪着笑臉道：「啊。主母說過的。先生們諒必就是一位姓霍。一位姓包。但主母剛剛又重新出去了。」

「霍桑詫異道：『又出去了麼？伊可曾說往那裏去的？』」金壽道：『這却没有說過。但伊出去的時候，我見伊的臉色氣沖沖的彷彿和太太鬧過幾句。伊又關照我等先生們到了，可以引進去見我家太太。現在二位可就要進去麼？』」霍桑道：『你家太太在裏面麼？』金壽道：『在的。伊正在憩坐中，和汪巡官等談話。』」霍桑道：『巡官已來了麼？』金壽道：『他來了一刻多鐘，同着一位偵探先生，先在書室中把主人的屍身驗了一回。此刻正把太太和小姐們叫下樓來，在憩坐中間話。』」霍桑便道：『那麼我們姑不必急急進見你，且輕輕的引我們到憩坐室門外，讓我們順便聽聽，免得打斷他們的談話。』」金壽向我們打量了一回，緩緩道：『既然如此，先生們也不必進去，只須立在那憩坐室的窗外，就可以聽得見了。』」金壽說時，引手指一指正屋前石級西旁的一窗，霍桑點點頭，便引我一同遵着那沙石鋪砌的曲徑進去。我見正屋前面的花園，排列着許多山樊，成一個半月形，還有一盆盆傲霜的秋菊，淡黃嫩白，交相輝映，確有一種逸致。我們走時，足步很輕，目光雖注在花圃上面，精神却早已飛到了那憩坐室中去了。那憩坐室居全屋的右向，面花園有兩個窗口，都罩着白紗的窗簾。我們見靠近石堦的一個窗口，裏面的窗簾雖下，前面的玻璃窗却完全開着。這正配我們的需用，我們就僂

着身子悄悄走到窗口下面。屏息伏着。便聽得裏面有一個年輕的女子說道：「正是是我先下樓來。因我聽得了下面許多奇怪的聲音。心中早懷着鬼胎。等到後來猛聽得撲冬一聲。好像有甚麼重物倒在地上。接着便寂靜無聲。却又不見我哥哥上樓等了一回。依舊沒有響動。我就再也按捺不住。心想我兄酒後雖然有些使酒的脾氣。可是這種聲音從來不曾有過。因此我悄悄的執着洋燭走下樓來。要想瞧一個明白。是否我哥哥一個人在下面。或是另有一人曾經和他打架。那時却被人打倒了。因爲先前的那些聲音實在很像有人打架似的。」說到這裏。又有一個女子聲音插口道：「是啊。那種聲音我們雖然聽慣。但究竟沒有昨晚那麼的可怕。效琴說的好像打架。真一些不錯。」一個男子聲音應道：「啊。那聲音老太太也聽得的麼？」等了一等。又道：「以後又怎麼樣。請張小姐說下去罷。」又聽得少年女子聲道：「我走下了樓。輕輕走到書室門前。室門緊緊關上。又沒有一絲燈光透出來。我湊着耳朵一聽。仍舊一些不聽得聲響。我越發疑心。一時又沒有把室門推開的膽力。須知我家哥哥的脾氣。是非常褊急的。我因着前次的經驗。就不覺存着戒心。可是我既然走下了樓。又不肯依舊懷着疑團上去。所以只得放大了膽子。輕輕扳動門鈕。將室門推開了一寸。向裏面一瞧。哎呀……

「又聽得一個男子說道：『那時你可就瞧見那死屍麼？』這問句既發那少年女子似乎還不能即答過了一回纔顫聲答道：『那時我的眼光從門縫中瞧到室中裏面黑漆漆的電燈已經熄滅我不禁一嚇順手將手中的洋燭送進去向室中一照見近門有一隻椅子倒在地上椅子旁邊只見我哥直僵僵的躺着呀多麼可怖啊！』這時另有一個粗大的男子聲音道：『這樣的情形實在是可怖的！』先前的一個男子又問道：『那時小姐受了這樣的驚嚇又怎麼樣應付呢？』少年女子道：『我記不得了！我記得彷彿曾喊過一聲以後的情形我就記不清楚！』這時老年婦人又接嘴道：『原來效琴喊了一聲便暈過去了！我和王媽聞得呼聲趕下樓來只見伊跌倒在室門外面手中的洋燭倒在地上熄了燭油却染了伊滿身！』男子問道：『啊！老太太當時你可是聽得了令媛的呼叫聲音纔下樓麼？』老婦道：『正是我起先聽得我兒子有剛喧鬧聲音知道他昨晚往朋友家去喝喜酒又喝醉了在那裏發酒瘋我雖則覺得他聲音較大有些懷疑却不曾下樓來後來聽得那聲音漸漸停了正要想重新睡去朦朧間猛聽得效琴在下面嘶聲喊叫我慌忙起來走到後房喚醒了王媽也照着洋燭一同下來那時看門的金壽也聞聲而至於我們急忙將效琴從地上扶起又扳亮了書室中

的電燈就發見我兒子僵臥的狀態我連叫幾聲不見答應教金壽摸摸氣息斷絕於是我也嚇得魂不附體幸虧王媽和金壽扶住着我纔沒有暈過去啊」男子問道「那時書室中可有甚麼別人老太太還記得麼」老婦道「沒有我只見有剛一個人躺在地上我們顫慄了一回還是金壽有些主意他先叫王媽將效琴送上樓去第二次又將我送上他纔一面出去報信原來那時候我的好媳婦還在伊的母家裏」說到這裏室中便略略靜默霍桑仍低垂著頭乘間取出紙筆來寫了幾筆又回轉頭來向我點一點頭似乎問我室中的談話可聽清楚了沒有我也點一點頭接着窗口中又有聲音出來那男子繼續問道「那時候小姐聞聲下樓可記得在甚麼時候」女子道「這却沒有知道但記得哥哥回來的時候約摸纔交十點」老婦也說道「不錯我睡的時候只有九點半鐘後來被有剛拍桌擊椅的聲音吵醒鐘上已過了十點半鐘」男子道「那麼令兄歸來的時候小姐還沒有睡麼」少女答道「正是昨晚我還在閱書所以聽得很清楚的」男子道「從令兄歸家直到小姐下樓這中間可知道有多少時候」女子緩緩道「我不仔細大約有一個多鐘頭」男子道「據小姐方纔說每當令兄酒後歸家常常要發酒瘋的但他可天天如此麼」女子道「這却不然他不是

天。天。飲。酒。的。但。有。時。和。朋。友。們。飲。了。幾。杯。歸。來。便。要。吵。鬧。他。的。酒。性。又。是。很。可。怕。的。當。他。吵。鬧。的。時。候。誰。都。不。敢。近。他。我。嫂。子。因。着。勸。他。的。緣。故。曾。被。他。毆。打。過。幾。次。去。年。夏。間。我。也。吃。過。他。一。次。虧。我。因。他。吵。鬧。不。過。走。下。樓。去。他。一。見。我。不。問。情。由。便。舉。起。手。來。搥。我。一。掌。我。因。這。一。次。以。後。就。任。他。吵。鬧。不。敢。下。去。至。於。昨。天。的。聲。音。實。在。太。奇。怪。了。我。纔。冒。險。走。下。去。的。」這。時。候。那。老。婦。又。說。道。「先。生。們。這。一。件。事。終。要。替。我。兒。子。伸。冤。的。因。爲。有。剛。明。明。被。人。家。謀。死。的。謀。死。的。情。由。我。剛。纔。已。經。說。過。先。生。們。諒。必。也。明。白。了。」男。子。道。「雖。然。這。事。是。有。性。命。出。入。的。若。沒。有。確。實。的。證。據。決。不。可。隨。便。說。甚。麼。人。的。」老。婦。搶。着。道。「證。據。不。證。據。全。要。靠。先。生。們。去。尋。了。若。說。內。幕。中。的。情。形。已。非。常。明。顯。別。的。莫。說。但。瞧。昨。天。傍。晚。伊。也。和。我。有。剛。大。鬧。了。一。場。纔。回。母。家。去。的。」男。子。道。「啊。你。剛。纔。不。是。說。令。媳。的。哥。哥。做。過。縣。知。事。的。麼？」老。婦。道。「是。啊。就。爲。着。伊。家。是。做。官。的。所。以。纔。瞧。不。起。我。婆。婆。和。伊。的。丈。夫。並。且。此。番。伊。又。弄。出。這。樣。的。……」忽。聽。得。伊。女。兒。插。口。說。道。「母。親。別。這。樣。說。這。一。件。事。是。不。是。和。嫂。子。有。關。到。底。還。須。查。明。了。再。說。你。若。這。樣。口。口。聲。聲。說。定。是。伊。被。伊。家。的。人。聽。得。了。不。是。要。鬧。出。岔。子。來。麼？」男。子。也。附。聲。道。「是。啊。我。們。決。不。可。先。下。斷。語。等。到。查。明。白。了。再。說。不。遲。現。在。我。請。問。一。句。昨。天。」

他們夫妻倆的吵鬧。究竟爲着甚麼？」老婦道：「哎呀說出來也羞恥的。伊近來越發不對。每逢伊丈夫不在家中。便自由自在的出去。內中的情形也不必我說。但有剛偶然說幾句話。伊還要反唇相稽。鬧一個不亦樂乎。不但如此。伊自身不知檢束。一聞得有剛有納妾的意思。却反要竭力反抗。這樣一個婦人。結婚三年。自己既沒有出息。又不知保守。婦道却偏偏仗着母家的勢力。瞧不起我們。你想可惡不可惡呢？」男子道：「照這樣說。你兒子有剛曾經要娶納妾。過麼？這事……」我正聽到這裏。忽覺有一個細小的飛蟲。飛進了我的鼻孔。鼻孔中的神經一受刺激。便禁不住打起嚏來。這無意中的一嚏。不料竟驚動了憩坐室中的人們。原來我的打嚏聲一發。裏面的談話聲音。便立刻停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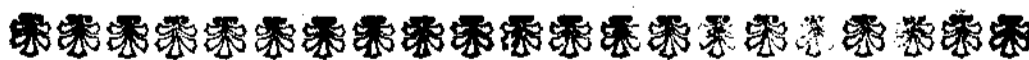
偵探小說作法之管見（續）

小青

靜的結構。則在乎「玄秘」二字。作者的能事。除能構成危疑的局勢以外。還須隨處用逗引掩飾的筆。使讀者有推想玩索的餘地。那時須注意讀者的眼光。教他有清晰明瞭的見解。文勢上似乎使讀者見得到底。而篇終結穴。却又

奇峯突起。出乎讀者意想之外。同時還須將全篇的疑點。一一歸結。使讀者向時所懷的疑團。都有相當而合乎情理的解釋。那時真像陰雲密布的天空。忽而一陣橫風。把雲一齊吹散。推出一輪紅日。照得四面豁朗。讀到這時。就自然而然的要拍案叫絕了。照上文說。動的靜的。雖然各有其妙。然我個人的見解。動的。可以使人在一時間興奮。讀完一遍。不容易教人回想再讀。靜的。却有耐人玩索的妙用。一遍既終。更可以覆按一次。細瞧有沒有破綻或牽強之處。或是尋究篇中的脈絡。伏在那裏。比較的略有深味。譬如瞧一種專靠動作的冒險影片。瞧的時候。未嘗不驚心動魄。但瞧過以後。重新再瞧。便覺得沒有意味。若論那靜悄而以表情見長的影片。那就莫說一遍兩遍。即使多瞧幾遍。也不容易生厭的。

就用筆方面講。動的作品。偶一不慎。往往要越出情理的範圍。而犯手忙脚亂的弊病。靜的却容易流於枯寂沉悶。只使讀者覺得莫名其妙。而絕沒有插身進去推想尋究的機會。據我的孔見。亞森羅蘋的「八一三」有幾處就犯着前一層軼出情理的病。而希衛忒的「神樞鬼藏錄」也犯着後一層沉悶的病。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一回 刦金珠小豪傑出世 割青草老英雄顯能

話說前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因新政殉難的六君子當中。有一個瀏陽人譚嗣同。譚壯飛一代奇人學問氣節自有千秋固未可以俠義英雄目之顧其雄武卓烈激昂慷慨要亦與俠義英雄為近此書傳近代之義俠而開首先出一譚壯飛提綱挈領儼然為俠義英雄之首領遂令書中所寫諸人格格外動目格外出色 當就刑的時候。口號了一首絕命詩道。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好詩○二十八字中自有一種激昂氣概

烈士吐語畢竟不同凡響

這首絕命詩。當時傳遍了全國。無人不知道。無人不会誦。我便是念誦此詩之一份子也 祇是這詩末尾那句

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話。多有不知他何所指的。我亦不知 曾有自命知道的人。偏是不知道者往往自命知道 說那兩

崑崙。係一指康有為。實○由譚壯飛之一詩引出康王二人一虛一實相映成文 究竟是与不是。當時譚嗣同

不曾做出註脚。於今譚嗣同已死。無從證實。祇好姑且認他所指的。確是這兩個。作者狡獪不過在

下的意思。覺得這兩人當中當得起崑崙兩字。受之能無愧色的。祇有大刀王五一人。一語點破

至於康有爲何以夠不上崑崙兩字不俟在下曉舌也不俟蓋棺定論。看官們大約也都明白。

也都首肯。言中有刺但是大刀王五是個甚麼人如何當得起崑崙兩字如何倒受之能無愧色呢。

我亦在下若不說明出來看官們必有不知道的。必也有略略知道而不詳悉的。這部書本是

爲近二十年來的俠義英雄寫照。標出全書宗旨要寫二十年來的俠義英雄固不能不請出一位事

業在千秋聲名垂宇宙的英雄作一個開場人物。王五是前數回主人故鄭重出之角色然二十年來

的俠義英雄聲名事業和大刀王五不相仲伯的。很有不少的人。爲後文許多英雄預留地位這便不能不就

這部書中所要寫的人物和事實當中揀一位年代次序都能與文字上以便利的開始寫來。

大刀王五的事蹟又恰是年代次序都能與文字上以便利。所以單獨請他出來作個開場人

物好好的姓王行五就叫做王五好咧爲甚麼却要加上大刀兩字呢。我亦姓名上有了這大

刀兩字不論何人一聽到耳裏便能斷定這人是一個會武藝的。從來江湖上的英雄綠林中

的好漢無人不有一個綽號。綽號的取義有就其形像的。虛一○有就其性質的。虛二○有就其行

爲的。實三○有就其身分的。虛四○有就其技藝的。實五○實○隨手分出五不問誰人的綽號大概總難

種虛實相間錯落有致

出這五種的綽號。於今日借梁山泊上人物的綽號證明這五種的取義來。以水滸傳證明五種綽號。○施耐庵作水滸傳一段作注解者妙極。曾讀過水滸傳的先生們當那讀一百零八人綽號的時候讀了摸着天和雲裏金剛這兩個綽號必知道杜遷宋萬二人的身量是很高的矮脚虎王英是很矮的白面郎君鄭天壽是很漂亮的美髯公朱仝紫髯伯皇甫端是鬚鬚生得很好的這種綽號就是就其形像的取義。應上第一種讀了霹靂火拚命三郎兩個綽號必知道秦明的性子最暴躁石秀的性子最好勇鬥很這種綽號的取義便是就其性質的。應上第二種讀了及時雨鼓上蚤兩個綽號必知道宋江是個肯周濟人的時遷是個當小偷的這便是就其行為的取義。應上第三種至於就其身分的如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船火兒張橫浪子燕青等等很多很多不勝枚舉。應上第四種○敘述之法忽然變換文章如此便不呆板。雙鞭呼延灼金槍手徐寧雙槍將董平沒羽箭張清鐵叫子樂和玉臂匠金大堅都是就各人所長的技藝。應上第五種○逐條呼應一筆不漏。○作者主意不過在第三第五所寫的大刀王五是和梁山泊上的大刀關勝一樣的。以關勝之大刀陪襯王五之大刀。又是一虛一實一賓一主。不論水滸傳上所寫的大刀關勝的寫法是一樣一樣的都模仿着三國演義上所寫的關雲長關雲長使的是青龍偃月刀關勝使的也是青龍偃月刀青龍偃月刀是馬上臨陣的兵器長大是不待言。

所以人稱爲大刀關勝。欲解釋王五之大刀却先解釋關勝之大刀妙祇是這種大刀。因是關雲長曾用過。至今人都稱爲關刀。並不稱大刀。幾十年前的軍隊裏。鎗礮很少。大部分用的是蛇矛刀。又這種刀。在軍隊裏也佔相當的地位。却不稱爲大刀。也不稱爲關刀。因爲南洋器械中有這種刀。大家就稱爲南洋刀。不是軍隊裏的人。不論如何會武藝的使用這種的最少。爲的是太長大太笨。重極不適用。但是王五何以又得了這大刀的綽號呢。原來北道上稱單刀也稱大刀。水滸上既有個現成的大刀。關勝一般人便也順口稱大刀。王五了。其實就是單刀。王五。原來如此王五得這大刀的綽號。却不尋常。很有些好聽的歷史。待在下慢慢的寫來。王五的名和字。都叫做子斌。原籍是關東人。生長直隸故城。此處方出王五之名字籍貫生成的一副鋼銅鐵骨。小時候的氣力。就比普通一般小孩子的。大。又是天賦的一種俠義心腸。從小聽得人談講。朱家郭解的行爲。他就心焉向往。傳授他武藝的師傅。就是他父親的朋友。姓周。單名一個亮字。又出一位英雄於今要寫王五的事跡。先得把周亮的歷史敘一敘。忽然開點出王五名字籍貫後閱者心中皆以爲下文必敘王五之事跡矣不料作者偏將王五丟開先寫周亮此是行文變化不測處周亮是保定府人。練得一身絕好的武藝。十八般兵器以內的。不待說是件件精通。就是十八般兵器以外的。如龍頭桿李公拐之類。也沒一樣不使出來驚人。周亮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就在山東河

南直隸一帶。單人獨騎的當響馬賊。這一帶的保鏢達官們。沒一個不是拚命的要結識他。結識了他的。每一趟鏢。孝敬他多少。他點了頭。說沒事。便平安無事的一路保到目的地。若是沒巴結得他上。或自己逞能耐。竟不打他的招呼。他把鏢劫去了。還不容易討得回來呢。不過他動手劫的鏢。總是珠寶一類最貴重而又最輕巧易拿走的。笨重的貨物。再多的他也不要。那時有幾處鏢行裏。都上過這位周亮的當。打又實在打他不過。避也避他不了。各鏢行都心想。我們既以保鏢爲業。倒弄得要仰周亮的鼻息。保鏢者仰強盜之鼻息。真是妙事。我們孝敬他銀錢。他說給我們保。我們才能保。他說不給我們保。我們就真保不了。他反成了我們的鏢手。豈不是笑話嗎。真笑。於是大家要商議一個對付他的方法。祇是周亮的本領高到絕頂。聰明機警也高到了絕頂。幾家鏢行所商議對付他的方法。起初無非是要將他弄死。那裏能做得呢。三番五次。都是不曾傷害得周亮。毫髮倒被周亮用金錢鏢打瞎了好幾個。有聲名的好手。弄到後來。差不多沒人敢和周亮交手了。周亮騎的一匹馬。遍身毛色如火炭一般的通紅。最容易使人認識的。就是全體的毛都倒生着。望去如魚鱗一般。據說那匹馬是龍種。日行六百里。兩頭見日。並不十分高大。寫出一匹好馬狀態如畫。○以駿馬陪襯俠士。遂覺格外出色。保鏢的達官們遠遠的望見那匹馬。卽知道是周亮來。

了。曾在他手裏吃過虧的都望見馬影子就棄鏢逃走了。周亮的威名越弄越大。保鏢達官們的膽量便越弄越小。趣語那時江湖上的人也就替周亮取了一個梁山泊上人物的現成綽號叫做白日鼠。綽號為甚麼把這樣一個不雅馴不大方的綽號加在有大本領的周亮身上呢。我亦這也是就其行為的取義。應上第三種綽號因為那時一般江湖上的心理說綠林好漢譬如耗子。保鏢達官譬如貓兒所保的財物譬如五穀雜糧多存留了五穀雜糧的人家若沒有貓兒耗子必是肆無忌憚的把五穀雜糧搬運到洞裏去猶之財物有保鏢的就不怕綠林好漢來劫。然而周亮竟不怕保鏢的竟敢明目張膽來劫保鏢達官所保的鏢。這不是猶之大膽的耗子一般嗎。公然敢白日裏出現心目中那裏還有貓兒呢。解釋得妙幾家鏢行既是沒法能對付這白日鼠周亮就祇得仍走到巴結他的這條道路上去。但是每一趟生意孝敬周亮多少銀兩銀兩雖是取之客商並不須鏢行破費。然面子上總覺得過不去。後來却被幾家鏢行想出一個妥當的巴結法子和周亮商量。公請周亮做幾家鏢行裏的大總頭。大碗酒大塊肉的供奉着。周亮一次也不要。周亮親自出馬。每趟生意恭送三成。給周亮見各鏢行都如此低頭俯就。也就不願認真多結仇怨。當下便答應了。各鏢行祇是周亮是個少年好動。又是有本領要

強的人像這般坐着不動安享人家的供奉吃孤老糧似的一則無功受祿於體面上不大好看二則恐把自己養成一個偷惰的性子將來沒精神創家立業因此在鏢行當這公推的大總頭當不到幾月便不肯當下去了。豪傑心胸何等闊大真教人又敬又愛有人勸周亮自己開一個鏢行的周亮

心想也是就辭了各鏢行獨自新開了一個叫做震遠鏢局生意異常興旺山東西河南北都

有震遠鏢局的分局在震遠鏢局當夥計的共有二三百人把各鏢行的生意全部奪去了十

分之八九一日奇峰突起周亮親自押着幾騾車的鏢打故城經過地名因是三月間天氣田野間

桃紅柳綠燕語鶯啼周亮騎着那一匹日行六百里的翻毛赤炭馬在這般陽和景物之中款

段行來不覺心曠神怡夾寫景物有好處以暇之致偶然想起幾年前就憑着這匹馬這副身手出沒山東河

南之間專一和鏢行中人物作對沒人能在馬前和我走幾個回合弄得一般鏢行中人物

望影而逃幾十年來的響馬誰能及得我這般身手綠林中人洗手改營鏢業的從來也不在

少數又誰能及得我這般威鎮直魯豫三省怎的幾年來却不見綠林中再有我這般人前來

和我作對可見得有真實本領的人很少俗語道得好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有多們高的樹兒

有多們大的影兒有多們高的本領便有多們大的聲名我於今的聲名蓋了三省自然本領

也。蓋了。三省。怪不得。沒人敢出頭和我作對。一段寫周亮志得意滿以反跌下文○周亮之驕氣方張而王老頭即伺於其後甚矣人之不可以自滿也周亮正在馬上躊躇滿志高興的了不得。覺得驃車行的太慢。強壓着日行六百里的馬。跟在後面。緩緩的行走。太沒趣味。有脾肉復生之感便招呼驃夫儘管駕着車往前走約了。在前面楊柳窪。悅來火舖打尖。遂將纜頭一領。兩腿緊了一緊。那馬便昂頭揚鬣。從旁邊一條小路向一座樹木青翠的小山底下飛走。周亮用手拍着馬頸項。對馬笑着說道。夥伴。夥伴。我幾年就憑着你走東西。闖南北。得着今日這般地位。這般聲望。何嘗不是全虧了你。我知道你生成的這般筋骨。終日投閒置散。是不舒服的。好馬○馬猶如此。可以人而不如馬乎難得今日這們好清朗的天氣。又在這田野之間。沒甚麼東西礙你的脚步。可盡你的興致。奔馳一會。乏了。再去楊柳窪上料。那馬就像聽懂了。周亮的言語似的。登時四蹄如翻銀蓋。逢山過山。逢水過水。兩丈遠的壕坑。祇頭一點便鑽過去。了一氣奔騰了七八十里地。周亮一則不肯將馬跑的太乏。一則恐怕離遠了鏢。發生意外。漸漸的將纜頭勒住。正要轉到上楊柳窪的道路。峰迴路轉祇見路邊一個鬚髮都白的老頭。割了一大竹籃的青草。一手托住籃底。一手用兩個指頭套在竹籃的小窟窿裏。高高的舉在肩頭上。行走。籃之舉法甚奇周亮估量那大籃青草結結實實的。至少也有一百斤上下。那老頭一手托得高。

高。的。一。些。兒。也。不。像。吃。力。心。中。已。是。很。有。些。納。罕。我也有些納罕故。意。勒。住。馬。一。步。一。步。的。跟。在。後。面。
 走。想。看。這。老。頭。是。那。一。家。的。老。頭。祇。管。向。前。走。並。不。知。道。後。面。有。人。跟。蹤。窺。探。奇極老。頭。也。不。回。頭。
 望。一。望。周。亮。跟。着。行。了。十。來。里。見。老。頭。始。終。是。那。們。舉。着。不。會。換。過。手。心。裏。不。由。得。大。驚。周亮
不容易吃驚之人也何物老頭乃能使周亮大吃一驚奇絕怪絕慌。忙。跳。下。馬。來。趕。到。老。頭。面。前。抱。拳。說。道。請。問。老。英。雄。貴。姓。大。名。尊。
 居。那。裏。老。頭。一。面。打。量。周。亮。一。面。點。了。點。頭。笑。道。對。不。起。達。官。恕。老。朽。兩。手。不。閒。不。能。回。禮。老。
 朽。姓。王。鄉。村。裏。的。野。人。從。來。沒。有。用。名。字。的。時。候。妙極○今人略知握管便喜多取別號畢竟有甚用處幾何其不爲王老頭所笑也現。在。人。家。
 都。叫。我。王。老。頭。我。的。名。字。就。是。王。老。頭。了。好名說。話。時。仍。不。肯。將。草。籃。放。下。周。亮。看。了。王。老。頭。
 這。般。神。氣。更。料。知。不。是。個。尋。常。人。物。周亮英雄故能識得王老頭也復。作。了。一。個。揖。道。小。輩。想。到。老。英。雄。府。上。拜。
 望。拜。望。不。知。尊。意。如。何。王。老。頭。且。不。回。答。周。亮。的。話。兩。眼。注。視。着。那。匹。翻。毛。赤。炭。馬。不看人而看馬奇不。
 住。的。點。頭。笑。道。果。是。名。不。虛。傳。非。這。般。人。物。不。能。騎。這。般。好。馬。這。倒。是。一。匹。龍。駒。祇。可。惜。不。能。
 教。他。在。疆。場。上。建。功。立。業。就。退。一。步。講。在。綠。林。中。也。還。用。得。他。着。言下別具感慨即此數語豈尋常鄉老所能說得出來說。時。
 回。頭。望。着。周。亮。笑。道。老。哥。的。意。思。以。爲。何。如。老。哥。現。在。是。不。是。委。屈。了。他。呢。馬之委曲即人之委曲也惜馬正所以惜人嗟
乎王老頭之感慨深矣周。亮。答。道。如。果。有。干。城。之。將。效。力。疆。場。小。輩。固。願。將。這。馬。奉。送。就。是。有。綠。林。中。人。物。

夠得上做這馬主人的小輩也不吝惜奈幾年不曾遇着若是老英雄肯賞臉將他收下小輩可即時奉贈王老頭哈哈笑道送給老朽草籃那就更加可憐了王老頭爲周亮惜亦是爲自己惜言外有周亮未喻其意之憾寒舍卽在前面老哥是不容易降臨的貴客老朽倒沒有甚麼小兒平日聞老哥的大名非常仰慕時常自恨沒有結識老哥的道路今日也是有緣老朽往常總是在離寒舍三五里地割草今日偏巧高興割到十里以外去了十里以外須記着不然也遇不着老哥周亮聽得暗想這老頭並沒請教我姓名聽他這話竟像是認識我的可見得我的名頭實在不小此時周亮尙有驕氣故有下文之窘心中高興不過對王老頭笑道有事弟子服其勞請你老人家把草籃放下來小輩替你老人家馱到尊府去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周亮此時尙藐視一切下文之窘可謂自取周亮說這話的用意是想量量這一大籃青草看畢竟有多重看自己托在手上吃力不吃力描摹少年人心性如畫王老頭似乎理會得周亮的用意祇隨口謙讓了兩句便將草籃放下來笑道教老哥代勞如何敢當仔細弄髒了老哥的盛服王老頭妙周亮笑嘻嘻的將手中的馬鞭和繮頭都掛在判官頭上那馬教練慣了的祇要把繮頭往判官頭上一掛周亮走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旁人誰也牽他不動夾寫好馬神情如畫周亮彎腰將草籃往手一托也照王老頭的樣左手兩個指頭套在草籃的小窟窿裏扶住草籃不教傾倒王老頭在

前面走着道老朽在前引道了周亮將全身之力都運在一條右臂上起初一些兒也不覺吃力妙在起初並不吃力若俗手寫來一上手即不能支便不成其爲周亮矣草籃重不過一百二十斤才跟着走里多路便覺得右肩有些痠脹起來了半里後祇是還不難忍耐又行了半里右臂漸漸有些抖起來了左手的兩個指頭也脹疼得幾乎失了知覺草籃便加重了分兩似的一里後之情狀○寫周亮之不支層次分明神情如畫心裏想換用左手托着才好忽轉念想起王老頭行了十來里又立着和我談了好一會他並不會換過手且始終沒露出一些兒吃力的樣子他的年紀比我大了好幾倍又不是個有大聲名的人尙且有如此本領我怎麼就這般不濟難道一半也趕不上嗎他說他家就在前面大約也沒多遠了我這番若不忍苦把這籃草托到他家裏未免太給他笑話描摹少年人心性如畫周亮心裏既有此轉念立時覺得氣力增加了好些一念好勝氣力陡增此等處勉勵世人不少王老頭旋走旋抬頭看看天色回頭向周亮笑道請老哥去寒舍午飯此刻也是時候了老哥可能快些兒走麼王老頭妙極周亮奈何周亮是個要強的人如何肯示人以弱呢祇得連連答道隨你老人家的便要快走就快走到此地步人以弱亦是出色寫周亮處也王老頭的脚步真個緊了可憐周亮平生不曾吃過這種苦頭走了里多路已是支持不來了在這支持不來的時候更教他快走他口裏雖是那們強硬的答應身體那裏能

來得及。祇把個周亮急得恨無地縫可入。周亮不知周亮這草籃如何下地。且俟第二回再說。

總評

此開宗明義第一章也。大概作文之法。起筆最難。古之善爲文者。往往一出手間。其氣魄聲勢。卽足以籠蓋全篇。小說亦然。此書寫近代之俠義英雄。而一出手間。先寫一瑋行奇節之譚壯飛。四句絕命詩。何等悲壯。何等闊大。此其氣魄聲勢。真足以籠蓋全書中無數俠義英雄矣。

此書以譚壯飛開端。而於壯飛戍戍殉難事。並不詳細敘述。何也。曰。壯飛究非書中主人翁。作者不過借以引起全書諸俠義英雄而已。若復瑣瑣喋喋。敘述戍戍變政事。連篇累牘。取厭讀者。便成笨伯矣。

王五是前數回主人。其綽號大刀。人所共知。故此回中解釋綽號一節。十分詳盡。行文有不厭其略者。敘述譚壯飛之殉難是也。有不厭其詳者。解釋大刀王五之綽號是也。

寫周亮路遇王老頭一節。足爲世之恃能而驕者。下一砭針。我子弟能閱正當之小說。有益心性不淺。非虛言也。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二回

八齡童力驚白日鼠

雙鉤手義護御史公

話說周亮照王老頭的樣，拖了那籃青草，已是走的支持不來了。王老頭的脚步走得更加快了。許多王老頭周亮生平不曾使用過這般笨力。周亮自有特殊之技能而使用笨力則非其所长捨長教用短其受窘宜也作者下此一語正是其迴護周亮處他如何能支持得下心裏一着急就悔恨自己好端端的為甚麼要多事替他代甚麼勞真是是非祇為多開口煩惱皆由強出頭。悔之不及凡人吃苦之後往往發生悔恨之心然苦已吃矣悔之何及此等處警醒世人不少這回祇怕要把我好幾年的威名一朝喪盡。周亮所怕在此正要想一個支吾的方法好掩飾自己力乏的痕迹。在先者此時何必掩飾閱之可笑忽見從對面來了一個壯士。又出一位英雄年紀約在三十左右，身上的衣服雖是農家裝束十分樸素，但劍眉電目，隆準高顴，很有驚人的神采。王老頭遠遠的就向那壯士喊道：「我兒來得正好，累苦了周大哥，快來把這籃草接過去。」此是王老頭忠厚處不是揶揄周亮也那壯士走到了跟前，看了看周亮背後的馬。寫周亮便處處夾寫其馬可與前文對照才向周亮拱手笑道：「就是江湖上人稱白日鼠周亮，周大

哥嗎。大名鼎鼎○周亮平日聞此語必甚高興此時則反覺懊喪慚愧矣周亮被肩上的這籃草壓得喘不過氣來了。沒說點頭答禮。連

回話都怕發聲顫動給人笑話。窘狀好在王老頭十分通竅。老年人畢竟厚道連忙在旁答道：「怎麼不是

呢？就是我兒平日時常放在口中稱贊的周亮大哥。」受難隨指著壯士對周亮說道：「這便是小兒

王得寶。終日在家仰慕老哥的盛名，祇恨不得一見。今日算是如了他的願了。」受難王得寶即伸

手將草籃接過，祇一只手托住籃底，左手並不勾扶周亮。這時的兩手一肩如釋了泰山重負，

不過用力太多，一時雖沒了擔負，然兩勝的筋絡都受了極重大的影響，彷彿痺麻了一般。好

一會還不能回復原狀。情狀如畫○問你還敢買弄否王老頭極力向周亮慰勞，周亮越覺得面上沒有光彩。確

此種情狀他萬沒想到在這荒僻地方也能遇見這般有本領的人物。天涯海角何地無材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也心想：虧

得他父子是安分種地的農人，沒心情出來和我作對。若他父子也和我一般的在江湖上做

那沒本錢的買賣，有我獨自稱雄的分兒嗎？於今我鏢局裏正用得着這般人物，我何不將他

兩父子請去做個有力量的幫手呢？周亮心中一邊計算，眼裏一邊望着王得寶，獨手擎着草

籃行所無事的往前走。周亮旋走旋回頭，和王老頭說話說的是因家中的午飯已經好了，不

見王老頭割草回來，不知是甚麼緣故，有些放心不下。所以特地前來探看。迴顧談着話沒一

前文

會就。到。了。一。個。村。莊。王。老。頭。回。頭。笑。向。周。亮。道。寒。舍。是。已。到。了。不。過。作。田。人。家。什。物。牆。壁。都。齷。齷。不。堪。當。心。踏。髒。了。老。哥。的。貴。脚。周。亮。看。這。村。莊。的。房。屋。雖。很。矮。小。却。是。瓦。蓋。的。也。有。十。多。間。房。子。大。門。外。一。塊。晒。糧。食。的。場。子。約。有。兩。畝。地。大。小。幾。副。石。擔。石。鎖。堆。在。一。個。角。上。大。小。不。等。小。的。約。莫。百。多。斤。大。的。像。有。七。八。百。斤。的。樣。子。握。手。的。所。在。都。光。滑。滑。的。望。而。知。道。是。日。常。拿。在。手。中。玩。弄。的。從周亮眼中看出石擔石鎖借此形容王氏一門之英雄此是暗寫法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從。大。門。裏。跑。了。出。來。向。王。老。頭。呼。着。爺。爺。道。你。老。人。家。怎。麼。話。不。會。說。完。一。眼。看。見。周。亮。身。後。的。那。匹。翻。毛。赤。炭。馬。即。截。住。了。話。頭。兩。眼。圓。鼓。鼓。的。祇。管。望。着。孩子氣如畫○寫周亮便處處夾寫其馬可與前文對照王。得。寶。喝。了。一。聲。道。呆。呆。的。望。着。幹。嗎。還。不。把。這。草。接。進。去。喂。牛。那。小。孩。嚇。得。連。忙。走。過。來。伸。着。雙。手。接。了。那。籃。草。奈。人。小。籃。大。草。籃。比。小。孩。的。身。體。還。高。大。祇。得。用。雙。手。捧。着。高。高。的。舉。起。走。進。大。門。裏。面。去。了。周亮周。亮。看。了。驚。得。吐。出。舌。頭。來。那得心。裏。說。道。若。不。是。我。親。眼。看。見。不。論。誰。把。今。日。的。事。說。給。我。聽。我。也。不。相。信。是。真。的。周。亮。心。裏。正。在。思。量。的。時。候。王。得。寶。過。來。接。了。繮。頭。○處處不脫馬字王。老。頭。請。周。亮。到。裏。面。一。間。房。裏。坐。下。周。亮。開。口。說。道。便。道。拜。府。實。不。成。個。敬。意。小。輩。這。番。保。了。幾。車。貨。物。和。騾。夫。約。了。在。楊。柳。窪。打。尖。本。是。不。能。在。尊。府。厚。擾。的。不。過。像。你。老。人。家。這。般。年。老。英。雄。小。輩。深。恨。

無緣拜見得太晚。今日天賜的機緣，得邂逅於無意之中。更一時得見着父子公孫三代的豪傑。心中實在不捨得立時分別。此時周亮實在心悅誠服，故言之謙恭如是。莫當作尋常套語看也。王老頭笑道：「老哥說的太客氣。老朽

父子都是鄉村裏的野人，什麼也不懂的。平日耳裏祇聞得老哥的威名，慚今日見面，因看了

那匹馬，處處不脫馬字就想到非老哥不能乘坐，所以料知是你老哥。周亮聽王老頭的言語，看王老

頭的舉動，心中總不相信真是個鄉村裏作田的農人。我亦不信談到後來，才知道王老頭在四十

年前也是一個名震三省的大響馬。單名一個順字。王順當響馬的時候，也是歡喜和保鏢的

作對。但他不是和周亮一般的要顯自己的能為，也不是貪圖劫取珠寶。同而不同因他的生成

的一種傲骨，說大丈夫練了一身本領，當驅使沒本領的人，不能受沒本領人的驅使。與其替

人保鏢，如人家的看家狗一樣，不如爽快利利的當幾年強盜。一般的撈幾文錢，餬口替人保

鏢，是受沒本領人的驅使。那有當強盜的高尚。保鏢者不及強盜高尚，極○豪傑心胸別有見地。王順既是這般心理，因此

就瞧不起一般保鏢的。不問是誰人的鏢，他祇要能劫取到手，便沒有放過的那時。一般鏢行

對付王順也，和對付周亮一樣。不過周亮却不過情面時，自己也投入鏢行。王順却不過情面

就洗手，再不做強盜了。改了業，安分守己的種地做個農人。見識心地較周亮更高一層祇是他兒子王得寶

的性質。又和王順相反。起初聽得周亮當響馬的種種行爲。王得寶不住的歎息。說是可惜。怎麼有這們好的身手。不務正向上。若一旦破了案。豈不白白的把一個好漢子斷送了。惺惺相惜當得

神交二字

後來聽得被幾家鏢行請去當鏢頭。不一會又聽得開設震遠鏢局。王得寶才拍手稱贊。

說周亮畢竟是個好漢子。就很有心想結識周亮。祇因知道周亮的年紀太輕。聲名太大。王得寶恐怕周亮在志得意滿的時候。目空一切。自己先去結識他。遭他的輕視。所以不肯先去。我

王老頭之窘周亮亦有

意挫辱之以折其氣也。若論王得寶的本領。並不在周亮之下。這回周亮到了王家。和王得寶說得

甚是投契。彼此結爲生死之交。周亮把王得寶請到鏢局裏。震遠鏢局的聲名就更大了。王得寶在震遠鏢局。沒幾年工夫。一病死了。臨死的時候。將自己的兒子王子斌託給周亮。一語別轉

○上回寫王子斌時忽然岔到周亮身上。又由周亮岔到王老頭父子身上。我頗爲作者憐憫。恐其

一發而不能收。不意此處輕輕一筆。依然折到王子斌身上。用筆如戲。毫不費力。真教人拍案叫絕。要周亮帶在跟

前教他的武藝。王子斌就是周亮初次到王家的時候。在大門外看見的那個雙手捧草籃的小孩。天生牯牛一般的氣力。王得寶在家的時候。已教給他一些武藝。王得寶死時。王子斌才得十二歲。叔伯兄弟的排號第五。自己並沒有親兄弟。王子斌跟着周亮。在震遠鏢局學武藝。周亮自己沒有兒子。將王子斌作自己親生的兒子看待。王子斌學藝極肯下苦功。朝夕不

鞭的。練了八年。已二十歲了。武藝練得和周亮一般無二。沒一種兵器。不使得神出鬼沒。他平日歡喜用的。是一對雙鉤。比旁的兵器。更加神化。周亮見他武藝去得。每有重要的鏢。自己分身不來。總是教王子斌去。綠林中人欺他年輕。時有出頭與他爲難的。他那一對雙鉤。也不知打翻了多少好漢。江湖上人因此都稱他爲雙鉤王五。雙鉤王五一得名。周亮就得了一個不能動彈的病。原來周亮當響馬的時候。常是山行野宿。受多了雨打風欺。又愛喝酒。兩脚的溼氣過重。初起仗着體質堅強。不拿他當一回事。一認真病起來。就無法醫治了。上身和好人一樣。能飲食。能言笑。祇兩條腿。浮腫得水桶一般粗細。僅能坐着躺着。不能立着。前回書中已經說了。他是個極要强。極好動的人。得了這種病。如何能忍受的了。便不病死。也要急死了。○了語

却周亮○周亮者借以引起王五者也以下將入王五正傳故隨手將周亮收拾以免喧賓奪主之弊

周亮死後。沒有後人。王子斌感激周亮待自己的恩

義。披麻帶孝的。替周亮治喪。是周亮的財產。都交給師母。自己絲毫也不染指。

寫王五之英雄一
出場便寫得光明

正。當下把震遠鏢局收了。自己另開了一個名。叫會友鏢局。取以武會友之意。王子斌最好交結。保鏢所經過的地方。祇要打聽得有甚麼奇特些兒的人物。也不必是會武藝的。他必去專誠拜謁。若是聽說某處有個俠義男兒。或某處有個節孝的女子。於今有甚麼爲難的事。他必

出死力的去幫助一點兒。含糊略懂得些兒。武藝的人流落了。不能生活。到會友鏢局去見他。他一百八十的銀兩送給人家。絲毫沒有德色。禮賢好客是出力寫王五處。此一節是下文伏線。不是專寫王五之好客也。那時合肥李鴻章用事。慈禧太后極是親信他。滿朝文武官員。不論大小。沒一個不畏李鴻章的威勢。也沒一個不仰李鴻章的鼻息。罵絲滿朝官吏。偏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御史安維峻。不識時務四字妙。彼畏威勢而仰鼻息者。固自命為識時務之俊也。看不過李鴻章的舉動。大胆參了一摺子。大罵李鴻章和日本小鬼訂立馬關條約。如何喪權辱國。這本參摺上去。大觸了慈禧太后之怒。立時把安維峻發口發口。就是衝軍。要把安維峻衝到口外去。這事在於今看來。原算不了一回事。在清朝當御史的人。名位雖是清高。到了極處。生活又就清苦到了極處。名位極清高者。其生活必極清苦。此不獨清代之御史然也。作者言下深有感慨。一般御史的家裏。每每窮得連粥都沒有飽的喝。人一窮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就免不得有行險徼倖的舉動了。世行險徼倖者。豈好為之哉。亦不過無可如何而已。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作者言此。真是飽經世故語也。甚麼是一般御史行險徼倖的舉動呢。就是揀極紅極大的官兒參奏他。一下子遇着那又紅又大的官兒。正當交運脫運的時候。倒起霉來。這一摺子就參准了。如明朝的徐階參嚴世蕃。一般參倒了一個又紅又大的官兒。卽一生也吃着不盡了。怕的就是自己的運氣敵不過那又紅又大的官兒。然而他自己本來也在窮苦不堪。

的境况裏。面度日月。縱然參不着。或受幾句申飭。或受些兒處分。正合了一句俗語。叫化子遭人命禍。息也。祇那們兒。語妙安維峻。便是御史當中第一個窮苦得最不堪的。當立意參奏李鴻章的時候。本已料到是參不倒的。祇因橫豎沒有旁的。生活可走。預計這本摺子。上去砍頭。是不會的。除却砍頭以外的罪。都比坐在家中窮苦等死的好受。憐可。而這一回直言敢諫的聲名。就不愁不震動中外。迫不得已激而出此。此與沽名釣譽無異。因此才決心上這一摺子。他上過這本摺子之後。果然全國都震動了。北京城裏更是沸沸揚揚的。連婦人孺子都恭維安維峻。是一個有胆有識的御史。是一個有骨氣的御史。古來微倖成名者類多如此。惟有滿朝的官員。見慈禧太后正在盛怒之下。安維峻參奏的。又是滿朝畏懼的李鴻章。竟沒一個人敢睬。安維峻一個個都怕。連累恨不得各人都上一本表明心跡的摺子。辨白得連安維峻這個人都不認識才好。誰還敢踏進安維峻的門去。慰問慰問他呢。罵盡世人借以反振下文。○有此數語便顯得王五格外出色。就是平日和安維峻很要好的同僚。見安維峻犯了這種彌天大罪。就像安家害了瘟疫症。一去他家便要傳染似的。也都不敢來瞧一瞧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作者蓋慨乎言之。○極力反跌以振起下文。好在安維峻早料到有這般現象。並不在意。不過他家境既是貧寒。自己發口。雖不算事。妻室兒女一大堆的人。留在北京。却怎麼生活呢。並且自己的年紀也

老了。這回衝軍衝到口外去。口外的氣候嚴寒。身上衣衫單薄。又怎麼能禁受的了呢。他一想。到這兩層。不由得悲從中來。望着妻室兒女流淚。左右鄰居的人見了。也都替安家傷感。這消息傳達得真快。一時就傳到了雙鉤王五耳裏。折到王五身上王五不聽猶可。聽了。就拔的跳了起來。大聲叫道。北京城裏還有人嗎。跳起來奇大聲叫奇只這兩句便活描出王五性情這一聲叫。嚇得坐在旁邊的人都跳了起來。來當時有一個自命老成的人。連忙揚手止住王五道。快不要高聲。這書獃子。彈劾的是李合肥。這本是不應該的。世之所謂老成人者如此王五圓睜着一雙大眼。望了這說話的人。咬了一咬牙。根半晌才下死勁。吓了一口道。我不問彈劾的是誰。也不管應該不應該。祇知道滿朝廷。僅有姓安的一個人。敢說話。就是說的罪該萬死。我也是佩服他。我也欽敬他。我不怕得罪了誰。我偏要親自護送姓安的到口外。看有誰真能奈何了我。英雄肝胆俠義心腸此等處不由人不拜倒也旁邊那個人。自命老成的見王五橫眉豎目。怒氣沖霄。祇嚇得把頸子一縮。不敢再開口了。世之所謂老成人者如此王五也不和人商量。茫茫宇宙寧有可自己檢點了一包裹行李。吩咐了局中管事的幾句話。立刻跑到安御史家裏。安維峻這時正在訣別家人。抱頭痛哭。押解他的人。因這趨差。使撈不着甜頭。一肚皮沒好氣。那管人家死別生離的。悽慘祇一疊連聲的催促上道。安家的老幼男婦。沒一個不是心如刀

割爲的就是安維峻一走家中的生活更沒有着落就和食貧的小戶人家靠一個得力兒子支持全家衣食忽然把兒子死了的一般教這一家人如何能不慘痛呢。百忙中夾一會喻妙王五直走進安家眼看了這種慘狀卽向安維峻拱了拱手道恭喜先生。極奇恭喜先生。極奇這那裏是用得着號哭的事我便是會友鏢局的雙鉤王五十二分欽敬先生這回事幹的好自願親送先生出口我這裏有五百兩銀票留給先生家作暫時的用度如有短少時候儘管着人去我鏢局裏拿取我已吩咐好了說時從懷中掏出一張銀票來雙手遞給安維峻安維峻愕然了半晌幾疑是在夢中接了銀票呆呆的望着出神。王五此番舉動出乎常人意外固宜安維峻之疑在夢中也王五隨着押解的人點頭笑道這趨要辛苦諸位安先生這裏打點了些兒銀兩送給諸位祇是數目太菲薄些真是吃飯不飽喝酒不醉請諸位喝一杯清茶罷旋說旋從懷中抽出一個紙包來遞給爲首的押解人。打點押解之人文情甚細可見俠義英雄亦非不明白人情世故者押解的接在手中愴了一愴很覺沉重約莫也有百多兩這東西一到手煞是作怪押解人的神氣態度登時完全改變了。有錢使得鬼推磨言之慨然安維峻看了王五這般舉動心裏也不知是酸是苦。我讀至此心中亦不知是酸是苦况身受之人乎走過來向王五作了一個揖道承義士慨助多金邂逅之交本不應受但出自義士一番相愛的心我若推讓反辜負了義士的盛意

祇得拜義士之賜了。不過親送出口的話，實不敢當。我有何德，何能敢叨義士這般錯愛。安維

亦得王五大笑道：「滿朝廷的大官員，盈千累萬，找不出第二個先生這般的。」馱子來馱子來馱子二字

間忠孝節義之事，大概皆馱子所為。聰我王五不欽佩先生，却去欽佩那個我王五不護送先生。又有

那個來護送先生，各行各是各求各心裏所安。彼此都用不着客氣。此數語陳義更高世之沽名釣譽，求人稱譽者讀此，能不愧汗。

安維峻聽了，便點頭不再推讓。這番安維峻因有王五護送，在路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一些

兒也不感覺痛苦，便是押解的人也很沾着王五的好處。爲的是王五在北道上的聲名極大。

這回護送安維峻的事，又傳播得很遠。沿途的江湖人物，綠林好漢，認識王五的，便想瞻仰瞻

仰安維峻，看畢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能使王五這們傾倒不認識王五的，就要趁此結識英

雄。因此到一處有一處的人，擺酒接風，送安維峻的下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一路之上，王五代

安維峻收下來。的程儀，倒很有幾千兩。當時王五並沒給安維峻知道。細直待到了發配地點，

王五才和盤託出來，交給安維峻道：「這一點點銀兩，雖算不了甚麼，然也難得他們一片景仰

的心，推却倒是不好。我所以都代先生收了。向他們道了謝。安維峻長嘆了一聲道：「他們誰不

是看義士的顏面，我於今發配到此，那用得着這許多銀兩？」王五知道安維峻說這話的用意，

便說道。看先生留了多少。在手中用度餘下來的。我替先生帶到北京。送到先生府上去。安維峻自然道好。王五在那發配地。盤桓了幾日。一切都代安維峻安置停當了。才告別回京。做人做激安維峻感激王五的心。自不待說。而王五祇因有了這番俠義舉動。從前的聲名雖大。祇是在江湖上的人知道。於今却是名動公卿了。江湖上的人都仍是稱他雙鉤王五。一般做官的和因這番舉動。受了感觸的人。竟都稱他爲關東大俠。好名他就因爲這俠義的聲名太大。便弄出殺身大禍來。絕嚇不知是甚麼殺身大禍。且俟第三回再說。

總評

上回寫周亮手托草籃。窘狀畢露。此回急出王得寶代爲敷衍過去。適可而止。正是文章妙處。蓋周亮異日將爲王五之師。作者不令其十分出醜。初非愛惜周亮。實亦迴護王五也。

王老頭之窘周亮。與黃石公之試張子房。用意正同。皆欲折其少年豪銳之氣。期其大成耳。故王得寶一到。而王老頭卽處處爲周亮掩飾。老年人熱忱古道。用心如見。

文章之有線索。猶人身之有脈絡也。此兩回中。寫周亮遇王老頭一節。自始至終。以馬爲

線索。看其敘述之時。處處不脫馬字。最易令人着眼。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文章有故意相犯者。如周亮出身響馬。喜刮鏢銀。王順亦出身響馬。亦喜刮鏢銀。又有相犯而不犯者。如周亮洗手後。自設鏢局。王順洗手後。則隱居務農。一枝筆寫出兩個人。有相犯處。有不相犯處。同而不同。方見文章之妙。

寫周亮之見解高矣。接手寫王順之見解更高。此是文章進一層寫法。

王順云。大丈夫練了一身本領。當驅使沒本領的人。不能受沒本領人的驅使。寥寥數語。真是豪傑見解。英雄口氣。然天下有本領者多。而能驅使有本領者。何其少也。丈夫負才。技不得知己者用之。又羞與草木同腐。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不得流芳。亦當遺臭。此天下之所以亂也。作者下筆及此。可謂慨乎言之。

行文宜識得賓主。譬如此兩回中。王五主也。周亮賓也。至於王老頭及王得寶。又賓中之賓也。故王老頭父子一現之後。即便收却。而周亮亦於王五登場後。立即了結。作者惜墨如金。文章便不累贅。

作者寫安維峻行險徼倖之心理。刻劃入微。非深於世故者。不能道出。

三代之上。惟恐好名。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安維峻之參李合肥。雖屬行險徼倖。然亦有一二分好名之心。存乎其間。就當時之官僚言。不可謂非庸中之佼佼者。此其所以能歆動王子斌也。

王五之助安維峻。不惟身受者感激涕零。卽我今日讀之。心中亦不知是酸是苦。俠義英雄之可愛如此。可敬如此。

寫王五見義勇爲。直有聖賢己饑己溺之心。士大夫談仁說義。徒託空言。以視此輩。能無愧汗。

王五護送安維峻一節。如打點押役。代收程儀。安置配所。照拂家眷。歷落寫來。十分細到。可知王五之爲人。非徒以叫囂擊刺爲能事者。氣豪心細。方是英雄本色。



人們第一次相見。總有幾句應酬的套語。偵探世界與讀者諸君。這是第一次相見。自然也免不了要說幾句開場白。可惜在下是個老實人。應酬工夫。欠缺得很。不會說什麼客氣話。這是要讀者諸君原諒我的。

我們對於編輯上和印刷上。自信總算是兢兢業業。力求精美的了。但是草創之初。一定還有許多缺點。不見得就能盡善盡美。還望讀者諸君。對於編輯上和印刷上。倘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總要從實賜教。使我們可以逐漸改良。務必達到諸君非常滿意的目的。方纔罷休。這是我們所十分盼望的。本雜誌的作品。以偵探小說為主。而以武俠小說與冒險小說為輔。因為武俠冒險兩種性質。於偵探家的生活上。很有一點聯帶的關係。所以兼收並蓄。一律刊載。這也是我們要預先聲明的。

偵探小說。很不容易做好。偵探小說。更是難得。這一期幾篇長短篇小說。除了在下這一篇以外。都是當世大名家得意之作。一人有一人的好處。一篇有一篇的精采。翻開來一看。好像到了賽珍會裏去一般。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

輯餘贅墨

陸·澹·盒



收。讀者諸君都是看慣小說雜誌的。對於這一期的幾篇小說。一定有個確當的評論。不是在下一個人可以誇口的。

天虛我生陳蝶仙先生。是中國第一等的小說家。鼎鼎大名。無人不知。近年來他一心辦實業。不肯輕易再做小說了。這一回偵探世界出版。他居然肯同常覺小蝶兩位先生合譯一篇「十一點鐘」。刊在這第一期上。我們覺得非常榮幸。還望讀者諸君也要特別注意纔好。

求幸福齋主何海鳴先生。也是當代小說家中的第一流人物。他的著作。真算得人人歡迎。這一篇「瓜爾通客」。是武俠而兼偵探的小說。筆致跳脫。文字高古。比了他的白話小說。更為名貴。實在是容易求得到的。

海上漱石生孫玉聲先生。是小說界的老前輩。一部海上繁華夢。風行全國。誰不知道他是個社會小說家。其實他對於各種小說。無所不能。不過輕易不肯動筆罷了。這一期他做的那一篇「紅指模」。布局很縝密。事跡很離奇。完全是一篇中國式的偵探小說。看慣了外國偵探小說的。倒大可以換換眼光。



徐卓呆先生是個滑稽大家。這一期他做的「母親之祕密」是一篇滑稽偵探小說。看了實在好笑。還有趙茗狂先生做的一篇「裹中物」也是滑稽偵探小說。描寫一個斃腳偵探。有趣得很。

程小青先生的中國福爾摩斯偵探案。是向來很著名的。他那一篇長篇小說「怨海波」。情節非常曲折。結構又十分細緻。真可與英國的科南達利分庭抗禮。還有那一篇協作偵探「古塔上」。是他的譯作。也很有精采。

向凱然先生別署不肖生。他曾經做過一部「留東外史」。風行一時。膾炙人口。但是他的武俠小說。比較他的社會小說。更有精采。現在他替我們做一篇長篇武俠小說。叫做「近代俠義英雄傳」。全書八十回。洋洋灑灑。數十萬言。內中所敘述的。像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一類人。都是實事實情。講得非常詳細。看了自然比那種嚮壁虛構的。格外覺得有興味。至於全書的布局結構。呼應穿插。真是好到極點。大可以在三國水滸紅樓之外。別樹一幟。在下不揣謏陋。也學那金聖歎先生批水滸一般。替他加了許多評註。佛頭着糞。自己覺得很

輯餘贅墨

陸·澹·盒



慚愧。還望凱然先生。不要斥我大胆纔好。除以上幾篇之外。還有胡寄塵先生的「一件頂簡單的偵探案。」何樸齋先生的「賭窟。」顧明道先生的「獅兒。」都是不可多得的好小說。補白裏面有張舍我先生的「實事偵探錄。」內中敘述的案子。都是外國的實事。這真算得是偵探小說中別開生面的一種了。

下一期有何海鳴先生的「家庭間的偵探案。」程小青先生的「捉刀人。」孫玉聲先生的「紅指模。」王西神先生的「綠淨園。」徐卓呆先生的「去而復來之別針。」趙茗狂先生的「榻下人。」張碧梧先生的「弄巧成拙。」俞天憤先生的「扁舟。」王天恨先生的「一隻鑽戒。」長篇小說「怨海波」和「近代俠義英雄傳」都陸續下去。其中精采。與第一期不相上下。看過第一期的。當然可以相信我的話不是誇口了。

現 金 收 買 舊 書

本局現擬收買大批舊書海內藏書家如願割愛者無論宋槧元明刊不拘何種一律歡迎惟斷編殘簡概不收受茲訂辦法如下

(一) 如蒙割愛先將書名版式冊數及何代刊本需價若干詳細示明或將第一冊寄來作樣

(二) 樣書請寄(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總經理收)無論單本成部均須掛號郵寄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者恕不負責

(三) 樣書寄到隨閱隨覆如合用者通函議價如不合用仍行掛號寄還

(四) 來函須將通信地址詳細署明

世界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藏書樓謹啓